

千禧年主義

上海廣學會出版



原著者 Shirley Jackson Case
譯者 ✓ 谷雲階

千禧年主義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千禧年主義

定價每冊

軟紙面
硬紙面
道林紙精裝

二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原著者

Shirley Jackson Case

譯述者

谷雲階

發行者兼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華盛路濟甯路口

★版權所有★

THE MILLENIAL HOPE

By

SHIRLEY JACKSON CASE

Translated by

Y. C. Ku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ice:	{	Paper cover	.20	Postage Extra.
		Paper board cover	.30	
		Cloth board cover	1.20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7

原序

本書之作。爲答覆一種問題，就是：社會的不良，須待現在世界的突然毀滅來矯正它呢，還是藉着一個長時期的逐漸改良，而獲得永久的救濟呢？

輓近所發生的事項，給予這個問題一種新的觀點。一般熱心傳教的人們，勸人相信世界迅速的結局，並對於現在的狀況，以爲毫無挽救的希望。在宗教的名義上，主張人類的努力，要將現今的世界造成居住更安全，更美好的地方，是一種錯見。反之，上帝命定世界要逐漸地變壞，直到迫近的災難忽然臨到。

當今之世，這種對於世界的悲觀是特別有害的。這種悲觀打擊了平民主義的中心。按着其基本的教訓，看上帝爲一位大能的主宰，說他已經預定要敗壞人類一切改良政治的努力。對於堅持這種意見的人，談說人類有改良社會的責任，那無異於向夏蟲而語

冰，對牛驢而彈琴了。將這種教訓諄諄教誨於各界之中，很容易使仇視社會和政治改良的人們坐收漁人之利。令人相信現今世界的迅速敗壞和突然毀滅，乃是神聖旨意的決定，這樣，改良的仇敵就有了一種強有力的工具，用以窒息一切市民對於社會義務的感覺。對於服務的召喚無論是來自地方，或來自國家和國際，這種理論是一樣的真確阿。

本書內容，係將近代論及世界迫近結局教訓的謬誤和有害的性質，陳列出來。其方法係將歷史上，古代人中，所流行的各種信仰，加以研究，爲要發見造成這種信仰的特別環境，以及這些環境使其完全失敗的原因，如後來事實所顯明的，從歷史的觀察既是如此，則要希圖用同樣幻想的方法來解決現代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荒謬背理了。

千禧年主義目次

原序	一—二
(一) 千禧年主義的由來	一
(二) 希伯來與猶太人的希望	三五
(三) 早年的基督徒對於千禧年的希望	八一
(四) 晚年的基督徒對於千禧年的希望	一一七
(五) 現代千禧年希望的評論	一五三—一八〇

千禧年主義

(一)千禧年主義的由來

現在世界的最後命運究竟是甚麼？這種問題時常對於公衆的想像作一種強有力的陳訴。每當人類被可驚怖的災難襲擊時，這種陳訴特別有力。有時候驚恐是因為自然界可怖的災殃，即如氾濫的洪水，怒吼的狂風，或劇烈的地震等。在別的時候，這種意像是被社會的擾攘所激起來的，擾攘裏面時常帶着流血的內戰，或殘酷的宗教逼迫。再者，在輓近的時代，人們每注意於國際間的重大衝突，這種衝突，似乎有毀壞文化基礎的危險性。

許多人們在看見可怖的災難時，就失去了對於世界永遠存在的信仰。災難可怖的爆

發，好像表徵一種不可救藥的重病，深入了宇宙的膏肓，病既已根深蒂固，似乎非醫藥所能救治，祇有任其進行，施其毀滅之能事而後已。至對於勝過邪惡的唯一希望，乃是臆想現在的世界完全毀滅後，再建設一個新世界，脫去一切現在固有的災害。

在基督教的信仰裏，對於現今世代的暫時性，從早就虛擬了一種形式，就是所謂千禧年的希望。按照這種希望，遲早在將來人類歷史的進程上，忽然有神權的干涉，令其停止進行，那時一切邪惡都要被剷除，大地完全更新。

這種千年式的理論，對於現今的時期，是一個妥確有效的希望嗎？較近的世界大戰，已經給予這個問題一種新的重要性。這並沒有使現代的人們去努力建設一個新國際秩序，去小心翼翼地設法防止將來災禍的重演，反使許多人又恢復古代的千禧年希望來，相信現在世界的罪惡將要忽然間被神聖的能力所消滅。要試驗這種信仰是否妥確有力，乃是現在所要研究的主旨，其研究方法，乃撮取千禧年希望的原始大綱，注意其對於已往各世代的貢獻，並因其歷史，以估計其在近世改造的程序中有何價值。

就大體說來，基督教的千禧年主義，並非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一方面，彰顯出某種極清楚的特性來，另一方面，其所處理的主要問題，和其所提出的普通解決方式都不是新奇的。罪惡在世界上的能力，已為各種民族所公認，就是最初方開化的民族，也是這樣承認，並且都希望有最後的救援和解放，是藉着判那間把現在的秩序毀滅了，這在人類思想歷史上，也並不是不尋常的事啊。

古人對於向罪惡世界所發生人類奮鬥的意義和結果，雖然看法不同，却都持有定見。神話學常描寫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從洪荒裏出現，好像是戰神們劇烈爭鬥的結果。這些神話，返映在一般高尚人們的經驗裏，使他們努力奮鬥，以期脫免，或制服自然界殘酷的勢力。人們看見自然界用肆虐的颶風，眩目的閃電，震耳的雷霆，可怖的地震，並氾濫的洪水等，來發洩牠的怒氣時，就恐懼戰慄。就是連在平常的生活經驗裏，也常信自己是毒惡勢力的犧牲物。他的存在——不必說到他想努力所獲得的奢華生活——似乎常被可見及不可見的仇敵所威脅。

生活奮鬥的結果，人固各有所持，但希望一種人類的勝利，却是很普遍的。最後勝利之通常的描寫，乃說是善神的工作，他用特別的方法將人類從苦難中拯救出來。有時候，這種末後的援救，是向各個人的簡單預言，就是說在死後要到一種幸福的居所。在別的時候，說有一個偉大的英雄出現，將幸福賜與人類，或者也能導引到來生更快樂的一條途徑。又有更膽大的思想家，却預言一切的邪惡要完全毀滅，並且末後要在新地上建設一個理想的國家，使得救的人類得以居住。在這些不同的敘述裏，貫有一條希望的紅線，在古代世界各處多少都可以見到的。

這種神聖拯救的理想，在早年基督徒的環境裏是如此的顯著，並且在他們日常的經驗裏是如此的苦痛，於是他們就不得不默想世界的結果，為形容這種事，他們就使用已經流行的想像，又加上一些新的要點，為補救其對立者所設計畫之缺點，並且更加保證基督對此問題所發教訓之應驗。為要應付一個熟知之問題，並且採用對立者的計畫以期解決之，則其結果，每令基督徒之意見與當代頗有相同之處。

設使我們多瀏覽關於早年基督徒的著作，則我們不祇知道千禧年想像的來源，並且曉得其效力之祕密。這種教訓，原來是從特別歷史的情形中得到有力的激動，有了這種學識，方能明白它在早年基督教的運動裏所有的意義與價值哪。在後來一般讀啓示錄的人們，常獲不到著者正確的意義，或辨別他對於當時真正的教訓。這種失敗，當歸咎於忽略著書時的真正歷史背景。這種背景使早年的基督徒完全通曉其書的意義與價值，此種文章之作，乃爲應付他們當時特別的需要啊。照樣，要在基督教歷史的續期中來講解千禧年主義，應當計及特別的環境，此種環境，乃使這種敬虔的想像敢作這般大膽的飛翔，若要估計其價值，亦不能不計及當時的景況，設使不計及其原來之環境，而將牠投入一種新的環境裏，那末，千禧年的臆想，就要失其意義，或將成爲無稽之談了。

千禧年希望的內容，早年的基督徒固然是直接接受了猶太人的影響，但是猶太人因爲在異邦人中間，而與他們有密切的接觸，以致他們自己的希望也逐漸地進步開展。再者，基督教於異邦的疆域內，成了一種新宗教的獨立運動，那末，基督徒的希望也繼續

地拓展而有新的功用了。因此，習知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並羅馬等國對於人類與敵對世界爭鬪最後結果的見解，乃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對此題目正當解釋最重要的。

有時，這種事或者成爲顯然的，就是早年的異邦希望爲同樣的猶太教或基督教信仰供給激勵或模範，最重要的是熟悉古代的情形，該種情形，令千禧年式的理論出現，並且將其意義給予古人。如果在近代中，那些情形不再流行有效，那末，就無怪乎千禧年的希望似乎要失其意義了。但更需要的，是近代的學者自己熟悉古代的情形，爲的是能更充分地，更正確地體會在遠古的世代中，猶太教和基督教千禧年希望的原始與意義。

(一)異邦人對於千禧年的希望。因爲生活在腓尼基的尼羅河谷中，比較在地中海周圍各地少有奮鬪，埃及人對於宇宙的觀念比較他們亞洲和歐洲的鄰居們更爲樂觀。在埃及原始的自然神話中，爭鬪的意想並不像在巴比倫，波斯，或希臘的神話中那樣顯著；並且世界末後毀滅的理想似乎也不是本來生於埃及人的思想中的。然而在歷史的時期上，生活不幸的重擔和神力拯救的需要是被承認的。在因不良的政府而產生的可悲社會之

前，有一個埃及的先知，宣告其深信一位新主治者要來，援救其民脫離困苦。當時正規的實業與商業的活動已經止息，公義已經絕跡，到處殺人流血，民衆漂泊四方，如同沒有牧人的羊一般；但是先知盼望一個更光明的日子來臨，那時一位拯救者要興起，以公平治理，拯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那時一位恩被四表之王要出現，他要滿足這些希望，他被高呼爲神聖救助的中保人。卽如門內撲他(Mernepthah)，被稱爲埃及衆神中指定的保護者，他將大日神瑞(Re)的恩惠特別施於人民。現今在地上有普遍的喜樂，一切懼怕仇敵的心俱已除去，悲哀已經消失，荒涼的城邑又再繁榮起來，農夫們毫無煩擾地享受他們勞苦的收穫。

宗教也諄諄教誨一種奮鬥的意想，並藉着神力的幫助而獲勝利。這種意象特別顯著於伊西斯—阿西里斯神(Isis-Osiris)的祭禮內，該祭禮流行頗廣，不僅在埃及，並在地中海周圍各處，或在基督教興起之前，或與基督教興起同時。這種祭禮的神話說到在阿西里斯神(Osiris)——伊西斯神(Isis)的弟兄和丈夫——和其強大仇敵中間劇烈的爭

戰，至終阿西里斯被殺。但是伊西斯努力令其復生，至終將殺阿西里斯的仇敵克服了。這種神話的確是形容人類與其強敵——死亡——奮鬥的成功，自從英武的神伊西斯和阿西里斯勝過這個仇敵，藉着他們的祭禮爲人類確實取得勝利後，死亡現今不再被人懼怕了。同時，這種拯救的計畫並不包含着世界末後的毀滅，死亡在那裏掌權，那種計畫給予每個人一種不死的希望在墳墓那邊的新世界裏。

(二)巴比倫的神話形容一種原始的爭鬪在兩種能力之間，視渾沌與秩序之原理爲有人性的。秩序在瑪爾杜克神(Marduk)領導之下得獲勝利，結果，就創造了天地，並有人類出現於地面上。瑪爾杜克曾克服渾沌的權勢，規定衆星的軌道，開闢了天地，賜世界繁榮豐盛，並且對於懺悔的罪人施行慈悲憐憫。按着這個傳奇，乃是說有一個新萬物的理想秩序現今正在開始，將來歷久不變，至於永遠。甚至在瑪爾杜克攻擊渾沌之前，其同伴衆神俱呼之爲救主，爲全宇宙之永久無上的主宰：

「噫，瑪爾杜克，你是我們的報復者。」

我們將全宇宙的統治權交你執掌。

你要在集會中指揮，你的言語無與倫比。

願你的兵刃永遠不鈍，可以砍倒仇敵！

主阿，保留倚靠你的人的性命，

並且傾掉堅持邪惡的神的生命。」

另一方面，在巴比倫洪水的故事裏，人自己也參與鬪爭而變更事物的秩序。神從天上俯視着世界，特別是看着伯拉河岸上的都會西拉皮克 (Surrupak)，看見文化已經精竭力盡，故此他們決定要降洪水。如果沒有一個謹慎的人名叫烏拿皮亭 (Utnapishtim) 的，曾受神的教導造了一隻大船，在船上救了他自己和家人並各種活物。那末，所有的生命都要同歸於盡了。爲酬勞他的服務，令他和他的妻都變成神仙，給他們一個特別的住處在遠方，在河流的口上，彷彿有一個假想的樂園靠近波斯海灣的頭上。他們在那裏享受優游自在的幸福生活，但是他們後裔的新運命却不是理想的。人類不再偶然地被毀

滅了，但是災難要臨到行惡的人們身上，虎豹要出來吞噬人們，饑荒瘟疫要臨到地上，人類要遭受多般災禍，並沒有從其中得着解救的應許。

伊施他爾神(Ishtar)降至下界的傳奇，又發表另一個爭戰與勝利的現象，是巴比倫人的想像所描摹的。這個神母乃是自然界活動而有生產力量的人格化。但在她降到幽冥的時候，被下界邪惡的勢力所拘囚，減損了其生活的性質，嚴冬遍佈於地上，人類生命完全的毀滅迫在眉睫。然而因為伊施他爾幸運的從「進去的人不能返回的房子」裏逃脫之後，這種危險就避免了。用她的解救恢復了自然的生活力，又帶回來春令的快樂，按着羣衆增加的光景，爲人類預備食物。

在痛苦的時期與快樂的世代中間的差別，並不限於神話學的範圍裏；並且出現於巴比倫和亞述的歷史中。預言災禍的日子將臨，那時巴比倫的榮耀在一王的統治權下將要衰微，他要將一時期的戰爭與屠殺加在人民身上。人們要互相吞食，父母要賣掉他們的兒女，全地忽然秩序紊亂，丈夫離棄妻子，妻子離棄丈夫，母親拒絕女兒，某外邦勝利

者將侵佔巴比倫。

與這種不幸的預言——論及在一無能之王治下遭遇的災禍——相對的，說到另一位
主治者，被稱爲神聖的援救者，他要開始建設一個真正黃金的世代。例如，巴比倫王罕
摩拉比 (Hammurabi) 看他的治理好像一個理想制度的開始，從前的災禍都要停止，公
義的新國家正要出現。

在神話作者和政治史家之外，巴比倫又有其哲學家，伊等對於世界敵對能力之間永
久的爭鬪加以解釋。巴比倫的哲學家自研究星象上而得其智慧，星辰之運行已經暗示宇
宙並非偶然的玩物，乃是被定律所管理的。凡具有適當星象學識的人，自能領悟這些規
律，這種知識能令他解釋已往的歷史，或預言將來的事情。觀察顯明在天上星球的變遷
是與年中時節的變換相當的，每一時節在其規定的時候又返回來。這樣就看見自然界的
生命在循環中運行，被天上有秩序的運動所轄管。這種事實容易領導星象的哲學家們，
以爲世界上的歷史也是這樣地循環往復。既然每年有其青春時期和其垂暮時期，照樣，

世界也經過一個連續的生死時期，正如世界的年月來逝一般。

據主前三世紀的一個巴比倫祭司說，在繼續的世界時代的末後，有烈火與洪水交替地發作。那時星辰要在一種特別的位置上，炎夏的熱度要如此劇烈，以致全世界在火焰中燬起來；在另一個時期，因為行星要彼此交會，則冬雨沛降成爲洪水。該祭司自信其觀察之正確，以致能指定大火與洪水的確定時期。

上文所述，顯明底格里斯與伯拉二河流域中的居民已經充分地感覺災禍威脅着地上人類的生活。巴比倫的自然神話反映一個原始的時代，那時人類的存在受着暴風洪水來荒廢的威脅，或遭受不吉利的時期。描寫一種逐漸發展文明的勝利，乃是善神一種英勇的凱旋。無庸疑惑，邪惡雖尙未全然被毀滅，但是一新而更美的世代已經在開始。一種反映的更前進的階段出現於歷史的時期中，那時人們希望着一位君王的援救者對於屬下的人類施行千年的福利政策。然而這位救主却並非救助的終極源頭；他乃是執行一種使

命，並且他的治權是良善的，因為是地上的天國。在星象的哲學裏，生活的直接的災禍

與直接的幸福並不甚顯著，因其不過是大宇宙中偶然的節段而已。新世界的年月在開始時頗有興盛的氣象，但至終是命定要衰落的。在另一方面，將要毀滅的世界以確知將來的重新爲牠自己的慰藉。同時，這種程序對於宇宙或有慰藉，而對於個人却沒有慰藉。那些偶然生活在世界開始的時日中的人們，暫時地分受其中的快樂，但是一切人們都至終命定住在幽暗的地方，他們在那裏永遠度着沒有樂趣的單調生活。

(三)波斯人深刻地感覺世界上善惡中間的劇烈戰爭。這種奮鬥對於他們的想像作一種強有力的陳訴，並且其進行的程途是用很生動的色彩描繪的。他們想人類和神都參與這種爭鬪；這種爭戰也不止息，直到現在邪惡的世界奇妙地被潔除，被末後審判的火所煉淨，成爲完全幸福的新國家。

這種光明與黑暗中間劇烈交戰的概念，是潛伏在一切波斯人的思想裏。在早年的時代，古老的自然神話，變成理想的道德爭鬪，在公義之神與邪惡之王的中間。世界起始有善神的創造工作，產出與他自己相稱的人類來。惡靈隨後有相對的活動，牠造出許多

鬼怪來，幫助牠施行惡計畫。從此以後，爭戰趨於劇烈，公義能力每個動作都有邪惡能力的活動與之相抵抗。創造的進行達到人類出現的地點時，他立刻就成爲鬼魔所攻擊的特別目標了。自從他被造之後，就成爲一個最活動的參與者，在這種不停息的道德爭戰中，隨他自己的心意加入善神一方面，或加入鬼魔一方面。這樣，世界就成了一個大戰場，神和他的助者——天使，自然界的善力並一切義人，來反對撒但，和牠的同類，——自然界的惡力並一切惡人。

波斯人，將世界歷史的程序區分爲四個主要的時期，每時期有三千年。當頭一個時期中上帝創造的，是一種純粹屬靈的光景，未具有可接觸的形體，未沾染絲毫的邪惡。以後到了物質的創造，伸展了另一個三千年，當此時期中，上帝的旨意統治一切。第三時期乃是一個多難困苦的時期，因爲黑暗的王此時越發肆力攻擊，用許多災患充滿了創造物中。第四時期，就是現今的世代，瑣羅亞斯德 (Zoroaster) 來開其始端，他被稱爲真宗教的創立者，將一種新啓示傳達於人，並且增加他抵抗撒但及其羣鬼的能力。在

這種三千年的爭戰以後，現今的世界要到一個終局。這樣，波斯人所主張大世界的學說，就是上文已經提過的巴比倫人的理想。波斯人所組織的四個三千年合計成了一個一萬二千年的世代，這顯然是類乎世界一年的十二個月。每月括有一千年，又分爲四個大時期，每時期括有三千年。

傳奇又將第三個三千年區分爲三個不同的時代，每時代表象善惡相爭的歷史中特殊的時期。首一千年爲黃金時代，有一個理想的英雄主治，他的名字是伊馬（Yima the Brilliant），他是人類的虛擬的教師，將文化的幸福賜給人，並且領導他們走到希有繁榮的路上去。

黃金世代之後隨着有一千年的災難，當此時際，鬼魔的權勢盛行。這時節嚴冬毀滅的能力大肆活動。從前滿了羣畜的牧場現今被冰雪所埋，多數的生物都被毀滅，鬼魔在各處狂行毀滅。但是善神有特別的護佑，令黃金世代殘餘的生命存留，收藏在一個神祕的樂園內，在那裏等候着新秩序的恢復。當伊馬的統治臨近時，他奉命建造一個大四方

圈，造成之後，將生活之物按對挑選出來，放在裏面。

要將這個樂園嚴密地封閉起來，等到世界的罪惡末後毀滅的日子來臨。即將圈打開，爲使善神初次創造的種子得繁生於地。這些論及黃金世代和理想樂園的傳言，是仿照將來幸福的理想世代而造的，人類奮鬥的精神正渴望着這種幸福；這種理想的過去輪流維持人對於至終善勝過惡的信仰。從前曾經如此，將來還必定這樣。

在神話的黃金時代與世界末後救贖的來日中間，有一個長時期的戰爭。千年黑暗的開始與伊馬統治時期的移動以後，另有一個千年的戰爭。當此時際，光明的能力緩慢地進行，以抵抗黑暗的勢力。瑣羅亞斯德的出現，在爭戰中標示出一個新階段來，他是被上帝所差遣，傳神聖的啓示給人的，如此便給予公義的能力一個有力的激動。他的工作標示末後三千年時代的起頭，其中包括有近代並世界末後不幸的結局，那時衆惡都要被毀滅。

波斯人的思想對於善神末後勝利的事，特別廣闊地精心結構。世界在結局之前要遭

遇極大的災患，因為撒但的能力要作最後的大掙扎。鬼魔的羣衆要從各方聚攏了來，人民因為敬拜偶像而敗壞，朋友親屬要彼此疏遠，多數國家要敗亡。萬物都因善靈與惡魔之間的爭戰而震動。惡魔暫時間勢力如此強大，以不可言狀的痛苦充滿世界。瘟疫流行各處，萬物停止生產，雨露不再滋潤地土，人們因飢餓而死，日光昏暗，時間縮短，年月飛逝，撒但的黑夜威嚇着要吞滅宇宙。

這種末後的可怖景况被一位拯救者名撒思海安 (Sosh'yans) 的所解救了，他是從羅亞斯德的子孫奇妙地產生出來，該族被天使小心地保護經過幾世紀。撒思海安與其同伴臨到的時候，死人要復活。在幾世紀中，已經死去的人們的靈魂各按其功過，或安居於天堂，或幽禁於地府，但現在他們都和他們從前的身體再聯合起來，死人都從他們的所在的地方活了起來。死亡的能力被復活完全破壞。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在救主出現的時候，也同享克服朽壞的勝利。每人都喫了屬天的永生食物，其靈魂永不再與肉體分離。萬民都會說一樣的言語，異口同音地慶祝凱旋，頌讚上帝與天使長。

在末後的幸福之國完成之前，必要在罪人身上施行審判，撒但的權勢必被完全毀滅，世界必要經過一種清潔與復新的手續。復活之後，萬民都會集在公衆的會場裏，但是要分別出公義與邪惡來，正如同分別羊羣中黑白的羊一般的清楚。各人的善惡行爲都清楚地顯明在大庭廣衆之前，惡人心中充滿悔恨與羞慚，同時，義人却慶幸他們的好運命。以後就分別他們，罪人被下在陰間受苦三日。他們看見義人所享的幸福，相形之下，令他們的刑罰更加感覺劇烈的痛苦。在審判之後，全世界連陰間也包括在內，被火洗所清潔。善靈與惡靈在地上作末後的交戰，撒但的權勢永遠被毀滅，並且被趕逐到黑暗的深淵裏去，就是他原始所出來的地方，現在的陰間亦被火所煉淨而成爲新天新地的一部分，永遠存留。這樣，世界戲劇最後的一幕就告終了。

波斯人這樣極端地感覺邪惡的勢力瀰漫在世界上，或者他們仰望神聖奇妙地援救他脫離禍災，這是無足奇怪的。他們感覺在環境中的爭戰，並且自己的努力似乎得不到一種永久的勝利。自然界在那一帶境內是太不仁愛了。人們因爲氣候的反常而受痛苦，田

間的出產時常受乾旱的威脅，要勝過土壤自然的磅礴乃是困難的工作，猛獸時常危害牧人，山中各處隱伏着強盜。波斯國的歷史上繼續不斷地有戰事，不但有隣近可怕的仇敵，並且有世界列強如亞述，馬其頓，羅馬，和以實拉目(Talam)等來侵略。要保存個人和國家的生命，在乎時常與反對的勢力相奮鬪。波斯與其他民族一樣，仰望宗教能援救他們至終脫離迫切的環境，並且神話學供給他們一種世界災變結局的奇怪圖畫。他們最著名的宗教教師瑣羅亞斯德曾擁護這種教訓，並且他明顯地相信這種災變已經迫近，即在主前七世紀時。但是後來的觀察保持着這種希望的莊嚴，將它往後推至將來，為合歷史不至否認其實在。並且確信這種盼望不祇是人類幻想的創造，也是神聖啓示的真理。

(四)在希臘人中間，生活的經驗既然是這樣的殊異，則對於末後勝過現世邪惡的希望，也是用不同的方法表示出來。劇烈的奮鬪從開始就將世界歷史的途徑分了界線。在最早的時期中，有故事在流行着，敘述世界的進行，從原始混沌時直到歷史的時代，這一切故事都描摹在兩種敵對的勢力之間，有一種恆久的戰鬪。從天地之間發出一些替坦

(Titans) 來——自然原質力的偉大人格化。在這些原質能力服在約束之下，而使文明社會達到秩序井然的情形以前，有許多劇烈的仗是要打的。但在末後，替坦中最強大的名叫克倫諾斯 (Kronos) 被其子丟斯所推翻，丟斯此後就被尊為衆神和人類之父，並宇宙的統治者。如此自然的重要勢力彼此互相交戰，直到秩序從混沌中現出來。

希臘的神話形容人類的歷程在歷史以前的時代，是一個長期的戰爭，在此戰爭中，惡常是發展到更強的地步，當時人類的光景相當地少有幸福。在主前第八世紀末葉所著的紇修得的事業與時期的書內，這些概念清晰地表示出來。該書所表現的情況是一個很有人性的。紇修得 (Hesiod) 和其弟彼息斯 (Perseus) 已經同意將他們所得的遺產平分了，彼息斯在放蕩的生活裏，很快地耗去他所得的部分，同時，紇修得墾耕田畝保留了家宅和繁榮。彼息斯在浪費其所得的遺產之後，打算要用訴訟的方法來恢復他的幸運。他向他的哥哥提起訴訟，說當初遺產的分配並不公平，並且賄賂審判官，使他穩得家產。紇修得請求他的兄弟退離法庭，而服從丟斯的公平判斷。詩人被這種實際的動機所

引導，蒐集一些通俗的故事，用以指明道德，就是勤勉與公正乃是首要的美德，在這些世代陵夷的時期應當培養的。

紇修得堅決地信服現在的世界，是罪惡充斥的。在大地上散播着一種爭鬪的精神，使弟兄之間不睦，因而發生出可怖的戰事來。在日夜之間。有無數的邪惡，靜悄悄地，看不見的，在我們人類中間活動，隨意毀滅遭難者。大地因為牠們的出現，就在生產上很形遲緩，牠們預備許多害蟲來損害田禾，發生各樣疾病，磨難消耗人的體格，並且致人於死亡。自從那自稱爲人類的朋友伯羅米修士 (Prometheus) 爲增進人類的狀況起見，就教給他們火的效用之後，其直接的結果，乃是情形似乎更無希望了。但是人必須曉得他的唯一希望——如果他有希望的話——是在乎絕對服從神專制的旨意，而非憑人努力所能得到的。從這種見地來觀察，則人類發展的進步，與其謂係向上的，毋寧謂係向下的了。

人類逐漸的墮落，再見於隨後世代紇修得的敘述裏。在起初奧林比亞諸神創造一族

人，完全脫免一切疾病，生活多年而不見老，並且至終死的情形不過如同睡了一般。當此黃金世代，大地自然地生產許多佳美物品，人們在物質的幸福和神聖的眷佑上兩俱豐富。這個世代被丟斯旨意結束的時候，其中的人類成了和善地服役之靈，被遮在雲霧之中，在地上各處遊行，在隨後各世代中，指導或救助人類。其次，就來了白銀世代，雖然遠遜於黃金世代，但仍不失為一部分幸福的時期。至終，這時期的人在丟斯的忿怒之下，因為他們忽略了神的崇拜，但因為他們是白銀的種族，他們就在地下得了第二的位置，此後，即稱為『有福者』云。第三個世代為青銅世代，其時人類學習戰爭，並且窮兵黷武，立時就將他們羞辱地拖到幽冥裏去。黑鐵世代——紇修得視為現今的世代——是一切世代中最可憐的。勞苦而無休憩，憂慮而無解免。這種情況要延長直到這世代的末期來到，因為丟斯也已經為黑鐵世代定下一個毀滅的日子。

在黑鐵世代之後有甚麼隨着呢？還是要回到原始的循環，再一度現出黃金世代麼？

雖然詩人並不算擔任先知的任務，他却仍然發表一種欲望，就是他願意生在殘酷的黑

鐵世代過去之後。這顯然地是他膽敢期望——或者相信——將來的世代是最好的。

希臘的神話含有另一個故事，對於現在所說的頗有教訓。在很遠的過去中，人類既是這樣頑強地傾向邪惡，以致丟斯決定要用洪水淹沒全地。這種毀滅是完全的，義人丟加良(Denkalion)同其妻二人逃避了這個災難。他們受了神諭的指教，他們向自己身後拋石塊，人類就從其中生出來；大地自己生出植物和野獸來；並且又開始一個新世代，給予人們一個新機會，在反抗惡的爭鬪中，試驗他們的勇氣。然而，總括的說，在文化上，雖然有英雄和神人的幫助，能夠暫時進步，究其實，發展的程途是向下的。這些人類的助者，幫助建築城池，教人墾種土壤，傳授他們有益的發明與創作，感動他們能寫出優美的詩歌，教訓他們在宗教上有正當的典禮和儀式。就是這些成就也不足以令希臘的神話作者以為現在非一墮落的世代。他不住的用切望的眼光回顧着已過的黃金世代，或者懷抱着一種戰慄的希望，盼望那些理想的日子能夠回來。

已過的黃金世代並非將來希望的唯一模型。英雄神話的命運，也供備同樣的意向。

這般古代有價值的人未在衆神之中得到一個位置以爲酬勞，以爲他們在世界邊上幸福之島中，度一種快樂的生活。他們住在該處，受治於克倫諾斯 (Kronos) 的統轄之下，他從前當地上黃金世代的時候，在天上頗佔勢力。現在這般有福的英雄們又享受原始幸福的一部分，因爲福地 (Elysian fields) 膏腴的土壤，每年三次自然地生產甜蜜的果實。現代的人類對於這些快樂的境地時常切慕而垂涎。有時候，某戰士厭倦戰爭，打算放棄爭鬪，就往西航行去尋找這個地上的樂園，據古傳謂該園係位於大西洋之某島，距非洲岸約三千里遙云。在羅馬時代，和拉丟 (Horace) 膽敢提議人類能用武力得獲這個天上的樂園。他哀悼人類在現今黑鐵世代中的慘狀，勸導他們放棄今世的困苦，將他們的目光轉向着那些避難的樂島，那裏的地土自能繁殖，無須農人的顧慮。雖然和拉丟並未勸告當代的人移殖到大西洋海島上去，却是隱喻地指着羅馬本城說的，當時在亞古士督的統治之下，一般欽仰他的人們，高呼他是恢復黃金世代的人。在這時節，有些羅馬人真實地相信他們的千禧年已經在開始了。

(五)希臘的神話自由地被羅馬人所適用，在數要點上，羅馬視宇宙罪惡的問題比希臘人更爲嚴重。當時羅馬的作家們忙着爲一般拉丁的讀者解釋希臘的神話，羅馬的政治家本着他們實事求是的天性，爲當代的人實現了黃金世代的幸福。主前第一世紀的羅馬政治哲學，採取在歷史進化中連續循環的概念，並且在同時的事內，看出衰落世代的過去和新社會開始的證據來。共和政體完結的年月，乃是一個國家多難之秋，令人們特別地感覺生活的痛苦，振起強烈的欲望來以求援救。詩人喚起黃金世代非常幸福的記憶來，那時，撒土潤(Saturn)掌權，並不曉得戰爭；而現今在猶皮得(Jupiter)的統轄之下，戰爭和屠殺無時或已。據云，發狂的渴望戰爭，好像一種咒詛加在羅馬身上，以致被命運所定，至終淪於敗亡。主前八十八年，有可怖的內戰，薩拉(Sulla)爲其主要負責人物，看出預告的異兆來，確信爲指示新世代的來臨。據謠傳說，在一個清朗的天空中，現出號筒悲慘可怖的聲音來，預兆國內的戰爭將臨，該戰爭給予羅馬的災難過於從前一切仇敵所加給她的。再者，在該撒猶流葬禮的時候，有一個奇妙的星顯在光天化

日之下，被看爲指示一個世代的過去，和一個新世代的開始。

當國家改造的時際，隨有該撒猶流的死，和俄克大維亞 (Octavia) 逐漸地臻於高位，統轄全羅馬，威吉流 (Vergil) 卽冒險預言。他並非不留意一切災難，人類爲這些災難的承受者，他也非不理會當時嚴酷的經驗；雖然有這一切災難，他却是很樂觀的。無疑的，他承認農人時常覺得他的努力被野獸，盜賊，或洪水所阻礙，但在與這些仇敵的奮鬥中，人們得到更大的技巧，是用別的方法所得不到的。其實，猶皮得釋放這些敵對的能力，乃是爲要勉勵人類達到更高的造詣。但是人們從他的一切努力從事中，記得曾有一個時候，並無瘟疫，優美的自然產品，很自然地生長繁盛，並且那已前黃金的时代，現今又要轉來。

威吉流以觀察和啓示爲其希望的根據。世界更新和希望，已經在過去理想的傳奇，和革命時代循環的意想中暗示着。時代的患難已經爲新社會的引端預備了一種適宜的時機，同時，欲望和預期令人容易領會要來之事的預兆。在這些直接的刺戟物之外，羅馬

宗教的聖書西卜林也啓示一個新世代的臨近。威吉流在這一切證據的激動之下，就說了
他論及羅馬迫切的千禧年的著名預言：

『西比喇所預言的末後世代，已經來到，大連續的世代正在開始。公義現在回轉，撒土潤再一度掌權，一個新子孫從高天被遣下來。哎，貞節的路迦諾(Lucina)，願你順利的對待這個嬰孩，在他的統治下，黑鐵世代將要止息，普世的黃金世代將要興起。現在你自己的亞波羅(Apollo)掌權。同時，你坡力奧(Pollio)是執政者，我們世代的光榮將要出現，大的月份要起始周轉。在你的統治之下，我們犯罪的痕迹都消滅了，使大地永遠免除恐懼。他(新生的嬰孩)要分有神的生命，他要看見神人混合的英雄們，他也被他們看見，他要帶和平到世界，並且用他父親的能力去統治它。大地無庸墾植，到處繁生各種花木。山羊的乳房滿漲着奶，牲畜也不必懼怕龐大的獅子。你的搖籃要開放嫵媚的花朵。毒蛇要滅絕，祕密有毒的植物也要絕迹，亞述的香草到處生長。但你一經能讀念英雄們的稱揚，和你祖上的功業，並賤

得何爲美德時，大地要逐漸豐登五穀，荆棘上滿生葡萄，橡樹上滴下蜜露……諸神的愛裔，朱味 (Jove) 的強大子孫阿，承受你們的鉅大遺產，因爲時日已經臨近。試看大地，洋海和穹蒼都向你鞠躬，表示敬禮。哎，惟願我末後的生命能繼續久長，並賜我很多的氣息，足以歌頌你的作爲！」

羅馬人這種政治宗教的信仰，因亞古士督建設帝國的成功愈形鞏固。當威吉流在主前四十年說救世主預言時，他並未指定這位神聖的嬰孩，他證明自己是世界的救主。但後來，著第六卷書的當兒，詩人就能指出亞古士督爲應許的拯救者，他要在拉丁世界再建設黃金世代，在這些疆域之中，撒土潤曾於往古掌過權衡。

對於亞古士督有拯救的使命，不祇是朝廷中一般文人所特有的信仰；就是平民中也廣有這種信仰，特別是在帝國的東部。在這些地方幾個世紀中，已經習慣看一個有善行的王爲神的拯救使者。在希臘，小亞西亞，敘利亞，並埃及等處，一般有權勢的將帥並其權要人物，常被呼爲災難之拯救者，看他們所施於人民的幸福，爲神聖的恩賜。在人

的記憶中，並無一個時期記得在地中海的生活，有比在亞古士督仁政之下更穩固的。這些新情形和以前世代的困苦比較起來，自然令人對於皇帝有過分的讚揚。他的來臨的確是結束了黑鐵世代，現在世界更新的運動正在開始。據亞古士督的屬下敘述他們對於他的記憶說，他們相信天命已經完成了人類的祈禱，「大地和洋海有了平安；城市俱和諧繁榮；一切優美的事物都已登峯造極，一切人類對於將來滿有好的希望，對於現在有好的快慰。」

神聖眷佑對於人類末後的啓示，已經在亞古士督的人格和事功上應驗了，他被天命「充滿了美德，爲人類的裨益，他奉遣爲我們和我們子孫的救主，止息一切戰爭，並且整頓萬事。」他來了不祇是完成了已往的希望，超越了一切以前的恩人，並且令後世無有能出其右者。總之，他誕生時，黃金世代的曙光即在目前。這就是亞古士督的臣民通俗的信仰。

(六)當神話的幻想和政治的理論形成了希臘化羅馬的千禧年希望時，當時更瞭然地

宗教和哲學的運動，也努力要影響羣衆將來的希望。在宗教中最重要，乃是神祕的崇拜。這些崇拜的趨勢，乃是令人心離開世界得救的意見，而將心思集中在個人的得救上。然而這些宗教的神話和儀式，返映着今世一種強大爭戰的觀念。再者，這種爭戰不祇以爲要影響人現在的幸福，並且也有關於其不死的靈魂。每一種儀式，對於崇拜者，貢獻其至終勝過世界敵對勢力的希望。神話敘述神如何防護人類脫離冬天的恐怖，他們自己降至下界，得着能力在春日恢復自然的生命，並將夏令豐盛的果實賜與人類。在歷史的時期，這些物質的幸福常用以象徵死去的靈魂所得的勝利。正如崇拜的英雄降至下界，奏凱而回，照樣，敬拜他的人的靈魂，也要從陰翳之下被釋放而遷至永生的福地。雖然相信個人的不死，是逃避了現世的惡，而非解決之，然而對於將來幸福的描寫，却供備一種幻想給那些願意摹畫回到地上黃金世代的光榮的人們。

希臘化的羅馬哲學家也在世界罪惡的問題上努力，並且提出解決罪惡的方法。柏拉圖的理想共和國，乃是人自己造成的烏托邦，但是通俗的意見很可覺地影響了這種計畫

的詳情。這個新模範社會，乃是神話中黃金世代的複製品，略去其更奇幻的特色，並諸神原始的活動。但是柏拉圖的國家，並非歷久長存的，也受制於變遷衰朽的普遍公律。首先來了世界年，當此時際，人類漸次升高，這種發展在柏拉圖所幻想的理想社會實現時，就達於極頂。以後，另一個世界年來到，却表現着逐漸的衰落。這兩個交替的世代互相接續。其期間與宇宙等長，每循環期的每部分再現於其指定的時期。自從人類身體有了不死的靈魂，乃是進行中的條目，人們就可確實知道將來遲早有一日，黃金世代是要轉來的，那時，所有的靈魂同所有的肉體必要暫時地在完全理想的情形之下復合。

以彼古羅派的學說主張唯物主義加重的否認。諸神自己懸念現在的世界，乃是讓人類自己去和罪惡交戰。以彼古羅派既不隨從神話的幻想，也不順從理想主義的遐思，做照柏拉圖的流派。他們嘲笑通俗的信仰謂人類歷史是一個長期的墮落；反之，他們謂人類歷史在文化的藝術上，是一個逐漸向上的。這種進行有其痛苦，亦有其快樂，如果人祇要每日生活聰明良好，從心中除去遺傳的宗教錯誤，則快樂必佔優勢。人類至大的不

幸，就是他們生來有對於神的畏懼，和對於死的恐怖，這兩種意見接着以彼古羅的教訓，都全然是錯誤的。靈魂既不能令肉體生存，那末，死亡也不再可怕：神既絕對地在人的事無分，那末，今世的罪惡嚴格地屬於人的範圍。在這些環境之中，祇有藉着善人在今世奮力的活動，情況方能更好，改善的主要工具，乃是培養正當的哲學思想。

在早年羅馬帝國中，最有感力的哲學派當推斯多亞為巨擘。他們關於現今世界奮鬥的觀念與結果，在性質上是混合的。斯多亞派保留着一種理想的已往遺傳的圖畫，那時人類生活毫無掛慮，並且蒙上帝的嘉納。人從這種理想的地位墮落，是歸咎於他自己的行為。在起初他尚接近自然，耕種田地；他完全不曉得城市的生活，和其對於五穀的貪得，以致在人們和國際中間發生鬭爭。在所謂文明上升高，其實是在幸福和道德上跌落。在第一把劍鑄就，第一隻船造成時，人就開始走在向下的路程去，至終陷他在戰渦裏，令他從事於海上危險的旅行，生出各種嫉妒，怨恨，忿怒，和邪惡來。

逃避現代邪惡的唯一方法，據說就是回到自然的簡單生活裏去。斯多亞派的講師誠

懇地勸告當時的人用這種萬靈藥來治療他們自己個人的疾病。他們對於這種努力的結果要自己負責，但是奮鬥的成功，一部分是在乎他們的生命裏有種神聖的能力——自神而承受的一點靈——這是上帝在每個人產生的時候，放在他心中的。人類的希望就在乎他向內在的光生活真實。這種理想如果被人去追求，其結果乃是遏止現代的邪惡，清潔了世界，並得度一種理想幸福的生活。

如果這種計畫能夠見諸實行，人就能開始他們自己的千禧年了。但是斯多亞人並不真信這種理想在現今的狀況之下能夠完全實現的。這種目標並非進化的進行所能達到，遲緩地引到原始理想的光景；反之，是用一個宇宙災變的方式所得到的，這種災變要將現今的世界化分成爲原質，從這些原質裏要發生一個新世界，在那裏黃金世代就要恢復了。

斯多亞派的教師們既採納了宇宙循環的理論，那末，他們的新世界就永遠不能保守其完全。這種破壞的能力，既然在已往施行毀滅，仍然再要出現。雖然萬物都已經被新

造，純潔無疵，爲的免得留下殘餘，教人爲惡，然而新的族種却仍舊是趨向下流的。正如辛尼加 (Seneca) 悲慘地說，邪惡很快地潛入，同時，美德很難尋覓；人類需要一個統治者和一個指導者，但是邪惡不待教師而能自會的。所以斯多亞派哲學充其量也不過貢獻從惡中暫時的救濟——獲得這種救濟，一部分藉着個人努力對於自然生活真實，並要時時顯示在永遠宇宙的進行中，這種進行按着定期要發生世界的化分和世界的再造。

這種對異邦人的觀察，看他們打算要解決世界命運，和人對於罪惡生活關係的問題，顯明一般古人如何輕視實際的人類努力的意義。有一種佔優勢的傾向，就是幾乎單獨地依靠特別超然的干涉，方有從惡中得救的希望。就是這種希望在一些善統治者之下，似乎要實現的時候，他也是得了超然的委任狀，好像是證明他的正當有效。在拒絕直接超然的幫助的地方，却依靠着宇宙進行的武斷工作，並且人類奮鬥的意義，也實際的被否認了。

(二) 希伯來與猶太人的希望

希伯來人特別地感覺在他們的世界裏有敵對的勢力。他們感受生活中不幸壓迫的知覺，比較他們的異邦隣人尤為敏銳。他們也相信祇有藉着神特別的干涉，人類方能得到末後的勝利。其實，少有或甚至沒有一種隣人像猶太人這樣堅持着有一位榮耀的聖神來救援的希望。他們經過很長的時期，屢次遭遇患難，但是每一個新患難似乎是加強他們的盼望，令他們盼望一個更好的日子來臨，那時，目下不幸的景况要完全被推翻了。

(一) 在基督教開始的時候，猶太人的希望業已經過長時期的發長。這種進行的開始，是蒙蔽在迷糊之中，但是不久，猶太人的先祖，正如古代其他的民族，用神話的體裁來形容他們的恐懼與希望，反映出對於自然基本能力的恐懼，並希望藉着神的幫助而獲得勝利。在歷史上，希伯來在努力上是無匹的，要將一切超然的活動都放在耶和華的

統治之下。結果，他在早年的時期，擔任毀滅與援救兩種職務。

耶和華常與雷電暴風雨的恐怖相聯合。當他發怒時，怒吼的風暴，或罕聞的雷聲是他說話；閃爍的電火，是他鼻孔中的出氣。他也是掌管地震與火山的神。他令大地震動，令山岳搖撼。有時他盛怒中使大地分崩，磐石消散在他面前。他向仇敵發洩怒氣，降下硫磺火來將一切完全燒毀。

瘟疫，死亡，與災禍，大概都以為是耶和華的工作。他隨意將人拖下陰間，或者保存生命。他將毒物散放地上，毀滅一切植物，並遣猛獸毒蟲去傷害人類。旱潦，饑荒和疾病，乃是他的工具用以懲罰那些招惹他厭惡的人們的。

同時，無情的自然供給理想的圖畫，為描摹耶和華發怒的動作，假定一種無比的連結在他與選民之間，必定是一種至終脫免災禍的希望。至較晚的時期，猶太人將幸福生活的喜樂推至來生，其早年希望的形式，或者是一種世界的更新，並國家的救贖。

這種希望的形式反映在通俗，關於人類歷史和希伯來國家生活開始的傳奇裏。人類

衰落的意見在古人中如此流行廣遠，出現於創造並墮落的故事中。描寫原人住在樂園內純潔的情形，緊隨着悖逆而致被逐出埃甸的敘述。以後隨有一個奮鬥的時代，其時人類的技巧逐漸地勝過其有敵意的環境，產生早年文化的器具與藝術。但這些成就並未想到有任何永久的進步。反之，邪惡迅速地增長於世，直到人類文化如此墮落，以致招惹洪水毀滅。

據說挪亞開始了一個歷史的新紀元，耶和華藉着他的主動力保存了世界的生命，並且將人類的救主顯示於他們。但挪亞的後裔佈滿了地面，墮落的行爲，又從新開始，並且繼續着，直到耶和華用另一種方法去解救。他並不再毀滅人類，却從其中揀選一個蒙眷佑的人，名叫亞伯拉罕，他就作了一種特別民族的始祖。這樣，亞伯拉罕的蒙召敘述在希伯來的傳奇內，就造成了人類希望歷史的另一個紀元。

人類欲望的終極目標，仍然遠在將來。耶和華已經顯示他的意旨，要實行一種拯救的計畫，但是這種新計畫的完成，是需要時日的。一個長時期的奮鬥隨在後邊，直等到

末了，邪惡的勢力如此專恣，以致令亞伯拉罕的後裔感受有完全毀滅的威脅，他們現在爲奴於埃及地。他們的上帝必須援救他的百姓，將他們已經降落的希望再提起來。藉着奇異的大能，把他們從埃及及爲奴的束縛中援救出來，並且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顯現一種新啓示去證實之。

希伯來既從埃及及解放出來，並且得了律法，於是民衆的信仰就在歷史上看見另一個新紀元，但在他們初步佔領應許地之前，有一個長時期的等候。在他們進入其邊境後，該地似乎遠不如他們從遠處眺望的那樣美好，即所稱爲流乳與蜜的地。他們與古迦南地的文化相接觸，將牠推翻，並且吸收之，就使他們歷史中的此一時期，遠不如預先啓示給摩西的那種理想的時代。

對於大衛和所羅門的描寫，達到另一個高標準，又指示神力眷佑的一個新紀元。耶和華再一度加以干涉，膏立一王統治他的百姓，並使國家昌盛繁榮。此時在耶路撒冷爲上帝預備了一個永久的居所，並且國家的希望似乎已經達到完全實現的境地。不料禍患

的日子很快地接踵而至。所羅門死後，其國因內爭而致分裂，並且在隨後的年代中，隣近的敵國連以色列帶猶大全都來騷擾，到末後人民遭受外邦勝利者的蹂躪，被俘擄到巴比倫去。

(二)在希伯來希望的歷史中一個有興趣的時期，是因流放以前的先知們的活動而開始的。這般先知大半說到迫近的災難。他們時常熱烈地確說，反對當時流行的意見，就是說希伯來族爲耶和華的選民，可以解除邦家的不幸。反之，他們堅持着說災禍迫在眉睫，耶和華自己已經計畫好了，要表示他對於選民的憎嫌。尤堪注意者，這般先知有時亦謂異邦列強被耶和華審慎地選擇，用爲懲罰希伯來人的工具。地震，風暴，或瘟疫，從早年就表示上帝的烈怒，但是現在可慮的異邦，被認爲他施行責罰的工具。

當時先知看見社會裏發生許多邪惡，他們就大聲指斥，阿摩司可算是代表。他看見貧民被富豪欺壓，司法官受賄賣法，民衆的道德淪落，宗教成爲虛應故事的儀式。阿摩司自信他自己對於這種情形的熱烈反感，是上帝所同有的，他定然要爲這些罪懲罰他的

百姓。這位先知用熱情的話反復重說臨到以色列民的厄運，「你要擊打柱頂，使門檻震動，打碎柱頂落在衆人頭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殺戮，無一人能逃避，無一人能逃脫。」（摩九章一節）

先知們並不總是特別敘述神聖的報復。有時候他們也含混地說到一個時期，耶和華要解放搶劫的部落從極遠的北方下到巴勒斯丁來，加以可怖的毀滅，或者異邦國家結起強大的同盟來對希伯來民族施以可怖的騷擾。這些恐怖不過是在耶和華的日子臨到時所有更大禍變的開始而已。這實在是一個可怖的禍患和黑暗時期，人們從這裏面要尋求逃脫是徒然的：「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他的忿怒如火，必燒滅全地，毀滅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毀滅。」

就是在阿摩司這樣早的時期，希伯來人就等候着耶和華的日子來臨。但是在公衆的期望裏所描繪的，乃是在這個重大的日子施行以色列仇敵的完全毀滅，並顯示耶和華對於其選民無匹的寵眷。阿摩司反對這種流行的信仰，發起一種堅持的抗議。他宣告說在

追近的災變之日，有罪的以色列人要與他們異邦隣人受同等的刑罰。人們希望耶和華的日子速臨，在他看來乃是絕對的愚蠢。在他們目前罪惡的情形中，那祇是一種災禍而已。那就好像一個人躲避獅子又遇見熊，或是進房屋以手靠牆，就被蛇咬。那日對於一般在錫安寧靜的人，以為他們在撒瑪利亞山是安全的人，乃是一個大擺脫迷夢的時機阿。

阿摩司在他的劫運宣告中如此注意，以致希望很難出現於他的視線上。在他的天空所佈着的愁雲慘霧中，果然沒有一線佳境將臨的朕兆麼？他很習知古代的傳說，形容耶和華在歷史中對於希伯來人的揀選並恩惠。但是正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惡行似乎是特別地可罪責的。因為他們對於耶和華已經失了信仰，他的怒氣對於他們較比對於其他未曾立有特約的民族更為盛烈。但是希望却未完全熄滅。禍患仍然可以避免，如果祇要付上熱切道德改良的代價。阿摩司的宣傳，意欲完成這種改良，但是他却悲慘地失望。民衆的領袖們譏誚他的公正熱心，嘲笑他的災禍預言。不論他如何對於貧苦和受壓迫的人

存有希望——那些人的確是被稱爲受神聖保護的——國家的將來概括地說來，是非常地不安全的。以色列子民剩下的殘餘必要得救——如果這種結局能稱作拯救的話，正像牧人從獅子口中搶回兩條羊腿，或半個耳朵來。

何西阿，是與阿摩司同時而年幼的一位先知，也是受當時社會和宗教的惡感而預言迫近的災禍。當先用雄辯的言語形容的時節，其情況殊爲可憫。「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上帝，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何四章一節）。在民衆，領袖和祭司中間都是犯同樣的罪。在列舉當時的罪惡中，何西阿不隨從阿摩司那樣着重於對待人們的不公，乃是着重於包括於這種行爲中違反耶和華的罪惡。上帝愛希伯來國於其幼稚時代，並且援救牠卸脫埃及爲奴之軛，現今却被其選民所背棄，故此災禍是不能避免的。

何西阿對於將要來的災變，並無詳細的敘述，但是他却明然地仰望耶和華的日子來臨。近來的國事令他關於政治的狀況較比阿摩司更爲特別。然而就是何西阿也不確實曉

得亞述或埃及是否要爲上帝的代理去懲罰以色列人。但是刑罰是確定並可怖的：「因此，我向他們如獅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見他們必像丟崽子的母熊，撕裂他們的胸膛，在那裏我必像母獅吞喫他們，野獸必撕裂他們。」（何十三章七至八節）。雖然神聖的忿怒能夠用悔改而避免之，何西阿却像阿摩司一樣覺得他的信息責任過於微弱，不足以擔保國家將來任何光明的景象。首都撒瑪利亞將要受罰荒涼，因爲牠叛逆上帝，人民必死在刀下，嬰孩必被摔在地上，婦女必被屠戮。

阿摩司與何西阿二人，因北國的狀況，而發生恐懼。過了些年之後，在猶大有同樣的情況，喚起新的先知聲音來。彌迦在反對當時社會及宗教的弊端上，酷似阿摩司。他嚴厲地斥責掌權者的惡行。他們定計要奪取人們的田地房屋，婦女搶爲產業，子女賣爲奴僕。先知描寫當局的人說：「喫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折他們的骨頭，分成塊子像要下鍋，又像釜中的肉。」（彌三章三節）。甚至連宗教的領袖們，也加入其中從事追逐財物，壓迫貧民。

這些兇殘的事，據彌迦敏銳的心靈覺得似乎是需要神聖的烈怒爆發在猶大國。一般自足的人們確認沒有災難能臨到他們。因為他們是耶和華的選民，他在他們中間，擔保他們的安全。彌迦對於這種自負的信任，作一種迫近災難大膽的警告。不僅撒瑪利亞要毀成平地，但因為一般宗教領袖不忠於其信託，甚至連聖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也要成爲荒場，錫安要被耕爲田地。大約彌迦視可怖的亞述軍隊乃是耶和華命定的毀滅工具。

彌迦對於將來的希望並沒有甚麼話說。當耶和華的怒氣施在猶大國罪人的身上時，一般無罪的人也和有罪的一同滅亡麼？彌迦和阿摩司一樣需要希望一種神聖的辯護，對於一般曾受不公平壓迫的人們，也不容易想一位先知能放棄先祖多年對於耶和華眷念選民的信仰。或者需要在痛苦的爐內煉淨他們，但却斷難想到要完全毀滅。不良的政府，腐敗的社會制度，卑劣的宗教慣例，偕同一切對此種不幸狀況負責的人們俱將被廢除，但是一切約下的子民完全被割捨了，那另是一件事，那約是曾經和亞伯拉罕並摩西立的。

以賽亞似乎較比他同時代的彌迦，在政治上有更強烈的興趣。然而就以賽亞的情形

而論，其從事預言活動的基本刺戟，也是反對社會及道德的敏銳感覺。當耶和華尋求公平時，他祇發見了壓迫。大地主用排擠小農民的方法來增大他們的地產。富人日處奢華場中，從早至晚宴樂。蒙選的希伯來民被耶和華撫養長大，却不效忠於他，反倒縱情罪惡。他們已經輕侮以色列的聖者，已經成爲疎遠而墮落的了。司法官，主治者，祭司，並職業的先知們，都是同樣地犯罪。長老和族長們侵吞葡萄園，欺壓貧乏人；貧窮孤寡在公庭上得不到公平的判斷；當羣衆未受真正公義訓練時，祭司多獻祭物與先知說慰藉的話，是徒勞無益的。

以賽亞自信他個人對於民衆惡行的憎嫌，不過是神聖憎嫌的一種返響而已。一般自滿的領袖，需要耶和華的日子急速來臨，先知對他們宣告迫近的厄運。在那日子，心高氣傲的人，必要低首下心，祇有上帝是要被高舉的。因其威榮的顯赫，人們要從其面前逃避，在巖石和地洞中尋求避所。劇烈的刑罰要加在以色列和猶大身上。「耶和華一日之間，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棧枝與蘆葦。」（賽九章十四節）。人民必如柴被焚

於爐內，並且大地也要燃着。或者，換一種喻象，主突然臨到酣醉的以法蓮，好像毀壞的冰雹風暴挾着洪水而來，沖去一切什物。一種同樣的運命在等候着猶大的罪人，耶和華要將烈怒的火傾在他們身上，因為耶路撒冷敗落，猶大傾倒，乃是他們的言行反對上帝的結果。

以賽亞在其環境內政治之擾攘中，看出上帝報復的手腕來。主前七三五年敘利亞與以色列的合一而反對猶大，七二一年亞述的克服北國，猶大的一方面懼怕埃及，一方面懼怕亞述，和七〇一年西拿基利的特別侵入猶大，乃是以賽亞經驗中印象的條目。在一個時候他宣告說，敘利亞人於前，非利士人於後，要吞併以色列；但他又想到連大馬色帶撒瑪利亞這兩座都城都要被亞述人搶掠。就是猶大也不能避免損害。耶和華要差遣亞述人反對猶大與其偶像，和反對撒瑪利亞一樣。外邦勝利者要得到權柄在褻瀆的國家上施行危害，搶掠其寶藏，踐踏其居民如街中的泥一般。先知又替耶和華宣告說，上帝要召喚遠方的國來作他施行懲罰的工具。他們立刻彎弓搭箭準備應命。馬蹄要像火石，戰

車迅速如同旋風。喧囂如同獅吼，或深淵的返響一般，從這種毀滅的攻擊要想逃脫，是決不可能的。

先知這樣熱烈的聲討，尙留有希望的餘地麼？因爲他既然請求聽者放棄他們的惡行而行於公義之途，則救恩是確實必有的了。但是以賽亞在其使命似乎失敗而被激刺時，就抱一種悲觀的態度，就確說上帝定意令人民的知識愚鈍，眼目蒙蔽，免得他們悔改而致得救。國家絕不能從現在社會，政治，及宗教的腐敗情形裏逃了出來。先知却仍有一班忠實的門徒，他們保守他的教訓，並且篤信地等候耶和華的作爲。他們和其他別人不是會無辜地被惡政府所壓迫，要逃避國家的敗壞麼？很難設想以賽亞是想到別的事。的確，在他論及耶路撒冷罪人要受可怖厄運的敘述裏，他偶然地論到那些倚靠耶和華者的安全，和他在錫安所確實立定的基石。當一般政治家要用與亞述或埃及結盟的方法，來擔保國家的將來時，以賽亞忠告說，依靠耶和華乃是唯一安全的源頭。忽略這種忠告，其結果必是腐敗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完全毀滅，但是少數仍然忠於上帝的選民，必

要得救。如火一般的試煉過去，一個新審判官與謀士像先前一樣的，要建設起來，錫安要稱爲「公義之城」。

西番雅與耶利米是追隨以賽亞的後塵。西番雅特別地直接反對外邦的宗教實習流行於希伯來人中。耶路撒冷名爲叛逆與污穢的城，不再依靠耶和華。其族長與士師從各方面貪婪，職業的先知們輕忽其職務，祭司們污辱聖所。所以耶和華要施行可怖的災害，在悖逆的子民身上。

耶利米也是同樣地注重在聲討當時的罪惡。他確說一般執政和君侯們犯了重大的罪，在祭司和先知們中間充滿了虛僞與欺騙，全地流行拜邪神的事，喜好與埃及或亞述作政治上的結盟，乃是顯明對於耶和華缺乏信仰。當時流行的信仰謂結局盡善，因希伯來人乃神聖選民，耶利米反對此種信仰謂不祇他們的罪惡要取消上帝對於他們無匹的契約。並且他已經決定了他們的毀滅。在他的烈怒之下，一切田地皆要荒廢，所有城池都要傾圮。

西古提人在古代世界中所發生的恐怖事，似乎是令西番雅和耶利米對於迫近的災難的感覺更爲強烈。耶利米並且活着看見巴比倫人壓迫猶大這樣厲害，以致國家的敗亡，成了不能避免的。在這些情形之下，無怪乎他要成爲一切憂鬱的先知中至憂鬱的了。他明然地並未預料他的信息要獲得人們的歡迎，他也未停留在對於國家所說的厄運裏。然而他却實在容納一種確定的將來希望，特別是對於早年被擄的人們，他們是在主前五九七年被擄至巴比倫的。他們的援救仍然距離遙遠，並且同時那種猛烈的刑罰，要加給留於猶大的殘餘國民。但是末了，耶和華要召集他忠誠的被擄人民從列國出來，回到他們的土地。

在他們對於當時文化的態度，有一種可驚的相同之點，雖然在希伯來先知與晚近的斯多亞派中間有基本的差別。斯多亞派惋惜痛苦之加於人類，乃由於商業及政治的活動。據他們看來，目下社會的秩序，是比較早年人類靠近自然生活時更爲惡劣。從目下低劣的情況得援救的唯一方法，乃是在一個迫近的宇宙災變中。照樣，古代的先知罪責社會

的新組織，這種組織是希伯來人自曠野移居迦南之後所長成的。人民在其新環境裏學會了商業上的貪婪，他們在貧富之間開始了競爭，宗教的儀式成爲更精密更形式的，司法的行政更少確實，政治的計畫無論其國內國外的關係，都是腐敗的。總之，遊牧的純粹生活是逐漸地演變成爲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種新秩序是令人在許多新地域內去練習。

在每一個文化發展的新實驗裏，都必須脫離善和惡的勢力。新技巧，新財富，新知識，和新能力能爲吾人之利，亦能爲吾人之害，不過害似乎常是多於利的。故此，對於古代的希伯來先知，似乎是在他們眼前的惡事，出現如此之大，以致在新國家經驗中一切善的可能，幾乎都完全模糊了。在任何逐漸改良的進行中不尋求助力，意欲用公義的新能力去抵銷新的邪惡。當然，先知們乃是要求個人道德改良最有力者，但他們的計畫是回到早年的標準上去。在他們發覺他們不能令國家生命的河流回到牠的路綫時，他們就仰望藉着神聖的偉大能力而得解救。耶和華要完全毀滅新的低劣文化，恢復舊的理想秩序。

據先知的觀察，他首要的職務，乃是斥責罪人並宣布迫切的災難。因而他對於民衆將來的希望，多半是隱含而不明顯的。顯而易見地是目下所組織的國家殘餘的生命，不能存留。何西阿在君侯中間不見得救的希望，那些君侯是上帝在怒中賜給以色列人，而在怒中奪去，並且以賽亞預期恢復從前的光景，那時一切執政的人們都用簡樸的方法施行統治。耶和華並未棄絕他的百姓，雖然他在最近的將來勉強要毀滅現下社會的秩序。關於先知理想中的新秩序的詳情，我們知道的甚少，或者竟毫無所知，但是流行的神話和傳奇供給廣大的意想，構成一個新神權政治團體的真實生動圖畫，那是毫無可疑的。

(三)主前五八六年猶大國的傾覆，是希伯來希望史上一個殊異的轉點。雖然國家的事變是很嚴重，但希望却仍舊存留。無論從巴勒斯丁被遷移，或以後多年的難忍經驗，俱不足破壞猶太人對於上帝至終勝利的信賴。但是被擄以前時期的經驗，在他們的希望內容與形式裏，促成重大的改變。與早年含混不明的概念比較起來，猶太人的思想，現在構成一種更差異，更精密，更幻想的末後救贖和世界更新的節略來。

明然地，早年的先知們以爲國家災變的極點，或與耶和華的日子同來，或是緊在其前。但是事體發生之後，外邦征服者的勝利，並未隨同着任何非常的宇宙開展。耶和華的日子仍要顯示於將來。阿摩司並其承繼人的意見，都形容此日爲以色列厄運的時候，這種意見，現今被更古老而更普遍的信仰所代替，就是說那時節乃是以色列被擁護的時候。耶和華仍然是一位可畏的神，現今的世界已經判定要受災難，但選民確實已經受了他們的患難。他們較比從前更深信在末世異邦人要受痛苦，而猶太人要被高舉。各個領袖都聚精會神地預備這件預先的事，並且沉思關於此種程序的細目。

就是國家傾覆了，耶和華的毀滅工作仍未完畢，非等到末日的審判過了，是不完結的。但在審判日他要在異邦人身上發洩他的怒氣。有時他們的完全滅亡是預定的，而在別的時候，祇是規定耶和華子民實際的仇敵要遭毀滅。就着預料，巴比倫的厄運，是用一種慘淡的色彩所描寫的。當末後災難之日，爲某異邦民族在逃亡中預備食糧時，這乃假想他們自今而後要爲猶太人的僕役和敬拜耶和華的人了。異邦人皈依上帝還有一種更

緊要的緣由，不祇藉着上帝奇妙的干涉，乃是由於猶太人在審判日之前努力傳教的結果。但是至終以色列人的勝利要超越全地。

假定猶太人在等候完成他們的希望時，也必須忍受更多的痛苦。他們的異邦仇敵要作末後的反抗，這是意料中的事。在他們從埃及和巴比倫來的舊仇敵之外，又加上荒誕的歌革人所率領的軍隊在末日出現要攻擊他們。大自然也要變成更反對的，拒絕產出她所慣產的果實來。耶和華的火要焚燬田畝和森林。令人類與野獸既無隱蔽，復乏食物。在痛苦之外，又加上可怖的自然現象，即如日頭昏暗，月亮變為血色。

施行審判要為一種大恐怖，對於猶太人和對於異邦人是一樣的。被擄以後的教師們與早年的先知同意，俱謂祇憑列祖不能援救多罪的以色列民。耶和華必要為悔改預備廣大的機會，甚至差遣以利亞回到世界上，勸告百姓，但是不悔改的猶太人與異邦人一樣，要在審判的日子滅亡。這種偉大的判斷，乃是以色列人末後的篩分，那時惡人要如殘莖被焚，同時，公義的日光必要發射具有醫治能力的光綫，照在忠實的人們身上。

被擄的人歸回巴勒斯丁，乃是被擄後猶太教希望中最顯著的條目。這是耶和華直接干涉所完成的光榮凱旋，他要從四方召集他的子民，領他們回到他們祖先的地。在多年無聊的等候中，希望逐漸模糊，有一位先知來傳安慰與保證的信息，再報告耶路撒冷恢復榮耀的時候已經臨近。耶和華要引領被擄之人回來，經過曠野，行走一條用奇妙方法所修築的大路。一切深谷必要填滿，一切山嶺必要削除，所有崎嶇的地方，必要修成平地，令被擄者得以回至錫安，『永樂必要歸到他們的頭上。』因為早年的先知們，曾經想望恢復理想的牧畜光景，故此，在被擄中的先知們，即沉思地轉向他們最近的已往，並宣告要來的日子，那時，巴勒斯丁的理想國家生活必要恢復了。

在描寫復興國家預期的光榮中，虔敬的意想騰至令人頭昏眼花的高度。新世代見證巴勒斯丁有一種奇妙的變化。錫安山上修築着一座莊嚴的新聖殿，要巍然超出周圍諸邦。一切山谷都要變成一片闊大的平原，從聖城向各方伸展，從耶路撒冷有生命的活水流向東西，經過冬夏。一切荒蕪不毛之地，都必結實繁茂，全地要自然地生產各種豐盛

的美物。各山要滴下甜美的酒，各人的廚房有無限的奶油與蜜，連祭司帶平民都飽飲肥甘。

耶路撒冷要莊嚴地再建築起來。荒廢之城從灰塵中興修起來，其從前卑陋的蹤跡無留存者。城的裝飾必為耶和華自己所預備：「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紅寶石造你的女牆，以紅玉造你的城門，以寶石造你四圍的邊界。」（賽五十四章十一至十二節）。因為耶和華住在其民中所發出來的光輝，以致不再需用日月的光照亮那城了。在這種新境况之下，耶路撒冷要享有驚人的繁榮，萬商都雲集在牠的街衢慶市上。

人類的奇妙變化也是要有。耶和華要灑清潔的水在其百姓身上，如此就潔除了他們的一切罪惡。凡不潔淨的，必被除滅，凡不聖潔的，不能進入新社會中間。石心要換上肉心，耶和華要將他的律法用不能塗去的文字寫在其上。從此，宗教的教訓就要成爲不必需的，因爲人無論貴賤，都自然具有完全對於上帝的知識。一個新神聖的靈，也要

佔據人類的心。這種神聖的恩賜，一切人民都有分，「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珥二章廿八節）。

甚至連野獸也要包括在更新的進行之內。一切猛獸和毒蛇，或被驅逐遠遁，或被奇妙的變化而成爲無害的。人無論住在曠野，或躺在樹林中睡覺，都是絕對安全的。豺狼不再吞噬綿羊羔，豹子不再吞噬山羊羔，牛犢要無懼地與壯獅同戲，小孩子要安全的在牠們面前。母牛與熊和平地同食，獅子無害與公牛一般。這樣，耶和華甚至把至兇猛的野獸的性情也變化了。

社會也要完全地改變，不公，壓迫，飢餓，貧苦，疾病，和一切普通致死命的惡物，在新社會的秩序裏，都沒有存在的餘地。在這些理想的情況之下，憂愁要遠遠逃遁，被新世代幸福的喜樂所驅逐了。生命延長若是之久，凡活百歲而死的人，被看如未盡天年而夭折的人一般。無人要被奪去產業，或被搶去報酬，各人要充分享受他自己勞

力的結果。一切人們的需要，都必為耶和華所預知；他們未求之前，他已經應允了，在他們未說之時，他已經聽見了。

就是政治也要經過一番完全的變化。一切市民和國際的事體，都要根據一種絕對的理想基礎。全世界被巴勒斯丁所統治，以耶路撒冷為京都。一切敵對的異邦，都被毀滅或屈服了，這種外邦人被容留生存，要毫無躊躇的服從新猶太的制度。新治權必為一代理者所執行，他是耶和華所揀選而特為此事功而膏立的。這位受膏者，或彌賽亞（希伯來文）必要為大衛王系統中的一人。因為非常的壽命，是存在新秩序的性質，首先的彌賽亞的任命，無庸疑地要維持多年。然而他却不必定是永久的。但新式的政治是要繼續的，因為是耶和華自己所建設的，無論是一位王統治或是大衛家中嫡出的繼續人所統治都要存留到永遠。

這種神權政治的制度，是極完全和平與公義的。刀槍要改成犁鉤，戰爭要永遠止息。耶和華王者的光榮極燦爛輝煌，但是他的彌賽亞代理人並無外觀的設備裝束。他騎

着馱重之畜行在大隊之前，公義，救贖，與謙卑爲他特別的標識。耶和華要立他執掌全地的權衡。自此以後，大衛復興的王位，要永不出缺，要按公平智慧治理，被無錯誤的靈所引導，他充滿地受了這種靈的感動。

滿有靈感的信仰，方敢這樣描寫巴勒斯丁恢復的國家，是等待的被擄者所希望回去的。他們的希望是越發地卓越可見，正是因爲遐想得這樣高遠，超過一切實現的可能。在半世紀之後，巴比倫被波斯人克服，使少數的猶太人有歸回的可能，此事激起新的國家志願來。但是這種歸回並未引來所希望的「耶和華日」，在那日猶太人的仇敵要被毀滅，土地與人民要奇妙地改變。

覆敗的國家再恢復起來，覺得是一件更困難的工作，並且是更真實地憑靠人類的努力，勝於起初理想家所設想的。縱使希望要被整頓調理，以便適合新境遇，然而却未被放棄了。耶和華既然使其人民灰心失望，則其不事行動乃其更不喜悅的明證。由此努力建設在一種聖潔的新地位上，符合假定的神聖需要。早年的先知們已經用力於正當道德

的行動，被擄後的領袖們又加上謹慎遵守宗教儀式的需要。既然耶和華不用自己的行動恢復聖殿，人民就推測他們自己再建聖殿，或者能完成他們心目中的希望。在一個時期，他們當地的牧伯所羅巴伯努力完成聖殿，以爲是預兆新世代的來臨，那時節他要就擔任彌賽亞的職務，恢復大衛的王家。（該二章廿至廿三節）。然而連在這種復原的形式裏，早年的彌賽亞希望亦未能實現。耶和華並未毀滅其百姓的仇敵，使猶太國握最高主權。

（四）當紀元前第二世紀首葉在巴勒斯坦的事，給予猶太希望一種新轉機。波斯在亞洲西方的主權已經被希臘主權取而代之，在亞力山大和他的承繼人指揮之下。巴勒斯坦現在隸屬塞流息忒的疆域之內，他是亞力山大某將領的後裔。在主前一六八年，塞流息忒的執政，安提阿哥，號爲伊皮法尼，決意要毀壞含蓄在猶太人中的狹隘國家主義的精神，使他們更真實地爲國家的分子。他爲達到這種目的，就規定遵守猶太宗教儀式爲違犯國法而處以刑罰的。異邦的禮節，輸入猶太全地，丟斯的祭壇，建立在聖殿的院內，在主前一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貢獻一口母豬爲祭，如此褻瀆一切真正猶太人所視爲地

上最神聖的地方。

寫但以理書的動機，乃是爲解釋這些新經驗，並慰藉一般忠實的人們處於患難的黑暗時候。著者使用一種比較新的方法，以完成他的目的，因而對於猶太希望的形式上發展，貢獻一些有意義的新節目。

但以理著者的文學方法，乃是那所稱爲啓示文學著者的，他們用異象或啓示的方法，表現他們的確認和教訓。這些顯露之事，可以寫在著者自己的名下，或是寫於古代偉人的名下，以爲上帝從早就向這些偉人啓示了世界歷史終極的結局。但以理的著者採用兩種文學形式的後一種，用早年被擄至巴比倫的人們受試經驗，和勝利信仰的語氣，將他的信息宣佈出來。但他同時的人們，輾轉於安提阿哥的虐政壓迫之下，自不難發見著者的話，返映於他們自己受試的情形中。

但以理著者對於當時的災情，貢獻一種勇敢的解決。第一，鼓勵讀者仍然效忠於神聖的遺傳，他們正爲這種遺傳受逼迫，令他們記憶耶和華的酬報是確實的。然後連續有

四個異象，關於全部歷史的過程和其終極的結局，先知受了神聖的指導。在頭一個異象裏，他看見四個大獸，乃是表示地上四大強國。頭一個獸像獅子，有鷹的翅膀，代表巴比倫帝國。第二獸是熊，代表瑪代國。第三獸是豹，是代表波斯國。第四獸代表亞力山大和其承繼人，不能用地上海任何獸去形容牠。乃是一種可怖的物，具有鐵牙銅爪。該獸頭生十角，據先知所見，其第十一角較其他十角尤為可怖，很快地長出來。此角具有人類的眼，並有口說誇大的話，代表迫害者安提阿哥，著者視為塞流息忒系統中的第十王朝王。

不久，但以理又看見一個異象，形容末後的審判。上帝顯現如一老人，身穿白衣，乘駕火車，周圍有天使擁護着。這些事的發生，適當第十一角正在進行其蹂躪耶和華的子民時。但神聖的刑罰是迅速的。第四獸，乃是希臘朝代，就是安提阿哥所隸屬的，要被殺而焚於火，是第十一角所要受的特別嚴重的刑罰。在這種審判之後，發生了一種新景象，有一位像人子的，駕雲騰至上帝面前。這位像人子的，乃是預表猶太民衆的新

國，耶和華賜給此國一種普遍的主權。有一位天使將這異象的特點講解給但以理聽，他宣告末後的審判迫在目前。距安提阿哥於主前一六八年褻瀆聖殿之後不過三年半，現代世界的末了就來到，並且新理想的秩序，也要建設起來。

但以理的第三個異象，祇不過是用別種的意想重說他的信息而已。他看見一隻綿羊頭生二角，一角代表瑪代，一角代表波斯。後來從西方忽然有一隻獨角山羊來，兇猛的抵觸綿羊。此山羊乃代表希臘，亞力山大乃是大角，但忽然間大角折斷，另有四角長出來代替牠。這乃是代表亞力山大的國被其承繼人分爲四份。四角之中，有一角又長出一小角來，乃是代表安提阿哥第四，向西南生長迅速，攻擊猶太人，竭力要推翻上帝的真宗教。天使解釋謂上帝要用鞭擊打選民，他們已污的聖殿要被潔淨。

第四異象，仍係一種歷史的要略，用啓示的形式敘述出來。將波斯與希臘二國輪流地敘述，特別注重關於安提阿哥第四的事，和他對於猶太人的逼迫。此掌權者將驕傲自大，甚至出言反抗上帝，但其結局迫近。正在其出征埃及凱旋中，在耶路撒冷附近耶和

華忽然懲罰他，在安提阿哥死去之後，上帝的子民必要忍受短時期可怖的痛苦，因為那惡的權勢盡力要作自我的主張。但是護衛以色列的天使米迦勒必要擁護受苦的百姓，援救公義的人，以後死人要復活，在新世代中領受適當的賞罰。但以理聽見天使迦百列莊嚴地宣告在安提阿哥第四手下的大苦難期，要延長三年有半之久，此後，上帝必要加以干預，賞賜忠信的人們，並在地上建設一種新的制度。

在但以理書中所描寫的猶太希望，與被擄之後的先知的見解比較起來，顯明少有興趣在恢復被擄之前的理想國家。大衛式的彌賽亞絕未提及。在書內所論及唯一的受膏者，或係波斯王古列，或係猶太祭司，他的事業在救贖完成之前要趨於盡頭。上帝為建設新的秩序所使用的代理人，乃是自天而來的一位使者，完全沒有從前地上的關聯。在但以理書中的確完全沒有彌賽亞，不過祇有上帝和天使們同工合作，要救贖受痛苦的民衆。及至工作完成，新世代建設時，並非全是恢復古代以色列莊嚴的光榮，如同地上屬天地新制度似的。

但以理著者的希望，正像他以前的先知們一樣，都未能完成了。安提阿哥第四並非死於耶路撒冷的附近，如但以理所預言的，並且也不是三年半而完結了猶太人的磨難。

另一方面說來，馬加比人在長期奮鬥之後，獲得國家多少的獨立，但是國外的壓迫除去，而國家內部又發生了新困難，結果，是起了流血的內戰。等到羅馬出現時，於主前六十八年接管巴勒斯坦地，猶太人的國家獨立遂即終結。希律爲羅馬的代理人，在他治下的情形，尙可忍受一時，但是不安與不滿却永未止息。在主後七十年時，國難似乎已達極點，那時羅馬人拆毀聖殿，並且巴爾柯巴 (Bar-cochba) 在第二世紀中的叛變，在這種多苦多難的民衆身上，又加添了新的痛苦。然而在這些年屢次三番的禍變中，他們的希望却仍然存留，被各種啓示著者的異象所保存，他們都是步着但以理的後塵的。當主前第一二兩世紀中，有些啓示的著作假名以諾所著，成爲猶太希望中另一種重要的貯藏。這些將來的異象在各時期發出，至終集成一書，表示各先知的努力爲鼓勵猶太民衆的信仰。據說上帝會開了以諾的眼睛，天使將他引至上帝面前，並將要來的事指教他。

該書所貢獻的第一個保證，就是描寫永生上帝從其天上居所降臨地上。身上施行審判，但義人必要承受豐盛的幸福。他們既然潔除了罪惡，必要終的喜樂與平安。以後又隨有一幅詳細的圖畫，描寫新世代地上的幸福。在上去一切罪惡之後，復新的大地就奇異地果實豐收，義人也蕃衍衆多。豐盛的降至復新之地：「真理與和平，從亙古到永遠是聯在一起而互相爲用的。」爲此新制度的中心，上帝自己爲統理者。死去的義人要復活，同享來世的快一種權利，就是有見證叛教的猶太人在陰府中受苦的快樂。

在該書的另一段裏，對於將來有另一種的敘述（八十三至九十章）。世界個夢裏啓示給以諾，包括一切已往的歷史和將來的一樣。以諾發見上帝已經幸福交託七十天使，他們約在民衆被擄時開始活動。他們代表敵對的統治者作乃是懲罰以色列，但他們用更大的熱心去作，過於上帝所想要的。這些組，一組任職於民衆被擄時，另一組當波斯掌權時，第三組當希臘掌權時，

太的改革時，那種改革被某黨一位大領袖所擁護，該黨現已隱沒無聞，著者自己即隸屬此黨。這位領袖乃是一位戰將，或者是馬加比家中的一人，他的事業正當第四組天使掌權時，隨後有耶和華日子的開始。這種事的正確時日並未指明，但是著者顯然地看是迫在眉睫的。

在最近的將來之中，爲上帝存留着一種光榮的勝利，上帝要自己降臨懲罰罪人。在那些受罰者之中最顯著的，就是七十天使，代表那些曾苦害以色列的外國。他們要被投在無底火坑裏，同時，叛教的猶太人要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基欣嫩谷內受同樣的痛苦。舊耶路撒冷要像棄置的帳幕被捲起來，有一個屬天的新耶路撒冷來代替牠，上帝自己要住在其中。四鄰一切的異邦人都要服從以色列，義人要復活加入新社會內。這種節略最高的事，就是彌賽亞要降生，並且在新社會裏要擔任領袖的地位。

該書仍有其他部分貢獻有興趣的差別幻想。某先知有一個異象，將全部歷史區分爲十個世界的星期（九十至一百零四章）。前七星期的末尾都各有一個標誌，如以諾，挪

亞，亞伯拉罕，摩西，所羅門的殿，被擄者，及著者所隸屬猶太義黨之末路等。第八星期迅速臨到，要爲忠實的人們引進一個勝利的新時代，那時要賜給他們能力殺死惡者。第九第十兩星期乃是彌賽亞的快樂時代，那時義人要住在建立於地上的新耶路撒冷內。當此時期，世界大概都聞知迫近的審判。在第十星期的末日，有末後的大審判，此後，要有一個新天，並且「有無數永遠的星期，要施行聖善和公義，永遠不再提起罪來」。

從以諾的啓示書中仍有一種圖畫是應得注意的。這是一連三個比喻，主的靈指教以諾，爲使他轉述於地上之居民（三十七至七十一章）。他被攜至天上，看見那將來義人的居所，現在被天使和預先存在屬天的彌賽亞所佔居。以後隨即說到這位彌賽亞，立刻要降臨審判，報應地上敵對的掌權者。以諾看見這種迫近的事，令世人與天使都恐怖。異邦要可怕的攻擊耶路撒冷，但他們的努力結果是自己滅亡。真正凱旋的羣衆，是回轉的以色列人，乘風而至耶路撒冷，在那裏跪倒敬拜屬靈的上帝。

末了的比喻，描繪新國的完成，那時「人子」即預先存在屬天的彌賽亞至終顯現。

彌賽亞施行審判，他現今坐在上帝的寶座上。天使像世人一般地受審判，一切罪人都被定罪。大地潔除了一切罪惡，成爲彌賽亞和其同人適宜並永久的居所，他們顯現於純潔屬天世界的榮耀裏，那世界現今建設在復新的地上。

當主後第一世紀時，爲抵銷當時的罪惡起見，啓示式的希望，仍然在猶太人中間興盛。在一世紀首葉時，另一啓示書名以諾的祕密 (Secrets of Enoch)，託以諾之名而問世，敘述他路經七層天的見聞，直至他來到上帝面前。他在至高之天，居住一月後，就回到地上，爲期與天上相同，爲鼓勵人間一般生存的聖者，免得他們失去爲義人所備的居所，而墜入等待惡人的痛苦中。這種將來的希望，大都係個人的事，但在一處著者宣言說，現今世界的末了，乃是從創造起算七千年。這個計時就是將創造週的每日代表一千年。既然上帝在六日之內創造了天地，必要在目下的情況下經過六千年；然後有一千年的安息——即千禧年——正適應上帝的安息日。這個末後的世界日要隨着一個審判，那時現今的世界要毀滅，義人要被接到天上的居所，同時，惡者要下在陰間，該處係位

於第三層天云。

另一種計算是另一啓示書名爲摩西升天記 (Assumption of Moses) 所提議者。該書節略希伯來的歷史從摩西時至期望的彌賽亞來臨時。末日來臨是在摩西死後一千七百五十年，據云，其死時乃是在創造之後二千五百年（或二千七百年）。著者係生於主前第一世紀首葉，明然地相信在他著書時，新日子已經迫在眉睫了。現代的掌權者被斥責，他們的事業亦湮沒無聞。著者用普通的形式描寫末日以前可怖的災禍，那時上帝自己要懲罰以色列的仇敵。然而却未能確定說先知期望在地上建設任何彌賽亞的世代。在上帝干預之後，以色列將要升高，她的悲哀日子已經完結。但是她的賞賜似乎是轉遷到天上。「上帝要高舉你，將你攜至諸星之天，就是他所居住的地方。」

在主後一二世紀中最精妙的兩卷啓示書，係成於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傾覆之後，其意特別爲堅固被此大災所搖動的希望。其中一卷用耶利米的書記巴錄的名義發行。描寫上帝向巴錄宣告耶路撒冷要受毀滅，但是巴錄的悲傷受了一種神聖擔保的慰藉，就是在

相當的時期上帝凱旋的榮耀要充分顯示出來。巴錄本人要活着看見上帝勝利的日子。的確，聖城要落到異邦人的手內，但是實際上却是四個被上帝差遣的天使，他們這樣懲罰主的百姓，爲使他更能徹底聖潔。關於大災難的特點已經顯露，但那些忠心遵守律法的人們在可怖的試煉中要生存，羅馬既然毀滅了耶路撒冷，故此，這個異教國家必要滅亡於迅速顯現的屬天的彌賽亞手內，他要在地上暫時建設勝利的權力。至終，這個物質的世界要過去，彌賽亞的主權要終結，他偕同一般忠實的從者要在天上獲得位置。

第二卷啓示書帶有以斯拉的名字。神聖的旨意在一連五個異象中顯示於先知。在第一異象中，他曉得上帝已經有意將此世界交付惡者權下，意欲使罪惡在時間的過程中逐漸增進而非削減，因爲上帝並不算要改良世界，乃是要在規定的時候毀滅牠。末日的時期，人們不能準確地知道，但在時代的墮落和非常的自然現象中，就可以清楚地覺察其臨近的預兆了。在著者自己的時日裏，這些預兆已經指出現今的世代已經迅速地趨向結局了。

在此更新程序中的第一步，就是暫時的彌賽亞國要建設在地上。在末後的災難時期過去之後，一個新耶路撒冷要顯現出來，並偕同着預先存在的彌賽亞，他的主權要延長四百年。彌賽亞的顯現，意即羅馬的敗亡，並且召集一切以色列人在一處，共享新國的快樂。等到彌賽亞國停止的日子來到，一切人們都要死亡，甚至連彌賽亞也括在內，大地必要寂靜七日，像原始時代一般。以後上帝自己要顯現，組織一個七年審判日。一切死人都要復活，惡人要在基欣嫩(Gehenna)中受永刑，義人要進入新建設的屬天世界內，享受永生的幸福。

同時，一般啓示的先知們，在他們各自描寫的詳情裏，時常彼此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在猶太希望的進化裏，都表現一樣的普通趨勢。他們視界的主要特點可以簡述如下：第一，他們首要的興趣是在一位屬天的救援來臨，而非恢復大衛式的國家。並非希望照着一個已過的理想模型而計畫的一種榮耀的國家生活，乃是以色列的新狀況，是照着將要啓示屬天的新模型。屢屢地彌賽亞的形像完全不出現，即或出現，他祇擔任一極不重

要的角色。上帝自己乃是首要的演員，在他完全毀滅了世界，而用一個新而純潔的屬天世界代替之後，救贖之工方告厥成。

有時候對於古代國家式的希望作一微小的讓步，插入一種彌賽亞的空缺——四百年或一千年，俱依照情形而定——介於現今世界之末，和新的屬天世界的末後建設中間。這個居間的時代，令希望勝利的以色列主權，在彌賽亞統治下的要求得着滿足。但是對於啓示著者，這祇不過是救贖計畫中的一種過渡變態而已。在另一啓示書內，看到另一種保存彌賽亞觀念的方法，該處表現他爲一個預先存在的，在開始是一個天使。按照這種表示，他完全沒有屬地的關係，然而據有更高的屬天位置，這就使他成爲要啓示的新秩序中的主要分子了。

啓示希望的其他特點，乃是傳統式的。在新世代降臨之前，現今的世界必受遭遇一種預先時期的可怖災難。每位先知都輪流着似乎想在他自己的時日，那末後痛苦的時代要開始，或者快要爆發。並且以利亞的轉來，爲完成瑪拉基所預言的預備使命（瑪四章

至於彌賽亞完全出現時，更特別地屬於天上的世界，故此惡的勢力也照樣地超越。他們不僅爲敵對的異邦國家，並爲空中地下惡魔的勢力，牠們整隊要與上帝彌賽亞並衆天使抗戰。每逢要在程序中給予彌賽亞的空缺一個地位時，常是插入在此點中。在一個復新的大地上，彌賽亞建設一個聖徒的新社會，從地上各方召集分散了的百姓到一處。但在理想的秩序至終建設以前，仍有一次邪惡的爆發。末了毀滅一切惡權勢後，就有死人復活和普遍的審判。以後義人進入永生幸福之中，惡人被罰受永刑，全宇宙得復新而純潔的情形，經過無量數年。

(五)當一般啓示先知舉目望天，看那要來援救的異象時，其他猶太人仍然繼續抱着古代的理想，就是一種新國家的最高主權要實現在地上。有時候希望是直接指着一位王者的援救人，被上帝所膏立以建設新國。在其他時候就以爲上帝自己要在救主的地位上直接行動。

彌賽亞式的希望，有時也偶然與馬加比人相連合，他們曾勝利地反抗敘利亞，爲猶太人獲得國家的獨立。或者詩篇一百十篇就是爲尊榮馬加比人西門而組成，他爲猶大建設政治獨立的結果，激起同時詩人的彌賽亞希望來。這種國家式的希望，也堅持在所稱爲十二族長之約 (Twelve Patriarchs) 的書內，該書係成於主前第一世紀首葉。此書有時視國家的英雄爲祭司的君王，那就爲利未的後裔，而非爲大衛的後裔。宣言說利未的子孫曾被主所揀選，要作王統轄萬國。在一個時機敘述那要來的英雄好似君王，祭司和先知合併在一人身上，就是馬加比人約翰許爾堪 (John Hyrcanus 主前一三三至一〇四年)。這位國家的彌賽亞被形容爲一有大能力的統治者，他消除一切罪惡，克服一切仇敵，爲義人開放樂園的門戶，在地上建設上帝的永遠國家。

在敘述猶太國家希望中，西卜林神諭記 (Sibylline Oracles 主前第二世紀末葉) 的著者復興了被擄之後的幻想。描寫了罪惡的一種滿盈，此後，上帝要從日出之處遣派一位新王給他的子民。這位統治者要設立一個理想的制度，令世界的財富都轉向巴勒斯

丁，並且使陸地與洋海都豐收佳物。在這個屬地的幸福時代之後，隨有一個新的罪惡爆發。上帝自己要加以干涉，毀滅一切惡的勢力，並且在人類身上執行審判，這件事後隨即建設一個普遍的國家，以耶路撒冷為其中樞，上帝自己為其君王。

另一卷第二世紀的文卷，名禧年記（*Book of Jubilees*），也預言彌賽亞的時代降臨到地上。要有大災難的日子，災難一個一個的迅速來到。這都是上帝的刑罰在這罪惡的世代上。但是因為以色列的子民用逐漸變化的進行轉向義人的道路，將來必有一日撒但的活動必要完全停止。那般從前殘酷虐待人民的仇敵們必完全被毀滅。主自己要醫好他們一切的疾病，他們要永遠和平居住。在更新的地上多年快樂之後，義人要逝去，他們的屍骨平安地長眠在土裏，同時，他們的靈魂要在別處尋得一個快樂的居所。

約當主前第一世紀中葉，國家式的希望再出現於一書名所羅門詩篇者。該書呈現將來希望的活潑圖畫，包括分散的支派歸回巴勒斯丁，以色列的仇敵毀滅，在一切罪人身上執行審判，義人復活得永生，和惡人被判定受永刑。書之末尾敘述彌賽亞係從大衛所

傳下的一位公義神聖的王。他要清潔猶太百姓，潔除耶路撒冷，並毀滅不敬上帝的異教徒。顯而易見地這本書是返映某虔誠猶太人在羅馬於主前六十三年克服巴勒斯丁後，十年國難中的希望阿。

斐羅 (Philo) 爲亞力山太的猶太領袖，生於第一世紀前半葉，他也是一個擁護在現代地上建設國家主義的人。他爲反對斯多亞派謂世界將被突然的大火所焚的理論，就堅持宇宙不變之說。他却爲猶太人希望一個更好的日子。在他們因苦難而引領他們悔改時，上帝要證明自己爲他慈悲的救主，在一日之內要引領一切分散的支派回到巴勒斯丁。這種突然的救援要令他們異邦的主人翁喫驚，他們要釋放猶太人，因爲他們羞慚役使較他們自己優秀的人民。這般分散的人民被一種超出人類的形體引領回到聖地，這種形體除了被救的人外，別的人都看不見。上帝要驟然間使他們的光景有一種完全的變化。他們荒涼的城邑要再建築起來，無人居住之地要人烟稠密，瘠瘠的土壤要成爲膏腴，已往的繁榮與現在的豐盛比起來，毫不足數，一切從前的仇敵都要完全狼狽淆亂。

國家復興的希望，當主後一二兩世紀中，極力的表現出來，用各種方法要脫去羅馬的權力。這種叛變的精神，係根於相信上帝要干涉而幫助其百姓，並恢復他們政治的獨立。猶太歷史家約瑟夫(Josephus)在早年也會在叛黨中討生活(主後六十六至七十年)，但後來與羅馬人友好，他就竭力減少國人政治欲望的意義。為要順服他的羅馬讀者，他就罪責猶太人愚鈍不能覺得皇帝維斯帕先(Vespasian)真正地完成了猶太的國家希望阿。雖然這種希望的活動力清楚地返映於約瑟夫的書頁裏。從第一世紀的前十年直到耶路撒冷的傾覆，這羣擾攘的民衆準備着隨從任何倡首人，祇要他們應許能夠開始一個國家獨立的新紀元阿。約瑟夫坦白地承認這種反對羅馬的叛變是根據於相信上帝要引領其選民得到勝利，並且給他們立一位君王，要統轄大地。在耶路撒冷於主後七十年傾覆之後，羅馬皇帝留心除去大衛的後裔，免得他煽起彌賽亞的叛變來。

不拘羅馬如何防守，猶太人對於彌賽亞援救的信仰仍然十分堅強，又引起另一個嚴重的革命來，從主後一三二年至一三五年。這次叛變的首領，綽號人稱為巴爾科巴

(Barcocha)，意即「星之子」。他自稱爲彌賽亞，被上帝所立，拯救猶太人脫離羅馬的轄治，他的宣言不但平民視爲真實有效，就是猶太領袖教師拉比亞及阿(Akiba)也是這樣看。這次叛變是這樣的熱心支持，以致皇帝哈德良(Hadrian)從不列顛將他最有能力的將軍調來彈壓變亂。於主後一三五年，羅馬獲最後勝利，猶太人要用武力獲得國家獨立的奮鬥就結束了。

(六)巴爾科巴的失敗，並未令猶太人的希望完全毀滅，但在隨後幾世代中不是自然而有生氣的了。現今不過爲學校中的創作品，或是拉比個人將古代的遺傳物用作比喻或靈性的解釋而已。先知和啓示著者的幻想，又用學者的形式重述或再造出來，規定了一個新日期，爲世界的末日。舉凡末日前的災難，以利亞初步的使命，彌賽亞的降臨，在這種或那種形式裏，他的治權的光榮，以色列仇敵的完全毀滅，復活，審判，以及新的永遠秩序的建設，都仍然爲彌賽亞理論中的顯著條目。

幻想有時候將要來的時代形容得十分過火。大地如此豐收，以致果樹每日結熟果

實，義人終日口飫糕點，身著絲帛。並且子孫繁衍，每個婦女每日生子。亦有時形容彌賽亞的宴會十分豪奢。一味嘉肴乃是海怪的肉，上帝自己宰殺了預備筵席。另一味乃是樂園中象養起來的公牛的肉。此外，尚有巨大之鳥，肥碩之鵝。加以瓊漿玉液，是從創世以來貯藏在樂園的，聖徒們坐在寶石的座位上鯨吸狂飲。

這些荒誕不經的遐思，雖是自然的根於早年的幻想，却不代表後來猶太希望的主要趨勢。猶太的千禧年的期望，除却為一種學派的興趣外，逐漸地失去其意義了。因為國家復興的希望，被政治的不利無限地遷延，和啓示的預言不能成爲事實，於是信仰就在人們死後得到幸福的思想中尋獲滿意的慰藉了。

(三) 早年的基督徒對於千禧年的希望

早年的基督徒，多半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他們和本族的人們有同一的憂懼和希望。當主後第一世紀中，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希望，頗受當時政治上的影響。在以前，有大希律王在羅馬和猶太之間為緩衝，故不致發生意外變故，但在主前四年，他死了以後，羅馬的壓制不能再忍受，形勢的急迫，以致喚起人們心中的不滿意來。

自從馬加比的世代以來，對於國家復興，大衛子孫為彌賽亞王的希望，已經消失了一部份，另換了一種希望，就是天國要建設在地上，或是上帝直接的治理，或是藉着一個天使式的彌賽亞的斡旋。但是過了許多年月，這在後的希望不見應驗，比以前的希望更甚。

這種遲延，並新的不安，都是因為羅馬愈見干涉巴勒斯坦的事件而致然，以致在一

時之間，再興起國家式的希望來。猶太一般熱心愛國的人，都贊成公然地反抗羅馬，正如馬加比 (Maccabee) 人反抗塞流息忒 (Seleucids) 的虐政一般。這種革命的精神，乃是被一種信仰所養成的，就是信仰耶和華要用一個地上的代表來以政治的手腕援救他的百姓。

這種新的愛國主義第一次形式上的爆發，乃是因為羅馬調查戶口，以作納稅的根據，這在主後六年。那時有一個加利利人名猶大的，煽惑百姓，宣言猶太人為牛馬，除非他們以刀劍確定他們的自由外，不用盼望上帝要來幫忙他們的。如果要從上帝方面得着援救，他們必須顯出願意為他的緣故而犧牲自己。但是猶大和附從他的人，不久，被羅馬的武力擊破，此種新國家運動，又於主後六十六至七十年，和一三二至一三五年，發生兩次革命，不幸都歸失敗。在這些年頭中，復國起事成功的可能，與地上彌賽亞拯救的顯現。在猶太人的思想裏是很顯著的條目。偶然間，有遠見的領袖們能吸引一般附從的民衆，從事於初步的革命運動，但至終都被警覺的羅馬人在叛亂一發動的時候就急

速的撲滅了。

與新國家運動並立的，有靜默派，主張拯救的唯一希望，是在避開政治上的糾紛，而有純潔的彌賽亞天國時代來臨，是耶和華用全能在地上所建立的。這個國度的來臨，要在神聖的指定時期出現，不與人的努力有何關係。當此時間，義人所忍受的痛苦，乃是在新時代來臨之前，為恐怖政治的必須的部份。既不能逃避，又不可以力抗。耶和華百姓的初步本分就是生活公義，免得配為新國中的成份。他們沒有打算改造現在社會的秩序到一種理想的神國，也沒有希冀耶和華要這樣作。他們希望現在的秩序完全毀滅，要建設一個新式屬天的社會在一個奇異純潔的地上。

主後第一二兩世紀中，巴勒斯坦的政治擾亂，在早年的基督教裏，留下牠的痕跡。任何個人，即如施洗約翰，或耶穌，他們吸引一般民衆的注目，很容易令人疑惑有政治上的計畫，也容易為一般掌權者所收拾和處置。這種危急果然是催促了耶穌公開的事業的早日結束，並且希律的拘禁約翰，也是因為怕這個曠野的先知要運用他的感力在民衆

身上激起革命的趨勢來。在猶太各黨派中間的爭競，和要耶穌門徒來袒護此種爭競的請求，在早年的基督教裏留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這些情形，致令他們發生這種問題，有這種名詞，並有這種幻想，用以型成他們自己特別的希望。

(一)施洗約翰明然地持定屬天的啓示過於大衛國家式的希望。他爲審判的日期作先鋒，那日盛怒的上帝要忽然顯現砍倒一切罪人。並無一些暗示說約翰主張反抗羅馬，或說他希望一個大衛子孫彌賽亞王來成立一個屬世的新國。反之，約翰與一般人取同一的態度，就是等候全能者的救援，並且用清潔的生活預備他的來臨。約翰與古先知一樣警告人們說審判迫在眉睫，並且勸告他們要悔改，免得上帝把有罪的猶太人，和他們的仇敵一同打倒。約翰的熱心和他在曠野的動作，證明他信那災害的結局是臨近了。在這些情形之下，這時候緊急的需要，乃是喚起人們悔改，那末，猶太人在天國來臨的時候，也許準備好了，可以進入其中。

耶穌被約翰的演講所吸引，並且歡喜這位新先知的消息，以致受了他的洗禮。後來

耶穌開始他自己的演講，教訓的工作，他對於一般革命家的國家希望，雖不公然反對，卻顯出漠不關心的態度來。他似乎贊成靜默派的原理，將政治問題的解決，完全交在上帝手中。雖然耶穌的死好像一個政治犯，但是並無絲毫真實的憑據，證明他是一個倡亂的人。他的聲望常常容易叫他的一些門徒估料他可以成爲勝利的革命家，上帝要用他爲代理人與羅馬交戰，並且一般多疑懼的羅馬官府，很容易將耶穌列於其他煽惑者之中，因伊等每利用其聲望而爲政治之作用。但基督自己明然無此種思想。

耶穌既不採取革命家之國家希望，則他或者與約翰同意，盼望至終能以神力建設清潔的天國於地上。同時，人們培養一種純正的宗教生活，預備自己進入這個新國。只有那些清潔內心，而有真正神聖生活的人們，在耶和華降臨建設新國時，能蒙他的悅納。耶穌論及上帝的忿怒，比約翰來的緩和。耶穌教訓當時的人們預備將來時，把神聖的愛置於神聖的怒的前面。但是那些拒絕聽受招呼的人們，自無庸疑的要被棄於天國之外了。

爲要注重上帝的開始建設新國，耶穌和約翰都隨從猶太流行主要的啓示思想，在此種思想裏，彌賽亞並非主要的角色。他不過是上帝自己在天上所預備的，如果上帝要選擇使用一個彌賽亞的手續。這個職任，必是一個天使而有人的形體，一個類似人的，或是一個屬天的人子來充當。但是無論他的形體如何，他是一個先有的活靈；在耶和華末後決定實行的時候，他要帶着天軍在雲中降臨。在這個時期內，一般啓示家都首先注意預備百姓們以作這降臨的天國的國民。

在此種情形之下，如果約翰與耶穌少提及彌賽亞在完成民衆希望的部份，是不必奇怪的。亦不必驚訝的，如果耶穌抑制自己，不去推想他自己職位的情形。要確實地曉得，在主受死之後，門徒們開始確說他現在已進入屬天的彌賽亞職任內，不久要顯出來，並且他們自然地斷定說，當主在地上時，也必預想到這種結果。在他們晚年的經驗上，比較地容易將成爲屬天榮耀形體的耶穌，與要來的啓示的彌賽亞視爲一位。但是耶穌在世與他們爲伴時，他們不能有這種同一的看法，因爲猶太的流行的思想，對於啓示

的彌賽亞的程序，並沒有首先在地上的一段程途。也不是耶穌在世時，根本的改變了流行的啓示程序，好將自己與這位天使式的彌賽亞列爲一位。

(二)耶穌被釘之後，門徒們先前的希望受了打擊而崩潰。明然他們是希望主要完成一種解放，把猶太人從重壓下釋放出來。他的一些親密的同伴，已經撇棄家庭和事業來跟從他，不消說，他們是希望分享一個榮耀的勝利。但是他們在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時候，忽然間死神將他擱了去。現在他們的希望破碎，只得重返家鄉，再拾起從前的事業來。

他們的希望的性質是甚麼？應當記憶他們生來是巴勒斯丁的猶太人，而且也受了這種教養，則懷有反感，自是每個忠心的猶太人對於羅馬的壓迫，自然要取的態度。他們是承受了希伯來族的希望，他們是民衆的一份子，他們容易看出一個特殊的人而把他當作有勢力的拯救者，或者至少是拯救者的先鋒。在此種情形之下，耶穌所以能吸引他的門徒的事，也就在這事的本身內，門徒容易看出主是一個國家主義的領袖，爲率領民衆

作反抗的彌賽亞，或者是一個先知，其教訓乃預言此啓示國的來臨。這後面的看法，似乎耶穌自己的希望，如果有些門徒以主爲上帝所選擇的代理人，以解除羅馬的壓制的，則抱着一種躊躇不決的希望，那是無所用其奇異的。但是耶穌死了，沒有一種希望是應驗了。

在門徒們回了加利的家鄉後，他們中間先有一人，再後又有別人都深信耶穌死後，用人身來向他們顯現。這種新的確信使他們破碎的希望遭遇突然的變化。在世生活的耶穌並未證明他是一個國家拯救者，援救本國脫離羅馬主權而獨立，也不是在他預備的工作之後，隨卽有啓示的國來到。現有一種新思想來在他們心內。自從被釘的耶穌向他的門徒們顯現之後，他們斷定他已經打破陰間的死權，升到天上。並且自從他升天之後，他們繼續相信這位動人者，是一位彌賽亞式拯救的中保。他們以前對於大衛子孫彌賽亞國的願望已經完全棄掉，而有一種改正式的啓示希望。他們對於啓示希望演進的清楚貢獻——這種貢獻，在他們看爲真實的啓示——就是看這位升天的耶穌等於猶太人啓

示的彌賽亞。現在他們確實的斷言，上帝藉着復活和升天，使被釘的耶穌，就了啓示彌賽亞的職任，並且賜他權柄，早日建設新國於地上。彼得於五旬節的演講，就把基督教新的確信大綱道了出來：「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上帝已經立他為主爲基督了。」（徒二章卅六節）

（三）在後來兩世代中，基督徒對於屬天的基督的希望，很快地又轉回到建設一個新國在一個奇異的新地上。這乃早年的傳道者的消息，用以感動其同族之猶太人，並且是向異邦人宣講的根本條款。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工作，簡括起來，令一般新信教的人們記憶着：「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上帝，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裏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帖前一章九至十節）。並警告讀者，不要忘記世界災害的結局，要忽然臨到他們如賊一般，凡不做醒的人們有禍了。

在起初，以爲這種希望的事快要實現，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親見耶穌再來的事。帖撒

羅尼迦的教會有些弟兄在彌賽亞降臨之前死去，乃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被死神擄去而不能進入新國，這是何等的不幸，也是可以實覺的。保羅爲遏止帖撒羅尼迦人的憂懼，教他們曉得在末日主降臨時還活着的人，並不比已死的基督徒更蒙恩寵。以後他放膽的敘述末後的景象說：「因爲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上帝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章十六至十八節）。後來保羅又向這些人們說更深的理論。他隨着習知的猶太想像，描繪一個無法至極點的爆發，有這個世代的末了。末後的痛苦，尙未臨及人身。有些約束的能力尙能制止大罪人，即基督之大仇敵魔鬼。但在相當的時期內，他要被釋放，要以欺騙和痛苦佈滿世界，然後主耶穌顯現，用口中的氣殺死這個仇敵（帖後二章一至十二節）。自從經受安提阿哥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的逼迫後，猶太的啓示已經預先見到一種末代的苦難，是模仿馬加比人的時候的形式的，是曙光未來臨以前最黑暗的時候，

其時敵對的能力將達於極點，但不能使其成爲宇宙間不能破壞的。

保羅於另一個時期，用生動的話敘述復活爲基督徒希望的一項。基督既完全建設其國，則末了所要戰勝的仇敵就是可怖的死神。已死的基督徒從陰間被救出來，那些仍舊生活的人們有榮耀的變化，即死沒有權柄再轄制他們以前的肉體。這種改變，既然實現，基督的得勝就完全了：「死被得勝吞滅了。」以後隨即演大救贖的末了一幕，耶穌將其勞力得勝的工作交付上帝（林前十五章廿四至廿八，五十一至五十七節）。

保羅常重看他的信心在臨近的世界末日，並速臨的審判日，他曾再三地表示自己活着看見這個日子的希望。他很喜歡以爲能將這些悔改的帖撒羅尼迦人，當作他榮耀的冠冕，在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獻在他的面前。他很歡喜忍受一切與佈道工作同來的苦難，一想到他不久能將勞力的果子，在末日獻在上帝面前就支持起來。他常說到末日以前的時光短促。他勸告哥林多人要禁戒爭訟，等候上帝迫近的審判日子，改正他們的錯誤。再者，保羅論及那些忠心的人們，天天希望耶穌的顯示，在那時候，他們各人的

工作都要被火的審判試驗出來。現在的世代期間既如此之短促，那末，嫁娶的關係及其社會的義務都要避免。忽然間新時代要出現，凡爲此世界的事所用的光陰都是枉費。他寫羅馬書信，提醒他們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一切人將要站在上帝審判臺前的時候快要臨到。照樣，他勉勵腓立比人要進入完全，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深信主已經近了。

保羅對於新時代的希望，和對於現況的輕視，乃是他的宇宙哲學的全部，他觀察世界，知道超然的能力，暫時從事劇烈可怖的戰爭。一方面，撒但與其鬼羣，佔領世界，並建設其國於地上。世人乃是這些鬼權下的遭難者，需要從現在的惡世界裏解救出來。災禍，疾病，死亡，並普通惡劣的生活，都看作是撒但的動作的直接結果。保羅自己肉體上的軟弱，乃是撒但使者的作祟，並且耶穌的死，乃是被此世的掌權者所致成，他們因之促成自己的滅亡，尙不知道。

另一方面，有上帝，聖天使，並凱旋屬天的基督適與撒但及其羣鬼立於反對的地位。按着保羅的想像，基督在未降世成爲歷史上的耶穌以前，已有很高的位置。但是甘心虛

己，忍受地上的境遇，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死，上帝已經將他升為至高，較以先更甚。惡鬼以為將耶穌治死可以獲得勝利，其實，正使耶穌升高為主宰於天上，從那裏能制魔鬼能力的死命。因為他在地上卑微的境遇，末了被釘十字架，「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上帝。」（腓二章九至十一節）。又據保羅看來，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升天進入彌賽亞的職務，成為天軍的領袖，準備出發與撒但及其部屬爭戰。

這末次交戰的結果，就是現在的秩序要歸於消滅，代以耶穌所攜來屬天的新秩序。信徒們都要在一眨眼之間奇妙地改變，能死的性質忽然間變成不死的，那末，他們可以真成為屬天的國民。但是不信的人們，要與他們所屬的惡世界一同滅亡。保羅深信每個基督徒在末世以前，已經經驗了嚴肅的勝利。得勝的基督，現在藉着他的靈，在信徒們的心中，使他們能行奇事，醫病，並在世上度着無畏的生活。他們暫時容忍邪惡的世

界，順服異邦的掌權者，在異教人家中爲奴僕，與異教人同住，並且服從現在社會的秩序。他們這樣作，是因爲上帝在他的智慧中，准許這些光景在短促的時間裏繼續着。充滿聖靈的基督徒，耐心忍受現在災難，覺得自己乃是預定爲新天國的份子，將被基督急速的降臨引入其中。現在邪惡的秩序，不能因爲基督教所攜來的社會改善的逐漸進行改變。不幸的毀滅，等待着現在的秩序，基督教宣教士的工作，就是改變每個人的生活，預備他們能以進入迫近的天國。明然地，保羅並未重看以基督教的能力去改變今世的社會，即在後來所充足表示的一種能力，那時不幸的結局，並沒有實現，並且新宗教的運動，漸漸的佈滿了生活的擴大疆域中。

(四) 在符類福音裏——馬太，馬可，路加——另有一種清楚的語句，關於早年基督徒的希望。雖然這些著者未曾論及耶穌身後之事，他們的書卻清楚指明基督徒的希望，這希望是他們和同時的人——時自七十年至百年間——所養成的。他們所選擇耶穌特別的言語和行爲，常能顯出他們自己特別的意趣來。並且他們對於基督與其教訓的解釋，

自然是随着他们自己直接的需要。

符類福音遺傳所表示的基督教的希望，乃是啓示的而不是國家的。這些基督徒們喜歡回想耶穌會教訓他們不抵抗，他已經承認納稅給該撒是應當的，並且他將撒但的試探棄置一旁，這試探是提議他自己爲今世的國王。耶穌的這些教訓令門徒們，無論是當耶路撒冷被毀滅之前，或遭遇後來猶太愛國者斥之爲不忠時，都站立得穩，他們不盼望大衛帝國的恢復，亦不信耶和華要用一個革命領袖作他的彌賽亞。

新國乃是屬天的，要與耶穌再臨一同實現。的確，這件事遲延的時期很長，是出乎早年基督徒意想之外的。然而緊要的日子必定來到。聖馬可著書時，仍然確切的斷言，說耶穌會應許回來時有些和他同時代的人仍然活着（可八章卅八節，九章一節，十三章三至卅二節，十四章六十二節）。聖馬可並未敢預言末日準確的日期，但他卻活潑地盼望着。一切基督徒都當儆醒，免得沒有隄防，因爲主要速臨，或在晚上，或在半夜，或在黎明，或在早晨（可十三章卅三至卅七節）。另一個符類福音著者有同樣的希望，他

看見耶穌勝利的駕雲降臨，毀滅他的仇敵，並建立他的新國。

符類福音的希望，在其重要之點，與第一世代的希望相合，仍然有些有趣的新條目在符類福音的圖畫中。這些條目是因為基督復臨的遲延而發生，並因基督在世之救贖意趣而增進。但年復一年的過去了，一般基督徒見自己面前有新事工，並且嘗受新的經

驗，這種經驗，很有力的令他們思想關於來世以前的事。他們對猶太人宣傳，努力要獲得爲新國中一合格的份子，但是他們的奮力未能完全成功。於是他們就從事於感化異邦人；他們必須到路旁和籬笆等處，爲要得人赴彌賽亞的筵席。一經從事這種工作，他們立刻以爲這種新消息必須傳遍所有地中海四周的異邦，然後方希望末期來到。他們急速要完成此工，他們亦不想此工的完成遙遙無期。甚至在主後五十年時，保羅竟能說出從巴勒斯丁往北往西，至以利哩古都傳遍了福音，並且自羅馬接受福音之後，保羅急欲到士班雅去（羅十五章十九至廿四節）不用疑感的。當那時，或其後不久，定有別人在埃及並北非洲工作，因此，馬可並不想基督復臨是遙遠的事，雖然傳道萬國是開首必須

的事（可十三章十節）在他和同時的人們看來，所謂之萬國者，不過指古時地中海四周之國，並非指近代東西兩半球而言。

主後七十年猶太國的傾覆與聖殿的相繼毀滅，又是一件重要之事，決定基督教希望的新形狀。在起初，以為新國的國民，只限於承認信仰耶穌為彌賽亞職位的猶太人。但是一般基督教傳道者經過數年的閱歷之後，發見異邦人較猶太人更易接受這種新教訓。保羅已經費了半生的精力，傳道給異邦人，深信本族的猶太人至終必能悔改過來，成為新國民的主要份子。以色列乃是橄欖樹幹，而異邦入教的人不過是接上的枝子（羅十一章十七節）。符類福音遺傳進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乃是耶路撒冷傾圮的結果所致然的。失望的基督教傳道人現在比保羅更承認上帝至終撇棄他的選民，為自己預備新的百姓自異邦中選出者。猶太國的傾覆與聖殿的毀壞，豈不是猶太人被丟棄的明證嗎？符類福音充滿了這種確知。

基督徒思想另一種的形狀，在符類福音時更為確定的，就是耶穌在世的生活與降臨

之國的關係。早年的基督徒們將眼光注定在將來。他們與耶穌同在的生活，乃是個人幸福的回憶，是滿有模範與教訓的。但是彌賽亞的職務，以爲是屬乎天上的基督，其顯示在人們的眼中，乃是將來的事。保羅早已有了一種見地，他雖然有基督先在的教義，却不敢將彌賽亞的榮耀，歸於在世的耶穌。他在地上是一個謙卑和奴僕的模型，並無任何職位的尊嚴，直等到上帝命之由死復生，把他升爲至高無比之子，而賜以新彌賽亞的權能（羅一章四節，腓二章一至二節）。

當時符類福音已經著就，從耶穌在世的生活，發見了許多彌賽亞尊嚴的證據，在主言語行爲的記錄中。卽如，邪鬼承認主爲彌賽亞，並且公然地肯定這種事實，不拘主如何盡力要抑壓這種消息。主在末後會想將這種真理啓示他揀選的門徒，却未能完全達到目的。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境會瞥見這種光明，但不久他又蒙昧，和先前一樣，並且用撒但的試探來試探主，叫他建設一個勝利屬世的大衛王國。但是據符類福音的著者所記，其時耶穌知道他自己既是天國的先鋒，又是天國的創始人。與主同在的人們，

如果他們的聽覺不聾，視覺不盲，必能確實地覺察這種事實。在後來一個較聰明的世代，就是符類福音著者所隸屬的，深信牠本身已經了解一切真理。

論及在世的耶穌，似已經完成了啓示彌賽亞職務的初步，符類福音著者表示一個新的天國將要實現，並且在耶穌生活的期間，已經實現了一部份。末日的起點已經來到。自從施洗約翰時，有聲音從天上來，已經承認耶穌爲上帝之愛子，其國已經預先出現，所以一般有見識而先下手的人們，在那時就爲自己在其中定了位置，「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了。」（太十一章十二節）。這種首先的實現，並非代替那末後極點的事，那時基督要在雲中復臨，但是頗能使等待疲乏的希望奮興起來。自從天國一部份的顯現，並自從基督職任的尊嚴，已初步的表顯以後，即使末場的首幕尙未開演，必更有堅確的希望。

天國當耶穌生活時顯現的一種證據，見於其教訓的活動中。據符類福音的著者們看來，主不但是要來時代的先鋒，乃是那時代的實在的大使。爲預備天國降臨，必須培養

一種公義的生活，乃是啓示思想普通的常談，但是耶穌的符類福音的嘆美者，相信他的信息，是如此的重要，於是注意他的言語，遵從他的教訓，即預使上帝的國建設於地，實現於門徒的生活裏。耶穌的道如同種子撒在人們心田裏，人們的生活，被其能力變化，以爲新國成立的表現，不過它的榮耀，尙未充分的彰顯罷了，但是種子的能力，擔保勝利的生長與末後的結實。近代的人們容易看這種成功是在個人逐漸的改善，或社會在一個冗長的歷史的進步。但是在第一世紀後半葉，基督徒們容易描繪天國的完成爲一種忽然的事，即在一個在地上短而不明的時期中已告成了，意即從耶穌公開的事業時起，直到他榮耀復臨時止。

天國預先臨在地上的另一種證據，就是見於耶穌的神蹟中。符類福音著者，像保羅一樣，對於世界持着一種二元的見解。按着平常的光景，撒但和其使者現今的世界上頗覺舒適，但是耶穌一經出現，邪鬼認識，他是自天而降的新秩序的中保，與牠們的政策是不並立的。當主受試探時，表現新舊秩序的衝突，可是耶穌易獲勝利。此後，撒但的

部屬——邪鬼——一見耶穌就立刻認識他，滿了恐懼，而咒詛之。並且疾病，暴風，以及其他有害的現象，都是由於魔鬼的活動所致，耶穌爲醫病，趕鬼，行奇事者，是新政治的中保，地上天國的大使。要曉得新國尙未完全顯示，其利益祇增益那些有信心的人們，信心乃是作天國子民不可少的條件。當此期間，那最後的勝利，被在世的耶穌的成功預示了出來。他已經捆綁搶劫他的家產的撒但，奪去他在人身上的一部份權柄。

預警天國幸福的另一證據，一部份實現於耶穌生活期中，可見於符類福音各處。施洗約翰被人看爲以利亞的時候，正當耶穌公開服務之始，人們便以爲新世代已開始出現了。並且有地上的彌賽亞居此新國之首，暫時成立於現在的世界裏；豈不令人以爲與國家主義大衛式的希望有關係嗎？在符類福音的時期，一般基督徒曾有這種意見，他們證明耶穌已經應驗古先知的彌賽亞的理想，並且是大衛的嫡系子孫。的確，正如這一般基督徒所說，耶穌建設了新國，但不是原來大衛式的，可是這種意見堅固他們的信仰，在將來的啓示國裏，叫他們相信那一切可信的彌賽亞希望，都總括在耶穌身上。

這一世代的基督徒們，發見了上帝的國已經引入世界，然而他們也並不放棄世界末日的希望。他們忍耐地等候着基督的復臨，罪惡的消滅，義人要止息痛苦，惡人要受刑罰。基督來的預兆，和末期以前的大災難，乃是符類福音著者重要有趣的條目。他們從猶太人反抗羅馬的戰爭，地震，饑荒，和他們自己為傳教所受的痛苦中，看見了世界末日的預告。他們不附從當時一般追求國家彌賽亞領袖的人們，看那些領袖為假基督，假先知，要領選民入於迷途。反之，他們信仰一位復臨啓示的彌賽亞，深信上帝不令災難的日子延長，過乎選民忍耐的力量（可卅一章十九至廿二節）。

（五）約翰福音在早年基督教的希望裏表顯一種極有趣味的發展情形。著者不同情於一般抱着國家主義野心的猶太人們，並且對於啓示的期望，他也沒有甚麼多的興趣。預言耶穌的再來，並且對於末日的復活有幾處引證（約五章廿一至廿九節，六章卅九至五十四節，十一章廿四廿六節，十二章四十八節），但在上下文中，這種原始的理想，受了與遺傳不同的見解的隱而不彰。耶穌雖然將要被死亡遷去時，仍然說：『我要再來。』

約翰說主要再來的目的，並不是要引進一個啓示的國到地上來。反之，他來乃是將忠心的門徒從他們地上的勞苦裏，遷移到天上的宅第中（十四章二節）。這樣使用通俗的啓示名詞。或能令一般按着字面而信主第二次來的人們滿意。但是著者自己的思想，却距此原始的理想甚遠。

對於復活及審判同樣的引證，也不過是從此點去講明他種基本的教訓。在一個時候，死人未獲的復活，和末日的審判，乃是復臨耶穌的特權，但是過不久，著者又宣布說復活進入永生，乃是現在的經驗，將論及審判的舊教訓完全推翻。此事頗有鄭重的言語：「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上帝的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並且與這種肯定詞一樣的論及耶穌現在工作限定的效果，說：「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耶穌）的聲音，就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五章廿八至廿九節）。將約翰福音從頭至尾詳讀一

遍，就曉得著者頗注意在耶穌教訓的復興和決定的能力，過於在遺傳裏的啓示意象。對於後者並沒有完全的反對，但因為對於耶穌在地上使命的新解釋，致使它失去了已往的重要性。

按着本福音所言，上帝的國，已經藉着耶穌地上的工作而建設了。這個國，並不是猶太主權的恢復，也不是一個迫近啓示國的預兆，乃是純粹天國的性質，不是屬這世界的，乃是屬天的國；既不是國家的。復不是啓示的，乃是屬於神聖真理的國家。彼拉多問主是否爲王，耶穌確說：「我爲此而生，也爲此來到世間，特爲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如此，藉着與耶穌自天所攜來的啓示新知識相交通，天國就成立在地上。凡進入這國的人們必須是從上面生的（約三章二至五節），人們的數目增加，有了屬天的智慧，並培養真光明的生活，那末，這個新國就逐漸完成。

如此，新世代已經開始了。起首有化身，即神聖的道成了肉身，因而成了人們所可見的實體。這種進展的刺激，乃來自耶穌公衆的服務，即在他周遊向黑暗世界宣傳自己

是上帝真理真光的同體的時候。凡接受他的道作光明子女的人們，都是真理新國中的完備國民。在耶穌死後，這種繼續天國的工作歸與門徒，從此以後，他們有特別無限的靈感，引導他們明白一切真理。這種啓示逐漸擴展，使此新秩序之建設亦更近於完全。這種進展是逐漸的，必藉着人類的活動，方能得着效果。但是如果想第四福音的著者看這種新制度是人類奮力的效果，那又不免見錯了。其建設人耶穌，來自天上，帶着一種新光，一種神聖的啓示，等於一種新生，爲入新社會所必須者，並且使凡獲得有國民資格的人，乃與上帝的知識相同，這種知識是啓示在耶穌基督的人格與事工裏（約十七章三節）。

凡屬約翰一類思想的基督徒們的希望，乃是卓越獨立的。他們保留古代啓示希望的某種形式，說到一個遙遠的日子，其時死人要復活，末後的審判要施行。但是他們主要的興趣，乃是藉着在人心裏所建設的新國而拯救個人。這種工作完成的時候，信者就經過了一種真實的復活得着生命，對於將來並無可怕之事。在另一方面，凡拒絕這光的，

就立刻而永遠的被定罪了。死去的人，直接得其賞罰，他的情形，並不因審判日所發生的任何事故而有所改變。第四福音並未言藉着任何忽然間惡的消滅而脫却現今存在秩序的希望。希望是藏於適合上帝所預備的幫助裏。耶穌的意思，並非毀滅這個世界，也不是急速使門徒脫去困苦的災殃。但他要賜他們豐足的能力去抵擋邪惡，等到他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時，便保證他們與基督有一種幸福的同居。

(六)一年一年的過去，主遲延着不回來，基督徒們就開始覺得在現今的世界裏頗為適意，也很容易相信那新政治已經建設了，至低的限度是有一些實際起首的樣子。這種趨勢，已經顯明在符類福音裏，並且約翰在其福音中形容這種趨勢，在基督徒的思想裏有很大的進步。但在那些首次經驗羅馬掌權者逼迫的基督徒中間，啓示希望的死灰有時復燃。新試煉提起啓示思想所預言末後的災難，並且基督徒們不能防護自己抗拒羅馬巨大之勢力，催促他們思念一種純粹超然的勝利，要藉着基督和他的天使降臨而作成的。

彼得前書之作，原為鼓勵並勸誡基督徒們在受逼迫的時候去忍受現在的災害。因為

想到萬物的結局快要到來，就引以自慰了。他們的苦難不過是表明末了災難時期的第一步，這末了災難，乃是啓示思想所列於審判日之前的。在那日，他的仇敵所受的苦難，要比他們從前所受的大若干倍。自從耶穌坐在上帝右邊，得了無上的威權，受逼迫基督徒的希望是萬全的。現在的患難，若比起將來的稱讚和榮耀，就算不得甚麼，那稱讚和榮耀，即主忽然在雲中降臨，毀滅罪人，並在地上建設天國時所要給與信徒的（彼前一章五至七節，四章十二節，五章四節）。啓示錄乃往日基督教的文獻，陳列啓示希望的用處，好似對於受逼迫和苦難者的解毒劑。此書反映出在第一世紀末葉，小亞西亞西部的教會所經過的情形。當此時期，崇拜羅馬皇帝之舉，盛行於地中海東部各處，有熱心於此禮的官員，發見基督徒既不認該撒爲主，也不在其像前焚香。有些人被捉，受審，因爲他們不遵從羅馬的命令，就嚴厲刑罰他們。啓示錄的著者，伊自稱爲「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患難中一同有分」，亦在嫌疑者之列。他被流放到拔摩島，在那裏多默想基督徒近來的災難，並用許多方法來描寫將來的救贖。

在一個主日，約翰正回想苦難的時候，有了一種異常的經驗。他似乎聽見一個大聲音向他說話，並看見奇怪的異象在天上，洩露上帝在歷史中的旨意的祕密。這種經驗並非全然新奇的事。在猶太的啓示書內已詳細解說，其中有些爲約翰所熟悉者，自無容疑。他自己時期的壓迫，回憶在猶太歷史上同樣的苦難，並他個人的喜出望外的光景，這一切合起來就演出那種心中高尚，自信的情形，令他用極堅決的確信描寫基督的快臨，收束現在的世界。他這種勇敢高飛的幻想，或是因爲回想的結果，或是因爲喜出望外的感動，或是由於這兩種緣故，頗增加其忍耐能力，使他將他的確信送給他受苦的朋友，希望他們也能同樣地被鼓舞。他的書的題目乃是簡明的：『看哪，他駕雲降臨，衆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啓一章七節）。在那時候，基督徒們要因爲他們的苦難哀哭。但在將來，他們的憂愁要變爲喜樂，因爲看見仇敵在勝利的基督降臨時悲哀。

約翰所描寫基督徒希望的主要形勢，是很清楚地顯出來。他先向衆教會說了禱聯的

警告，勸教友們清潔自己預備要來的審判。在一切啓示教訓裏，生活清潔乃是入新國必須的資格。有時約翰稱讚教友們已往的行爲，但有時他也嚴厲的責備。他對於那些好向異教退讓的人們特別嚴厲。確信現在的世界快要滅亡，於是他對於盛行的光景，採取一種公然的挑戰手段。而非和解的。別的基督徒們或不甚信上帝要如此強烈的干涉，救他們脫離仇敵，因此，他們時常採用一種和解策略的傾向。約翰對於此種辦法，是不表同情的。

在警告衆教會之後，這位先見又述說他的天上異象。第一，他令一般遭難的基督徒們，確知天上的權能與榮耀是不能超越的。看見上帝坐在好像寶石而飾以彩虹的寶座上，有莊嚴的天使圍繞着，日夜不住的宣傳他的聖德，稱他爲「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也看見基督在上帝面前，顯示他的無上權能，展開那玄妙的書卷，這書卷，是從來沒有人打開過的。對於這位大能的基督，天使唱歌頌讚之，將尊貴，榮耀，並永遠之國權歸與他。的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們在患難中而忠於全能的上帝並

大能的基督的，無庸疑的要得到他們最後的保護。

隨後有一些異象，顯示在屬天的基督所揭開的那本大書中。這些異象證明世上的災患，並非上帝不顧念受造之物，乃是他神聖計畫的一部份。當約翰看見那些殉難基督徒的靈魂在祭壇下，求告上帝為他們伸流血的冤的時候，對於上帝眷顧的確信，就加倍堅固。他們的呼喊並非徒勞，但在為他們伸冤之前，他們的同工和弟兄們必要得着一個相當的機會，獲得殉難的冠冕。在這末世的一切恐怖之中，地要受毀滅的打擊，海要翻騰攪動，日光昏暗，上帝的聖徒必有印記在額上為安全的保障。著者幾乎不能以言語來形容他的異象，即關於那些出自大患難而至上帝面前者所要得的榮耀：「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啓七章十六至十七節）。約翰從異象中知道上帝意欲以更大的災難擊打世界，得了看見魔權將來活動的特殊機會。他看見一幅交戰的圖畫，一方面有米迦勒率領的天軍，一方面有魔鬼的隊伍，有撒但為其首。至終撒

但從天上被擲下來，意即人類末了災難的開始，在他們身上魔鬼集中牠們的攻擊。在此三年半的時期裏，基督徒要忍受大痛苦，但至終必要得救。他們得救的日子，也不延長。連撒但自己也知所給他的是「一個短時期」，以為他末後的攻擊基督徒。

當大災難的時期，撒但在地上的首領代表，就是高傲的羅馬皇帝和負崇拜責任的祭司，約翰描畫這兩個人為「獸」。這個熱心的祭司甚至要那些在平常事中討生活的人們，也要有一個憑據，證明他們是在敬拜皇帝的禮節上有分的。那印於人身為據的數目是隱藏的，乃與末世掌權的獸相同。約翰用六六六為密碼，乃是指着尼祿（Nero），此數乃是該撒尼祿一名的每個字母所代表的數目，加在一起而得的。這種貫徹地勒令敬拜皇帝，對於基督徒必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但是另有一幅圖畫加增了他們的勇敢：就是看見一隊得勝的聖徒，唱一種特別讚美上帝的歌，榮耀他的救贖能力。

在約翰所述義人要受的苦之後，又接着有一幅更生動的畫，就是罪人要受罰而滅亡。行毀滅的天使，奉上帝遣派，將一部份的怒投擲地上，但對於羅馬的懲罰，是特別

嚴重的。約翰又用一種隱匿的方法，令讀者確信帝權制度已近消逝。在末後災難掌權的魔王，乃是第八個皇帝，但他却是以前七個中的一個。那就是說，他是前皇的再化身。尼祿之名既等於六六六，且爲羅馬至惡之皇帝，他的再來，約翰視爲撒但在地上達於極點的活動。約翰爲要令基督徒們確知他們得救的日子不遠，就告知他們在多米田皇帝（主後八一年至九六年）逼迫之後，又隨着有一個很短時期的掌權者，然後有惡魔的尼祿來建設撒但的國，爲期正三年半。因此，約翰必盼望末期在第二世紀來到。

約翰的幻想描畫世界末日的情形非常熱烈。有七天使奉派來傾末後的諸災於地上。羅馬城要有瘟疫，海與河要變成血。太陽的熱度令人難受，皇帝的寶座要被拆毀。幼發拉的河也要涸竭，那些魔羣可以從東方來集合在哈米吉多頓打末後的仗。以後又隨着一個生動的形容羅馬城的傾覆，她的財富與權勢都一時消滅：「哀哉，哀哉，這大城阿，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寶成了富足，她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天哪，衆聖徒，衆使徒，衆先知阿，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爲上帝已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啓十

在羅馬傾覆之後，又有一件不幸的事對於撒但及其黨徒，即他們現在要從地上被逐，如同以前從天上被逐一樣，這種勝利是彌賽亞率領天軍所作成的。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着許多冠冕。這位戰士穿着血濺的衣服，施行極大的屠殺。祇有皇帝和先知得留活命，這爲好把他們投在燒着的火湖裏。所有其餘的仇敵都被殺戮，天上的飛鳥來喫他們的肉。這時，撒但自己被一位天使捆綁投在深淵裏。

約翰在此處引入一種情形到他的圖畫裏，是基督教啓示思想中所未曾顯示的，却是猶太某派所熟悉的。他敘述一種中間的彌賽亞的時代，要在地上建設一千年——千禧年——其時凡因信仰而死的人都要復活，與基督同作王一千年。正如猶太古先知理想中的樂園，就是這樣再建設的，但其榮耀卻爲千年之末所建設之新天國的燦爛所掩蔽了。

啓示錄末了的圖畫，乃是一個完全的勝利。在千禧年將完的時候，撒但要從無底坑裏被釋放出來，要從遠方召集新敵人來攻擊那些偕基督居於耶路撒冷之聖徒。但有火從天降下，燒滅撒但的軍隊，他自己被投在火湖裏，就是行逼迫的皇帝和其先知在一千年

中所受苦的地方。以後，未了的審判來到，其時死人都要復活，按着他們的行爲，去得着永遠的賞罰。一個新天新地要出現，並且義人要永遠的住在新耶路撒冷，這新耶路撒冷是從天降下，如同妝飾好了的新婦等候丈夫。但那惡人要被投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著者幾乎用盡了話來形容新耶路撒冷的榮耀，卽如說有珍珠的門和黃金的街等等。

約翰不僅向他受苦的弟兄們展開共享新耶路撒冷榮耀的希望，並且他主張他的異象，是保證他們從現在的災難中早日得救。基督再來毀滅撒但的權勢，並建設中間的千年國，乃是被人期望在最近的將來要出現的。約翰確信他的異象，乃是上帝顯於他僕人的方法：『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僕人。』（啓廿二章六節）。此書並非封印起來，留爲後日之用，乃是爲應用於現在基督徒的景況中（廿二章十節）。爲要加倍的着重他的確知，就是在他的幻想裏，並無長久的年限，故而莊重地宣佈一種咒詛，必降在那些增添或減少他書中話的人們身上（廿二章十八節）。但是後世的千年派的人，却仍是隨意地廢去他的警告，曲解他的言語，以適合他們的妄想。

這種早年基督教希望的大綱，尙有因時機的需要當整理的地方，當第一世紀中，其主要之內容，分明是猶太的並啓示的。就是最初的基督徒們也毫無一些激刺，令他們期望恢復一個理想的猶太國家，並且自新宗教從巴勒斯丁被棄絕而移植到異邦以後，這種希望全然成爲不可能的了。但是在這個時代裏，基督徒並沒有一時覺得他們的使命，是用靈性逐漸變化的辦法來獲得世界。祇在第四福音中有這種工作的覺悟，但是連在此處也不十分清楚表白。大概基督教自覺對於世界當時的特性是不相接近的，用尋常進展的方法去克服世界，似乎是不談說的。基督徒們對於現在秩序的不幸，和一奇異國度之自天降下的開始，似乎是唯一相當的方法，來表示他們在上帝勝利權能中的信仰。

千禧年主義

一一六

(四) 晚年的基督徒對於千禧年的希望

在基督教運動之集其動力，而逐漸為本身獲得一個更堅實的地位，在古代的世界的時候，千年式的希望，就失了相當的人望。蓋因歲月逝去了不少，而所盼望早日到來的末時，也不見成為事實，並且基督教在現今地上之成功，也減少世界早行結局之需要。在這些已往的歲月中，信徒們盼望只要能死後立刻升天享福，也就心滿意足了。然而千禧年的理論，永未全然放棄，但却推到遙遠的將來，因之失了原來的感應，而成為理論的性質。這種發展，自主後第二世紀以迄現在。只留下簡要的大綱而已。

(一) 當新宗教要達到羅馬政府承認而奮闢的時候，有些基督教領袖仍然懷抱着千禧年的希望。第二世紀頭十年中，有一部書為教訓敘利亞之信徒而作，末後殿以訓誨人要做醒的話說：『因為你們不知道在甚麼時候主要降臨。』末日，乃是災難的時期，不

法的事要加多，欺騙人的要起來，領信者入於迷途。以後，大欺騙家要出現，施行奇蹟，異兆，達到握住全世界的勢力。在邪惡達於極點之時，有試驗的火要降到地上，燒燬許多人，但基督徒却能得救。在那時，天上要現出一個裂口，有號筒響起來，死去的聖徒要復活，主要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在第二個十年中，安提阿人伊格那丟 (Ignatius)，和他同時的示每拿人坡旅甲 (Polycarp)，都相信他們是生在末期，萬物的結局已經迫近。這兩位賢者深信此事，末了都爲道殉難，勸勉他們同時的人們，去擔心要來的義怒，那時惡者要被拋在永苦不滅的火裏，同時，已死的信徒要復活，在審判日同享勝利，並與基督同在榮耀裏掌權。

這時期中另有一個基督徒，或是居在埃及，在一文件裏發表同樣的希望，此文誤認是巴拿巴的。他勸勉讀者遠避不法之事，厭棄現世的謬誤，以爲在將來獲得恩寵的地步。末了，災難時期已經快要結束，時間已經減短，那末，勝利的基督可以快來承繼他的產業。迫近的審判日要完結一切罪惡。那些釘耶穌的人們要看見他從天降下，有王的

尊榮，要懲罰一切惡者，並迎接一切爲他忠心受苦的人們，進他的國。進行的初步，乃是令受造之物恢復其原有之完全，即藉着赦免他們的罪，使基督徒們成爲新的樣式，爲一種再造的人。一切信徒都被變成完全時，這種進行的功成圓滿，就立刻實現。這個末期，要在創造天地之後六千年來到，創造的六日，每日代表世上的時間一千年。以後上帝要遣其子毀滅一切不法的權柄，審判不虔敬的，改變日月星辰，並引入一千年的休息日。爲適合創造工作以後的安息日。在這千年的末了，有一個更大的改變，即第八日的開始，這乃是另一個世界的起頭，就是現在基督教的星期日所表示的。

帕皮亞(Papias)爲希拉波利(Hierapolis)之一基督徒，亦爲第二世紀前五十年中的人。他描畫那迫近的千年幸福，用一種過度的想像，而隨意取材於猶太的來源。事實上，他相信耶穌自己對於將來會有這樣的思想。在此新世代中，義人要從死裏復活。在榮耀裏掌權，並且地質也要變得特別出奇的肥美。葡萄生長的若是繁茂，每棵葡萄樹長出一萬大條，每條長出一萬枝子，每枝長出一萬球來，每球結出一萬個葡萄珠，每粒葡

葡萄能釀二十五斗酒。穀類也必同樣的豐收，每莖吐出一萬個穗，每穗能磨十磅細麪。不但地上的出產這樣繁茂，就是兇猛的野獸也要變成馴良，安靜地服在人類權柄之下。

彼得後書的不知名的著者，或係帕皮亞同時的人，曉得在教會裏，有人對於世界末日並基督再來二事，抱着懷疑的態度。這些懷疑者堅持現在秩序的繼續永存，並注意在事實上。就是時間沒有證明首先基督徒對於基督早臨的確信。彼得後書的著者責備這些懷疑的人們缺少信心，而且確定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以為遲延的託辭。一種更合實際的解釋，就是說，這樣遲延，乃是想給許多人一個悔改和得救的機會。雖然事情遲延，而著者個人却深信末日的盼望必快實現。

當第二世紀中葉，在羅馬城中有一個基督徒名赫爾馬的，曾採用了這新世代的希望。他深刻的感覺人類罪惡的壓迫，要藉着一類新組織的成立，而獲得完全的救援。他在異象中，看見面前有個可怖的獸，牠的頭有四樣顏色：黑色乃代表現在的世界；火紅色乃表示迫近的毀滅，即指流血與火焚；金黃色乃表明忠心的基督徒們，在末日經過火

的試煉，煉得像黃金那樣精純；白色乃是代表要來的新世代。創造世界的上帝要作成末後的改變。天，地，山，海，都要挪去，正如上帝爲完成其應許，使一切萬物皆降至平等地位而蒙其選擇也。同時，實行公義和容受大患難的人們，證明伊等配蒙神聖的恩眷，但一般有罪的基督徒，及一切異邦人，必被棄絕。在這要來的世界內，義人要發旺，如夏日的茂葉；惡人要萎謝，如枯柴被焚。末期已經迫近。耶穌在地上的工作，已經開始了末後的世代，在基督教作完它的工作時，末日就要來到。赫爾馬看見一座代表教會的塔將要工竣，工人暫時遣散，等候塔主基督復臨。雖然他來的遲延，但赫爾馬深信塔主要即刻來臨，檢閱塔的構造，並使塔的工程迅速完成。

另一個羅馬基督徒名游斯丁者，在第二世紀中葉以後從事著作，堅持其信仰，而謂世界末日快要臨近。據伊看來，現在的世界既已全被惡魔沾染污穢，那末，至終被火燬滅是不能避免的。惡魔激動那些與基督徒爲敵的猶太人和異邦人，來加以嚴酷的迫害，游斯丁怕這種迫害要繼續到基督再來而罰及一切邪惡團體時爲止吧。這種厄運遲延地來

到，爲的是給人類悔改的時機。游斯丁以爲這種遲延繼續延長，倒令那些尙未生的人們，也有悔改的機會。但是上帝所預計的忠誠人數集全時，末日就來到。當此期間，基督徒的仇恨必要增進，直到背教的人——敵基督者——出現。以後基督忽然間偕天軍在雲中降臨，降重罰於基督徒的一切仇敵。基督自己執行審判，判定撒但及其僕役，不論邪鬼與惡人皆受永火的巨劫。死人都要復活，俾義人得永生之福，惡人及邪鬼要在地獄裏受永火的痛苦。現在的惡世界將被大火焚燬，像從前的世界被洪水滅沒一般。

游斯丁希望耶路撒冷的恢復，和巴勒斯坦的變遷，正如被擄之後的先知所預言的形式。他隨意援引舊約的章節，來證明他的言論，就是迦南變化的土地，要爲聖徒們將來的基業。凡信仰基督的人們，必從世界各處逃避迫近的審判，到耶路撒冷來承受爲他們所預備的休息地。基督要在那裏與忠心的人們同住，要分配他們美好的產業，如同早年約書亞分配迦南地給以色列人一般。耶路撒冷必莊嚴地再建起來，成爲地上天國的京都一千年。雖然游斯丁自己毫不疑惑，他却老實地說出同時的虔誠基督徒們拒絕這種寫實

的形容耶路撒冷的復興，並基督再來在地上建設千年國。

千禧年的希望，在里昂城的愛任紐健者的心中亦頗熱烈，他在主後第二世紀末葉，爲首屈一指的人物。爲反對懷疑的人們，尤其是那知識派的基督徒們，他運用理論的形式，來發揮個人的意見，並且引用新舊約的經文爲佐證。現在的世界要歷時六千年，爲符合創造時之六日。末世既已臨近，苦難就要大增，至終一切兇惡的化身，都要顯明在敵基督者的身上。他完成了毀壞的工作後，要坐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掌權三年有半。愛任紐任意幻想啓示錄所說六六六代表的獸，但至終不以爲是代表敵基督者。撒但掌權的時期一完畢，基督要在天上的榮耀裏降臨，勝過他的一切仇敵。隨着有聖徒復活，實在地恢復血肉的身體。忠心的人們，自今以後，居住在基督於地上所建設的新國內，以應驗柔和的人要承受地土的應許。這個千年世代的福，乃是適應創世記所載六日創造工作以後的第七日的安息。當此時期，地土出奇地豐收。耶路撒冷壯麗地再建起來，義人也習慣於不朽的新生活。這種開始幸福的初步制度，過去之後，就有普世界末

後的審判來到，新天新地也要顯現出來。在這末後幸福的情形裏，被贖的人們要住在上帝面前，而世界也是無盡期的了。

在第三世紀初年，非洲北部的特士良 (Tertullian) 亦極主張千禧年之說。一般猶太與基督徒之懷疑者，對他羣起反對，如反對愛任紐一般。在特士良所論及肉體復活的論說裏，他引用保羅和啓示錄的幻想，來證明基督在地上掌權時，信者要肉體復活，在新國中同享權利。但在起始必有一種傾覆，就是現在羅馬帝國的衰敗，這是在敵基督者與上帝的教會決戰以前而有的事。敵基督的完成其工作以後，基督必忽然間在天上榮耀的雲中降臨，並且震動全地，令非基督徒們有無限的悲哀。基督來臨有一種莊嚴的景象，補償信徒所不會赴異教宴會的犧牲。主勝利的榮耀，天軍奏凱的歡欣，復活聖徒的光彩，並新耶路撒冷的華美，在特士良的幻想中激動着，就是他這樣善於描寫的人，也不能把牠們盡情描寫出來。雖然祇有上帝知道基督復臨的準確時候，然而其事却迫在眉睫。耶穌和使徒們的工作原屬於末世的。而現世界的結局，也許在一個早時期裏來到，

亦未可知。

隨着耶穌來臨的有首先的復活，其時義人要興起，而在從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內享受尊榮。特士良以爲此種新城，彷彿在雲端裏可以偶然一見。新國要延長一千年，爲要補償義人在地上所受的痛苦。在此時期內，聖徒要按着他們各人所當得的幸福而有先後復活的不同情形。在千禧年的期滿時，施行末後的審判，基督徒要變成天使的樣式，並被擲至天上的賞賜裏。現在的世界要完全被火燬滅，一切居民都要被擲在永苦的火爐裏。特士良注視着一個烈火的世界，在那裏有逼迫基督教的人們所受的火燒，遠過乎他們當年所用以焚燒信徒們的烈火。

經過第三世紀，到第四世紀初年，千禧年的希望，在基督教所傳到的各地，都各有它的代表人，說到羅馬城於第三世紀的前半期，有希坡律陀 Hippolytus 者，爲愛任紐的門人，特別地確定末日的時期，那個時期不僅是在創造後六千年，並且是在耶穌生後五百年定要成爲事實的。然而無法確知希坡律陀是否隨從愛任紐也希望千禧年國建立於

地球之上。

約在一二世紀以後，那關於實際的千年意見，在北非的柯模典 (Commodian)，有一個熱心主張此說的健將。他招呼不信的人們悔改，預為快臨的世界末日作準備，這末日要在教會受七種逼迫時來到。在末後的患難裏，尼祿要再出現而為第一個敵基督的，佔領羅馬城而給基督徒三年有半的折磨。以後第二個敵基督的出現，乃是波斯國人，他要制服尼祿，毀滅羅馬，在猶太建設自己的國，在那裏猶太人要崇拜他。至終，基督要降臨，毀滅敵基督的和其軍隊，令萬國臣服，於地上建立其國。死去的基督徒們要復活同享新耶路撒冷的快樂。聖徒們都要在那裏安居樂業，娶妻子，至一千年之久。地土要出產豐盛，世上所有的入息都輸入聖城之內。同時，一切惡者被囚於痛苦中，等候基督千禧年掌權完畢後的審判。

當第四世紀之初，另有一個北非洲人名拉克單丟 (Lactantius) 者，貢獻一種千禧年的新解釋，多半根據西卜林神諭記 (Sibylline Books)。自從上帝在六日內完成創造之

後，現在的世界要歷時六千年，並且因為第一個人是在第六日造的，那末新造人——基督徒——也證明是世界末世代的起首。這個衰殘的世界快要傾覆。最先有一個兇惡災難的時期來到。公義要消滅於無形，衆惡要昌盛起來。世界既如此全然敗壞，以致「在人間無信仰，無平安，無仁愛，無羞恥，無真理，因此，也不能從惡裏得着任何安全，任何政府，任何休息。」世界各處有劇戰，在埃及尤特別嚴重，以爲懲罰她的迷信。這種政治的洪荒乃是羅馬帝國傾覆直接的結果，其時世界的主權仍要回到東方。女神西庇爾 (Sibyl) 宣諭羅馬要受上帝審判和滅沒之罰，因為牠恨上帝之名。但是拉克單丟懼怕這個要來的災害，催促他的讀者懇求上帝叫這個毀滅的暴君緩來，此暴君似乎就是敵基督的。他弄瞎了世界的眼，即指毀滅羅馬城而言，在其傾覆以後，現在的世界就隨即毀滅。

世界存在滿了六千年的時候，上帝的兒子要從天上降臨，審判惡人。他要復活死去的義人，並且居留民間一萬年，以公義治理他們。那些忠心的人們在主降臨時還活着的，就不再死，繼續生活一千年，產生許多上帝所愛的聖裔。那些由死復活的人們，要

審判那生活的人們。異教徒不完全滅沒，乃要服事義人，這些義人自普世各處聚到聖城，就是位置在地當中的城。上帝自己住在那裏，管理忠心的人民。月亮燦爛如日頭，日頭的光輝也要增加七倍。地土要奇異的結實，山嶺要滴下蜜來，酒與乳要像水一樣的流程，有完全的和平要支配着全地。異邦的君王要從遠方來給上帝——無上的君王——貢獻禮物，地上的萬國萬王都要尊敬他的名。在千禧年之末，上帝要施行末後的審判，那時，除了上帝的國以外，沒有一國能存留於世了。以後，天要被捲起，地要被更新，人要變成天使的形狀。惡人要復活受永刑，在天使與義人的面前，受永遠的火燒。

在第四世紀之始，東方基督教國，又產生一個擁護千禧年主義的人，就是呂西亞省奧林帕斯的主教麥托丟 (Methodius)。審判日和首先的復活之後，隨即有一千年與基督為伴的時期，但是麥托丟對於其地點，並不特別注重。千禧年之後，義人的身體從朽壞的人形變成天使的形式與美麗，因此，能進入衆天之上的上帝居所那裏去。

(二)從早年即有反對千禧年主義的發生，尤特別反對其實際的形式。明顯的反對，

似乎首先結晶於知識派的基督徒的範圍裏。知識派看萬事全惡，故此，反對相信復活，並基督於地上建立新國。他們至高的要求，乃是靈魂從物質的世界裏完全被救出來。至於以為靈魂必須返回肉體，甚至在千禧年中享受權利，乃是知識派對於得救理想所最否認的。反之，以為義人的靈魂死去的時候，立刻就去得天上的賞賜，故無須乎待至千禧年也。或者因為知識派的懷疑，引起彼得後書來申明世界末日的信仰，並且一種強有力的激動，令愛任紐主張千禧年主義的，也是要反對知識派的懷疑。

其餘的基督徒雖無知識派的傾向，也是反對千禧年主義。復活並不一般地否認，對於基督再來施行審判，亦沒有發生不必有的疑惑，但是對於將來千禧年之管理地上的理想，卻迅速地失了贊助，並且至終被宣布為異端邪說。至對於世界末日，亦不像早年的基督徒那般切望。千禧年希望的這樣衰殘，乃是基督教克服當代世界的自然結果。在新運動大半為猶太遺傳所籠罩，而所盼望戰勝異教仇敵的景象，也似乎昏暗不明的時候，世界急速的結局，與基督在地上之建設千禧年國，乃是基督徒信仰的重要因素。但

因猶太的思想方法，逐漸地被希臘羅馬的意見所推翻而掩蔽之，又因新宗教漸漸地在地中海的世界，到了至高的地位，於是千禧年幻想，就失去其重要的意義。不是確定的遭了反對，就是完全的改頭換面，以致成爲難認識的了。

有一個東方的和在第三世紀前半葉，頗有勢力的基督徒俄利根其人者，他對於千禧年主義，乃是一個最早而最嚴厲的評論者，而且對於千禧年主義的字面解法，尤大不謂然。他解決此問題之方法，乃是將聖經所提千禧年的理想看爲比喻的，而不看爲按字面的，此種方法之對於聖經遠不如對於俄利根個人情形需要的真實。實際上他信世界是永存的。他不能接受肉體復活的理論，他亦不能接受一般公衆所信的末日審判，和其附帶的現象。然而他却否認這種信仰通常所根據的聖經的言語。他不評論聖經，而却反對按着字面來解釋聖經，因此，就避免了他所視爲千禧年主義的絕對荒謬。俄利根能夠說現在的世界將來要到一個結局。但是一個甚麼樣的結局？在聖經的一切災異的意想之後，他尋得一種靈性的意義，這種意義，在他看來，似乎完全爲其他聖經所證實，並且

清晰地指示從舊秩序改變到新秩序，乃是受了個人並人類宗教發展的影響而逐漸進步的。俄利根用這種寓言性的解釋方法，不但使早年千禧年希望的全體都靈性化了，並且立了一個榜樣，使一切千禧年的評論家都隨從他，甚至直到現今的世代也是如此。

亞力山大的丟尼修 (Dionysius)，爲俄利根的門人，使用了一種另樣的攻擊方法。他的辯論起於埃及及監督名叫尼頗士 (Νεπος) 所作的一篇名爲寓言家之謬誤證的論文，以爲反對俄利根所用的方法。尼頗士堅持着一種按字面的講解，在埃及的教會裏獲得多人的附從。但是在阿辛諾伊三日聚會的結果，丟尼修勸長老們和鄉村的教師們放棄了他們不透澈的幻想，至終，在著作的方面，丟尼修引起人們對於啓示錄著者的懷疑來。他曉得有些基督徒們完全反對此書，便宣言此書乃是無意識的，或無證據的，並且確言該書乃左道的克林安 (Cerinthus) 的一種僞詐的作品。丟尼修個人的態度是不甚激烈的。他確實地知道此書不是可以按着字面看的，但却假定此書內含有一種隱意，是太深過於他所能領會的。他興奮地說：『我並不反對我所不能了解的，但是却使我驚奇的，是因

爲我不通曉它。」但是爲了實際用意起見，他直截了當的拒絕了它，於是他也不肯來解釋其中所含的意義。雖然不把此書看爲僞著，而棄置不顧，却主張著者並非使徒約翰，乃是同名的其他基督徒。

當第四世紀基督教進步很快，以致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故此，能令奧古斯丁在五世紀的首二十五年中，寫出他著名的論文，來形容教會好像在地上的上帝之城。現在千禧年主義不再爲人們所期望欲得之物；乃是已經成爲一種實現的情景。從這種關點來工作，奧古斯丁就申明千禧年主義的精神達到如此有效的地步，致使數百年以後的人們，把這問題實際地置若罔聞了。

奧古斯丁使用寓言的解釋方法，但是爲要使它適合於他個人時代的新境遇，就採用了一種新的途徑。他確信末日的審判，其時死人要復活，而有不朽的形體，現在的世_界，也要完全改變，但是沒有把這種事情描繪得像迫近似的。另一方面，啓示錄書的千禧年幻想，完全是屬靈的。在末日審判之前，並沒有基督的特別二次降臨，因爲主繼續

不絕的顯現於教會之中，就是顯現於他的信徒之中，可是這種顯現，是逐漸的，因為全教會本是他的身體。照樣，在啓二十章五節至六節所說的在千禧年開始時的顯現，也就曉得是屬於比喻性質的了。這種復活對於信徒，乃是一個附帶現在的實現性，類似他們在上帝面前變了形體一般，就是在罪上死了，而在教會中活起來有新生命。

至於基督在地上掌權一千年的事，奧古斯丁斷言其時期始自耶穌在世的日子，他捆綁了壯士撒但（可三章廿七節）。從那時候起，撒但被關在無底坑裏，也許他不能誘惑教會所感召的列邦，而在耶穌顯現以前，也許不能誘惑他所管理的世界。但是奧古斯丁看無底坑並非一種混沌的深淵，在地底下，乃是無數衆多的惡者叢聚一處，他們的心對於上帝的教會有無限量深的惡意。這樣，撒但的國並非羅馬政府，該政府現在正式的爲了基督教國家，乃是那些譏笑訕罵的異教徒們，他們恆久的仇視教會。當惡魔被捆綁時，聖徒們與基督掌權一千年，正如啓示錄的著者所確說的。現在的教會就是基督的國，就是天國，聖徒生前死後都在其中掌權。這個屬靈制度的交戰國，一年比一年的強

盛，「直到最和平的國來到，我們要在其中掌權，而沒有一個仇敵在內，那就是啓示錄所說的，在今生的首次復活。」

在末期迫近時，雖說現在的世界並不變壞，反倒不住的變好，但是奧古斯丁却仍然接納啓示錄所說在千禧年末了之前，惡魔要從無底坑裏，暫時被釋放出來。但此次的釋放，有人解明是這種意思，說教會的仇敵，在末後審判正式開幕之前，要特別地盡他們反對的能事，有三年半之久。無論如何，魔鬼這些特別的活動，注定了要歸於失敗。在這個短時期裏，他能阻擋一些人們採納基督教，並且使少數的人們跌倒，但是這種行動，對於教會毫無損失，因這些人們不會列上帝衆子的預定數目之中。真正的教會要站立穩固，光榮地經過這攻擊的時期。奧古斯丁將啓示錄內所說的獸，乃指那些反對信徒和上帝之城的不信者的會社而言。他的想像，即是一些表示虛偽敬虔的人，他們裝作是基督徒，而內心却不然。這樣的人都是屬於獸的，不祇是那些爲教會死敵的人，連那些混在麥子中而實是稗子的社員，也歸於這類了。

在末日審判時，惡人要被付諸永火，其性質與地帶，不可得知，只有得蒙聖靈啓示的某人知道這事。以後，世界必要改變，然却非被一種普遍的大火所完全毀滅，在這火裏，一切適於我們朽壞身體的能以朽壞的物質，必都全然消滅，而我們的體質，就要受一種奇妙的變化而獲得那適合於我們不朽的身體的質素，如此，世界本身就再造成爲較好的，而適於肉體得着重新的人們的居住地。這樣，就建設了新耶路撒冷，也可說是從天上升下來的，因爲上帝成立它的恩典是出之於天的。以上所說，就是奧古斯丁所表顯的奇妙變化，將啓示錄的千禧年幻想再重新構造起來，以適合於在第五世紀初葉的情形。

(三)主後一千年的時候臨近了，世界末日的希望，又要復興起來。按着奧古斯丁的程序，現在正是期望完全成就之時，教會正是向着那方面逐漸地進行。在西方信奉基督教諸國內，有許多人宣傳這種迫近的事，但是這些熱心家的意見不爲教會一般負責的領袖們所認可。有組織的基督教的地位逐漸鞏固，而對於新秩序開幕的期望，就失了其活動力。遺傳的千禧年主義的方式，和其相聯的概念，固是永存不滅，但在中世紀的基督

徒們，頗滿意於教會在現世的勝利，並且盼望各人死後有一個幸福的永生。

在奧古斯丁之後，千年式思想最重要的發展，即以爲教會的更完全的靈性化，卽算爲上帝現在的國之立於地上了。奧古斯丁的計畫，乃是假定教會要逐漸達到完全，但在後來有些觀察者，對於同時教會組織的進行，頗滋疑慮。相信世界的末日來到，非等到教會藉着聖靈的再降而經驗一種新生，並恢復原始使徒時的光景不可，這種光景，有人以爲基督教在其歷史的程途上已經離去了。

最著名鼓吹此種新式希望的，乃是夫羅立斯 (Floris) 的約阿喜謨 (Joachim)，他是十二世紀後半葉的義大利修道士。而在他所寫的講解統系內，有三個要因應當注意：第一，他是一個熱心羨慕嚴厲式的修道派的人；因此，他的未來教會乃是屬於一種理想的修道式的制度。第二，他是傾向於感情作用，喜好默想歷史中上帝隱藏的計劃。第三，他應用其神祕的氣質於聖經的解釋上，尤其是用於預言上，以爲一種決定將來事程的方法。約阿喜謨思想的結果，乃是將人類的歷史區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律法的時期，或

是「父」的時代，其時對於人們至高的要求就是服從。施洗約翰的出現，乃表示過渡第二時代，那就是福音的時代，或是「子」的時代。現在地上的教會即屬於此時代，其時人們努力要獲得神祕的知識。第三時代，就是聖靈和真正屬靈教會的時代，但是尙未發現。現在秩序的末尾，和聖靈時代的開始，乃定於一二六〇年時。當這些年頭中，真教會尙在隱而未顯，適等於啓示錄十二章一至六節所說在曠野隱藏的婦人的日子。新時代臨到的時候，現在的教會並不是被廢除，乃是被奇異地清潔而恢復其原始的純粹。選民要從東從西被聚攏來，猶太人和異邦人都要皈依。在與惡的權勢所發生末後交戰之後，隨卽有末後的審判，一個新秩序就要開始。這個新社會是按着一種大修道院的樣式而組織的，其中的修道士們是真正屬靈的人，它必要廢除教會的教政，而人類將要進入平安和清潔的末後安息之中。

雖然約阿喜謨的意見，被極嚴肅的佛蘭西斯教團所採用而保存之，但是對於羅馬教會却未留下很久遠的印象。其根本激動——不滿意於成立教會的秩序，神祕的追求，並

啓示預言的研究——在復原教裏得到肥沃土壤。那與改革相聯屬的活動事項，並復原教徒於早年歷史中所受的苦難，使許多地方都承認末日將到。教皇現在似乎是敵基督者的化身，真教會尙未出現，而啓示錄書容易被看爲教會歷史的綱要。詳細地描寫上帝國的經歷。在這時候的騷亂裏，改正的信仰收穫其第一次殉道的果實。虔誠的幻覺，容易在天上或在地上有千百種奇異的事來。一切希奇的異象，夢想，和現像也不缺乏，這一切似乎是預表世界末日的臨近，這個政治，社會，宗教，隆起的時代，有許多激動令千禧年的希望復興起來。在第十四世紀的末葉，有胡司約翰 (John Huss) 之先驅某德國人倡議反對時代的敗壞，而在聖經中尋求一種世界邪惡的解決來。此德人研究之結果，承認一切關於敵基督者的話，都是指着現在的情形，並且世界的末日，要於一三六五至一三六七年之間來到。胡司本人並不注重迫近的末日，但是他常說到敵基督者，乃是現在的一種惡權勢。埋伏着等待吞噬信徒，當胡司爭戰的期間（一四一五至一三六六年）波希米亞人有很多的動機，令其疑惑舊秩序的存在將瀕於崩潰。

此時，在波希米亞人中，千禧年希望被他泊 (Taborites) 黨用特別的力量復興起來。他們的熱心和勇敢，是被一般領袖們所鼓勵的，他們將現在惡時代的末後災難，描繪得有聲有色，謂上帝之怒已充滿，預備審判。末日臨近的兆頭，見於各方面。各處有打仗的風聲；民攻打民；國攻打國；假先知起於遍地；甚至在自己的範圍裏發見叛徒；其他可怖的現象，在人子降臨之前，乃是他們日常經驗的一部分。相信不久，罪惡的大地於審判日將被聖怒的火所毀滅，故此於波希米亞選擇五城作為逃避的中心地點，在世界大火的時候可以避免，因為它們並未降服於敵基督者。鄉人和農民都從各處聚集到那裏，變賣了他們的產業，將賣得的錢，放在他們宗教領袖的手裏，像最初的基督徒所會作的一般。因此，這種運動就成了共產的社會。

在和平復興之後，而緊隨着有他泊黨狂熱的衰落，但是有一種溫和式的千禧年觀念，存於波希米亞弟兄派中。他們的講員，有時將羅馬城的教皇當為敵基督者，並且宣佈第二降臨的迫近。此種理想又復興於三十年戰爭時，其時波希米亞遭遇悲慘的災禍。

這些年中的經驗，和其自己天然的偏向神祕性質，引導著名的柯墨紐斯 (Comenius) 去期望教會一種奇異的變化，和基督急速的降臨。

在瑞士和德國的改革家們，也看出在羅馬的教會中有一種敵對的惡權勢，其對於他們的真實和可怖，正如在寫啓示錄書的時候，羅馬國家對於基督徒們的一般。一個未成熟的千禧年主義，在十六世紀之初，發現於附從反對兒童受洗運動的人們中。那反抗封建制度壓迫的叛亂，發動於一五二五年農民的戰爭中，有一種渴望附於某宗教的範圍裏，就是要取消一切教會的威權，而建設一種理想的基督教國家——一種共產形式的國家。雖然農民的叛亂已被壓倒，而這種新宗教的興味，尙繼續存在，不久，在施塔斯堡 (Strassburg)，在賀弗曼 (MelchiorHoffmann) 的領導之下，成立了一個共產社會，他自稱是啓十一章三節所說的兩個見證人之一，並宣告說施塔斯堡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基址。這種運動因爲遭遇反對，就遷移到閔斯特 (Munster) 去，這一般狂信者竟將此城完全佔領，建設了他們自己所想的政府，深以爲獲了聖靈的指導而作的，並且建設了

錫安爲預料基督之速臨。領袖們說有從天上見異象的權力，閔斯特就成爲無限的宗教狂熱地點，直到一五三五年，這種運動受了強力的壓制時爲止。

連路得的和改正會的千禧年主義，也常是屬於多有限制的形式。雖然不認可基督在地上掌權的理想是按着字面的，却常常預料敵基督的教皇職權的傾覆和世界末日的臨近。但是藉着神祕主義和虔敬主義的幫助，千禧年教訓在改正教會中尋得幾個擁護者，尤其是在第十七世紀中。這正是在不安靜的時候，在德國有宗教戰爭，在法國有預格諾派 (Huguenotes) 的遭遇逼迫，在英國有克倫威爾 (Cromwell) 政治的革命。這些鼓動的事，將世界不吉的問題切近平民的心，喚起千禧年希望的新表示來。

當十七世紀時，在德法二國，千禧年的概念被個人所表現的，勝於被鮮明運動所表現的。某德國學士於一六二七年寫書，將千禧年開始的日期定於一六九四年。在法國後一世代，有復原教的神學家汝流 (Jurien)，因爲預格諾派的遭遇逼迫而受刺戟，便決定一六八九年爲敵基督者——羅馬教會——傾覆的時候。

在一六五三年，千禧年的教訓於英國結晶而成爲確定的政治宣傳機關，卽著名之第五君主運動，激烈地反對克倫威爾。其擁護人祇承認對於耶穌王表示忠誠，確說他將要顯現並建設一個第五世界君主國。前四個君主國乃是：亞述，波斯，希臘，和羅馬，但羅馬帝國爲羅馬教會起而代之了。這些擁護人相信是責任令他們去爲耶穌王爭戰，這乃表明他們配在他來的時候去迎接他。從前他們會祈禱並宣傳，但是現在他們相信時候已到要爲上帝作事。這種確信表示於兩次未成功的反抗企圖：一次於一六五七年，一次於一六六一年。

第五次君主運動的動機，不祇是憎惡羅馬，並且也偏向共產理想和神祕經驗。他們公開的宣言有一段說：

「我們情願地將生命和財產爲主耶穌並其人民而捐棄，作羔羊軍中之兵，憎惡僱兵的原理與利益。並且爲此種工作的緣故，我們願意不愛惜生命以至於死，我

們均不再將劍收入鞘內，

共產的動機又發現於翰斯多夫 (Ronsdorf sect) 派，此派於一七二六年創於德國之易北菲爾 (Elberfeld) 後來遷至翰斯多夫。此派興盛有二十五年之久，不祇從德國得了接濟，並且從瑞士，荷蘭，和英國，亦得了接濟。此種運動亦有其神祕方面。有一個從早信服這教訓的女子，經驗過一種劇烈的感動，在感動中得了天上來的啓示，顯露了新國的榮耀，以爲此國將於一七三〇年來到。後來，此女成爲此運動創始人厄勒 (Elias Ellor) 的妻，此人宣言說，他和他的妻乃是屬於猶大支派，並且被選爲建設新耶路撒冷的。據說其妻乃是錫安之母，並且是那個身披日頭的婦人 (啓十二章一節)。她和她的丈夫，乃是啓十一章三節所說的兩個見證人。因爲受了要達到成功的鼓勵，這創造人不久就確說他就是新秩序的創作者。現在他說上帝完全的神格住在他裏面，他的神聖受感的妻乃是新啓示的傳導。已故的聖徒們，要不久再顯現於地上爲新國中的份子，並且世界的救主，乃是厄勒的一個兒子。這種奇怪的運動，興盛了幾乎有二十五年之久，差遣傳教師到各國去，但於一七五〇年其創始人死後，就很快地衰敗了。

約在同時，千禧年主義在學界裏，藉着德國神學家本革勒 (J. A. Bengel) 於一七四〇年發行的啓示錄註釋，得了一種新的推動力。他的動機乃是歷史的和靈性的，與共產和神祕主義的興趣以相對照，這兩種曾於千禧年希望的存在裏有過強大的威力。本革勒的解釋原理，乃是確定啓示錄的率真意義，否認比喻及靈性的解釋，此種解釋自俄利根後，流行於一般學者中間。本革勒既然決定此書照字面的解釋，乃是清楚地屬於千禧年主義的，於是他就採取這種意見作為他自己思想的證據，並且確定一八三六年為千禧年開始之期。他的工作的顯著點，乃因為把一個新刺戟加入某特殊學派的傾向，這種傾向，想從聖經本文建設千禧年的理論，並且用確定聖經語句的靈感來予以證明。

當十八世紀末葉時，神祕的與共產的動機又出現，這一次是在英國，結果建設了「震教徒」 (Shaker) 的運動。有一個女人名叫安利 (Ann Lee)，自信對於不嫁不娶的神聖光景，是得了神聖的啓示。她在英國遭遇反對，得了啓示的指導，於一七七四年至美洲，在那裏組織了幾種的震教徒的居留地。這些團體都是共產的樣式，男女分別居住，

相信末期已經臨近。世界的歷史分爲四周期，第一周期到洪水時止。第二周期自洪水時至耶穌降世。第三周期自耶穌至安利時。第四周期乃是包括現在和建設新世代的時期。復興進行的第一步，乃是震教會的組織，再生出五旬節時原來的純潔，並且顯明基督新國在地上的起頭。

震動西歐的法國大革命，在千禧年的理論上，又起了一個新興趣來。神祕的啓示與妙想的政治事件相合一致時，以爲必能供給世界末日的臨近清楚的證據。卽如在德國，有一個肯尼格斯堡 (Königsberg) 的通神家名叫森荷 (Schonherr)，他宣告說基督的降臨已經迫近。拿破崙被看爲聖經裏所說的敵基督者，肯尼格斯堡和其七山相信卽爲啓十_七章九節所提之城。森荷死於一八二六年，在他以後一世代，千禧年主義又出現於賀弗曼所組織的社會運動裏。他提議重建耶路撒冷聖殿爲預備基督再臨。這種意見雖然未能實行，但他卻將附合的人們聚集一處，自稱爲「上帝的百姓」。但是千禧年教訓，當十九世紀在德國時，得到牠的主要的贊助人，不是在分離的宗派裏，乃是在正式的改正

教會裏，持定聖經逐字受感的意想，一般解釋家隨從本革勒所設立的方法，用神祕的傾向，或用當時關於基督快臨的各種異兆，來補充聖經的解釋。

當十九世紀時，在英國產生兩派著名的千禧年派來，即羅馬使徒教會（或珥運派 Irvingites），和普里穆特弟兄（或達爾比派 Darbyites）。珥運愛德華為一蘇格蘭長老會人，於一八二三年在倫敦講道，獲得聲望，發布一書，表現他對於將來審判的意見。有一個住在倫敦西南奧爾巴立（Albury）的富足銀行家，名叫得魯蒙亨利（Henry Drummond）受了很深的印象。從一八二六年開始，他在家中招聚了一組年會，凡表同情於此運動的平信徒和教師們都來赴會，研究預言。在這時候，珥運更熱心主張千禧年的教訓，甚至確定一八六四年為基督復臨的日期。在得魯蒙家中常有例定的會集，到會的人卻對於預言的解釋頗感興趣。於一八三〇年又增添一種神祕的註解。有人報告說，有一種超然的交通能力近來顯示於某長老會人的家族中，此家住於格拉斯哥（Glasgow）附近。得魯蒙遣人去拜訪此家，在此回報之後不久，在倫敦珥運教會中的某人，也得到同樣的能

力。這些新先知們，受靈感說話，常喊叫說：「看哪！新郎來了，你們快出去迎接他。」或說：「基督的身體。」易信的人們以這些話爲基督降臨迫近的清楚證據。

起初，這種運動主要的人物珥運，自命爲新教會的使者。但是不久，他的領袖職任被那些受着靈感的新先知所替代。這時，有人所熟知關於一個新屬靈教會的千禧年理想，就是預備着在基督來的時候去迎接他。相信這種預備，祇能藉着教會聖儀所生的靈感，方能有功效，於是努力去恢復當年在使徒時代所流行的教會制度。是以近代的使徒蒙選去領導這種運動，這種蒙選完全憑着聖靈，藉着近來受感的先知們所說的旨意以爲轉移。這個復興的使徒教會，設立了一個宣傳機關，希望從各國招集真聖徒結成團體，預備在基督來的時候去歡迎他。

「普里穆特弟兄」乃是一個相類的運動，也是要打算恢復原始教會的純潔。預備着基督的早日復臨。當一八二七年與一八三一年之間，在愛爾蘭的都伯林，和英格蘭的普里穆特，像這種教訓頗形活動，成立了各樣的集會，提出一種抗議反對牧師的按立和

一切形式的教會手續。理想的集會，乃是兩三個人奉耶穌的名聚會而有主在他們中間。再者，恢復原始的基督教社會，講解啓示的預言，亦爲一種重要的職務。但以理和啓示錄的象喻，被看爲一種精巧的事序，必與基督的早臨和千禧年的建設有所聯絡。

約在同時，美國發現新的千禧年運動。『末日聖徒耶穌基督教會』，又名『摩爾門教』（Mormons），於一八二〇年創於紐約省的非厄特（Fayette）。在這種運動的背後隱藏着神祕與共產的動機，和願意恢復原始教會的簡單化。傳言其創始人斯密特約瑟（Joseph Smith），乃是一個神祕家，他得了無匹的神聖啓示，指導他建設一個新教會，並預備一部新的聖經，就是摩門書。此聖經被信爲是將上帝從前啓示美洲居民的話再寫出來。斯密特的目的要在地上建設一個新社會，一個現在的錫安城，基督復臨的時候，可以在其處建立他的千年國家。經過各種不幸的企圖之後，這個新派，至終在鹽湖城（SaltLake City）成立起來，等候基督的降臨。在這時候，古時聖靈的恩賜，復顯於方言，預言，異象，啓示，醫治，和其他神祕經驗的現象中，證明聖靈的新活動，以爲

聖靈已經棄絕了歷史上的教會。

另一種千禧年機關的組成，乃密勒爾威廉 (William Miller) 於一八三一年所創設，他是紐約省下罕普吞人。他是耶穌再來派 (Adventist) 的創始人，現在此派有幾個不同的支派。密勒爾從聖經的研究裏，斷定基督用人身復臨而建設千年國家。先定這件事的時期爲一八四三年，以後又改至一八四四年十月。後來有更大的預備，要定一個特別的日期，但是對於基督早臨的信仰，並未發生搖動。

在更近的時期裏，基督教各團體中的個人很熱烈地主張千禧年希望，甚於各不相同的教派。此種宣傳雖然免不了神祕的傾向，然而多半成爲教訓的和註解的言論。其一種基礎的教訓，乃是嚴重地保持聖經逐字受靈感的教理，和屬靈的人之對於聖經的祕密有優越知識的引證。在關於歷史的調查之下，發現了一部聖經書，習知其直接問題，或著者及最先讀者的經驗，並不看爲講解聖經重要的預備。事實上，像這種研究，卻以爲是構成了一個真正的阻礙，令人不能真了解聖經。一個人用他自己的主觀主義來讀聖經，

相信他個人被靈啓迪，隨從第五次君主運動女先知的意見，不使用大學的技術去念龍和獸的事，也不跑到敵基督者的藏書室去，爲得智慧用以解釋基督的啓示。他以爲自己內心的知識，足以應付這種事業。

近來有一個強盛的千禧年宣傳機關，數年之久被已故的羅素查理(Charles T. Russell)所領導的，享有『千年曙光』(Millennial dawn)的聲譽。於一八八六年他發行了一組書籍，用妙想天開的聖經解釋來主張千禧年的意見。在一八九一年所刊行的『願你的國降臨』(Thy Kingdom Come)一書內，說千年國度已經冥冥地開始於一八七四年，並且預言現在的世界末日是在一九一四年。這個運動雖然是受一個人的鼓吹，卻產出很多的文字，曾努力散布到世界的各處。

近代有一個更有勢力的千禧年主義派團體，銳意宣傳他們的教訓，並非像一個分別的團體，乃是像任何宗派的會員，以期與各派發生聯合。雖然他們的努力，有堅忍不拔的性質，和慎重的計畫，然而在他們方面，卻不想組織一個獨立的社會。但是有一個鮮

明的運動，曾經顯明，特別是從一八七八年以來，其時這些意見的附從者，從各宗派來聚集，赴一個開於紐約城的「預言大會」。這些簽字赴會的人，乃是代表十個各別的教會，即如長老會，協和長老會，浸禮會，聖公會，改正聖公會，公理會，美以美會，來復會，荷蘭改正會，路得會。這種運動的門徒們，自視爲在各教會裏的真正團體，無論他們的宗派關係如何。並且這教訓的領袖主張人，輒稱呼自己爲宣傳福音者。他們的宣傳，乃是關於聖經預言的正確的和字面的講解，雖然這種興趣常被強大的神祕傾向所補充。人們以爲全部聖經都是爲現在特別的事情而寫的，並沒有論到關於著者當年的情形。與古時屬靈解釋的千禧年比較起來，近代宣傳機關的新特點，多半是關於晚近歷史上的事，其豫兆俱巧妙地顯示於聖經的預言中。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已經給這種意見主張的新的機會，其附從人也很快地利用這個機會，確以爲他們能從這些時期中，騷動的事裏發見預言的新應驗來，於是他們從新堅持主張現在景況的改良，乃是藉着現在秩序的忽然毀滅，和繼以基督千年掌權於地上的開幕。

(五) 現代千禧年希望的評論

歷史顯明在千禧年式的希望裏面，有許多的差別。其時，異邦人，猶太人，和基督徒們，都同樣地盼望藉着一個無匹的世界更新的形式，從現在的邪惡中得到末後的解救，爲要獲得這種結局，就提出許多不同的計畫來。沒有一種計畫是專爲異邦人的，也沒有一種是專爲猶太人的，或專爲基督徒的。

這種差別乃是從各種光景裏自然而有的結果，千禧年的理論，即在這種光景之下興起而發展的。它們表現各種人的工作，這些人的嗜好不同，環境不同，年代也不同。在猶太人與基督徒中間這種差別，尤其是特別顯著的。希伯來希望的變遷，與其國家生活的經驗一同展進，基督教的各種希望，也與其宗教擴展之經驗相聯合，即當這個新宗教從巴勒斯丁傳佈到遠方的時候。在某一個時候，宗信千禧年主義者，在政治上有興趣，

在另一個時候，他們的興趣，又是社會或共產的，有些人是愛好神祕主義，又有些人歡喜預言的幻想解釋。在每一種情形裏，千禧年希望反映出各種鼓吹人的特別興趣來。

千禧年主義理論的差別，就大大地加增其職務上的可能。當它們在歷史的過程上時，已經應合人類需要到一種寬大的範圍。當時常以排除罪惡爲主要的問題，其所以要廢除的罪惡的形式，乃由於各種方法裏看出來的。有時千禧年的想像似乎出了一種確定的方法，能以從社會邪惡的壓迫裏逃避出來。又有此種信仰的解釋人，注重自肉體痛苦中得解放的希望，此種痛苦是由於貧苦，疾病，或死亡而發生的。這種希望當嚴重政變不幸時。或宗教的迫害時，常是一種強有力的支持。在政變不大緊張的時候，這種希望能作幻想的運輸工具，使人們本着固有的好奇心，爲自己創作一幅未知的將來的奇異圖畫。就大體而言，千禧年式的希望却在已往的許多世代中曾有了各種的活動，如扶持人們去相信公義的勝利，使人們把它看爲一種有力的假設工具，以爲最後除滅罪惡之用等。

千禧年希望能否在具有新的問題與新的知識的現代中，有所活動而勝任愉快呢？這

在現今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世界的戰禍，令我們對於生活的不幸，又有一個新的實現。在這種悲慘痛苦的時節裏，人類的技巧與能力，似乎都轉入滅亡的河流，那時許多人們，自然要隨從已往的榜樣，預示世界迫近的結局，並新世代奇妙的開始——其時人們不再學習戰爭——以防這種禍變之復發。但是這種有用的希望，能安慰受苦的人於既往，而其效能於現今之情形裏，則又有了嚴重的問題。今日的人們能恆切希望一個大激變來翻轉現在的情況，或者其經驗之見地，與現在的知識，需要一種更有建設能力的計畫，以改正世界麼？

(一)近代千禧年派為解決現代世界的不幸，所貢獻的一些計畫，可謂無微不至。千禧年前派在此事上，較千禧年後派更為真實。千禧年後派，不期待藉着基督忽然降臨而有早的援救，反而期望基督教在現世界上，逐漸有進步的勝利，直到理想的情況至終實現。以後隨即有千禧年。在千禧年之末，有一短時期的背教來臨，其時基督徒與惡勢力有劇烈的戰爭，但這種惡勢力在最後毀滅之前，得了暫時的釋放。在末後短期的災

難過去之後，基督要在榮耀裏降臨，要有普遍的復活，要施行審判，舊世界要被火焚燬，惡人要受痛苦，義人要進入永生的幸福裏去。

千禧年前派則適相反，他們希望基督早早的再臨，並且否認在千禧年臨近時，世界有逐漸改善的可能。他們現今流行廣遠的詳細計畫如下：現在的世界在不幸的結局臨近時，已迅速地變惡。當此時際，教會的職務，乃是爲基督後來要顯示的新國，去預備一組聖徒而爲其國民。但是有形的教會不能全體得救。真教會乃是基督神祕的身體，乃是基督教內被選的集團。教會在現今世界中的工作，乃是作見證，尤其是對於基督再臨的道理。到這種作見證的工作完成時，如果上帝這樣命定，或者在一個較早的時期，真教會要從世界被遷去。這種事變何時發生，祇有上帝知道，但是千禧年前派的人們在聖經和當時的世界裏找出許多證據來，叫他們知道末期迫近了。今日明日或要發現，無論如何，在最短期中一定要來臨的。

基督再臨的時候，他並不立刻降至地上，乃是停留在天空中。在空中

——教會——相會，教會從地上被提取去，好像古時以諾一般。這種權利乃要賜給真基督徒，他們乃是教會中的教會，是糠粃中的麥子。這個空中的集會，必括有死而復活的義人，忽然間身體改變的活着的信徒，並舊約內有價值的人們。除失去了他們變了形體的友人外，那些仍舊留在地上的人們，也許不感覺有任何現象發生。屬天再降的新郎和其新婦，要在空中停留一時。度他們的蜜月，同時，地上的罪惡，要迅速地達於極點。這種聖徒的改變，專門的術語乃是「快意的神移」(Rapture)。

但現在聖徒已經從地上被遷去，上帝准許末期可怖的災難降在一切人類身上。猶太人返回巴勒斯丁，在那裏有些人悔改信仰基督，這樣，對於他們「在黑夜時將有光明。」敵基督者出現，在全地上施行蹂躪。在主來臨之前。有一段充分的時間，為完成一切形式的預言災難。其時期之長短，不可得知，雖然是一個比較的短時期。至少，有七年，或者還要長些。惡人要猖獗起來。不可名狀的痛苦，將為害於地上。然而因為那些蒙選而要悔改的猶太人的緣故，這時期就減短了，雖然他們是預定被敵基督者所殺的。當此

時際，基督和聖徒都狂喜地等候着他們有形地降至地上的時候。

至終，基督與其伴侶在烈焰中顯現，降臨審判罪人。那自升為管理全地的敵基督者，將要滅亡。他的地上的京都，即重建的巴比倫，要在牠一切的惡裏完全傾覆。邪惡的烏合之衆，必要滅亡，獸與假先知必被捕獲，他們與撒但同被交至陰間。那些當大災難時，接納基督的人們，和那些在他末後降臨地上以前而死的人們，現在都要起來與基督和聖徒們在清潔的地上，榮耀地掌權一千年。

在千禧年要完結的時候，撒但要被釋放一時。但是牠的自由快要完結。牠召集歌革和瑪各來幫牠的忙，率領強大的軍隊，數目像海邊的沙那樣多，來與住在耶路撒冷的聖徒交爭。這些基督的仇敵們，迅速地被天火焚燬，撒但也被投在火湖裏，在那裏永遠受苦。此事以後，一切不信上帝的人們復活起來，聚集在大白寶座之前，受審判活人死人的裁判。他們要被交在痛苦的火裏，隨後有惡天使也在這時候被定罪。衆惡都受永刑，義人要進入幸福的永生裏去。

這就是千禧年前派的人們，對於現代所提出來的秩序，作為消除世界邪惡的理想方法，這種秩序，能為今日的人們所確信而接納嗎？

(二) 聖經中的證據，常被用作千禧年主義真實的一種保證。這對於宣傳在其現今的形式裏，特別是真實的。我們豈不可以說千禧年前派真能復述聖經中的見解，所以當受我們的信任嗎？

古希伯來先知們無庸疑地宣告耶和華的一個可怖的日子臨到。其時萬物的舊秩序，必要立刻過去。後來的先知們預言被擄得歸還的一個日子，其時一切事物，都要奇異地改變，並且有一個理想的大衛王國要建設起來。以後的先知們描摹一個真正上帝的國來臨，其時忠誠的人們，要共享千禧年的幸福。早年的基督徒們盼望快看見基督在雲中再臨，甚至如同已經看見他升天上去的一樣。當遭遇逼迫的時候，基督再臨的信仰，發放着一種新的色彩，受苦的信徒們喊着說：「看阿，他駕雲降臨；衆目要看見他；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啓一章七節，廿章六節）。就此種幻想而論，千禧年主義

完全可謂爲屬聖經的。毫無疑問的，有某聖經著者，期冀世界的一個不幸的結局。他們描寫在末後的不幸之前，有極痛苦的日子，他們宣佈屬天的基督有形地再降，並且熱切地等候新耶路撒冷的顯現。

任何努力，要圖避免這種按字面的聖經幻想，都是徒然的。自從俄利根的時候，有某聖經解釋家打算要駁斥千禧年的希望是謬妄的，就主張連那最顯著論及耶穌再臨的話，亦作比喻而解之。並且說但以理和啓示錄乃是高尚的神祕寓言的書，並無意論及真實的事，不論是已往，現在或將來，乃是具有一種純然屬靈的意義，正如彌耳頓(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或本仁的天路歷程一般。這都是些掩飾的計畫，期使這些聖經合於現在的情況，而將古代生動的希望，置諸不問。馬加比時代受苦的猶太人，需要他們的痛苦完結。並非一種比喻的，乃是一種事實的，但以理所應許他們的事，也是真實地要建設一個新天國。在同樣地一種實在性質裏，有一個早年的基督徒寫了一句話說：「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和「站在這裏的，有

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上帝的國大有能力臨到。」（可十四章六十二節，九章一節）。如果有人告訴馬可，說這種希望，已經實現於耶穌復活後的顯現裏，或者實現於五旬節信徒的經驗裏，或者在每個信徒臨死時的得救裏，試想馬可要受如何的驚駭哩！如果又有人用某種時髦的形式告訴馬可，說他對於基督再臨的預言，已經應驗於路得的改教，法國的革命，衛斯力的奮興，黑奴的釋放，國外的佈道，俄國的勞農政治，或者前次世界大戰的結局，誰能設想馬可將發生若何的感想呢？千禧年前派反對那些對方的說法是很對的，那些人將聖經的話，當作比喻的或屬靈的，這樣保留了聖經的語句，而同時却完全謬解其原來的意義。

在另一方面，千禧年前派也有謬解聖經之處。即如：說摩西在基督第二次降臨時是一個信徒。其所引為證據的，乃是摩西所說的話：「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萬萬聖者中來臨，從他的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申三十三章二節）。在聖經內很難尋到一節其上下文及內容，再有比此處論及耶和華

降律法於摩西更顯明的。但是千禧年前派的人們，昧於聖經之上下文及內容，他們以爲古人的心情，與他們自己的相同。照樣，先知警告古希伯來人的話，本是叫他們預防一個迫近的國家的不幸，竟變成了一個遠事的預言，反在先知以後三千年的現在卻把它看爲迫近的事。不理會先知所論當時亞述或埃及及乃是上帝懲罰的工具，反而將聖經的語句，直接應用到在亞述和埃及亡國以後，很久尙未發露的想像的事上。

猶太人所持關於被擄歸回的思想，也一樣被人誤解而失去了真義。因爲現代的人把先知的復國希望，就是分散的猶太人「從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衆海島」回來的話，看爲關於近代猶太人從歐美返回耶路撒冷的運動；把先知所說上帝奇妙地爲被擄的人回來所預備的大路，看爲從約帕至耶路撒冷的鐵路，同時，看汽機拖着列車是應驗了那鴻所說「在他預備戰爭的日子，戰車上的鋼鐵閃爍」的話。請想一想，真是這樣的吧：被擄之後的先知們，勉勵在亞述和埃及的猶太人，持守他們對於上帝的信仰，確信地等候將來的解救，要開始於二千五百年後，利用近代從約帕到

耶路撒冷的鐵路嗎？真正的千禧年前派的人們能有這種幻想，好像翻一個筋斗似的，並沒有腳踏實地，同時，反而說他們確是根據聖經的。

因為猶太的啓示文字，時常故意的隱晦，則其意義之曲解，不是總像在先知時那麼明顯的。然而在千禧年前派的計畫裏，這種曲解却是更多。從但以理書引用的經文，却毫不顧及著者本人直接的經驗和問題。忽略了著者論及當時猶太人所忍受的苦難。不說他寫書是先要鼓勵與他同遭苦難者的信仰與勇氣，却是以為他是描摹一種遙遠的景色，必須等到二千多年之後方能實現。耶路撒冷聖殿的遭污辱，火焚祭的停止，聖殿院內可憎的異邦偶像，以及其他令但以理的著者感覺難受的苦難等，變成了將來幻想的事，屬於世界末日以前大災難的時期。寫但以理書的人指定四年為他們受苦之期，要使同時的人發生愉快，這對於千禧年前派者毫無利益。這種迅速救濟的應許，即如論及痛苦的事，硬被他們從歷史上拿出來，而移植於前千禧年主義之範圍裏。

新約的作家亦出此同樣的論調，也懷着千禧年前派的幻想。早年基督徒的直接經驗

與問題，不被人看爲與他們言語的意義，發生有何重要的關係。

此種行動的詐僞，可以幾個例子說明之：明然馬可記述耶穌所說「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的話，是指着猶太聖殿被毀壞說的。門徒旋即問主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以後隨着一個災難的敘述，引到這個預料的不幸上去，這些不幸，乃是世界末日以前痛苦的一部份。這段談話的結尾，鄭重地說，這一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雖然正確的時候，未曾指明，可是結局說得迫近，爲要警告當時之基督徒有隨時的準備。這段敘述之每一句話，都發出痛切的盼望，並且全部清楚地反映出當年危險的情形來。然而千禧年前派的人，也不能嚴重地解明這種重要的意義。按着他們的計畫，以爲大災難的時期，仍然是將來的一件事體。因此，他們極力主張新約的言詞，要離去原來歷史的情形，改正其意義，使其適合於在十八世紀之後尙未能實現而假定的狀況。

因不顧及啓示錄書的歷史事物，則其意義就被誤解了。可將約翰利用迫害教會的

皇帝來作一個例證吧。約翰和他的同志們，因為拒絕敬拜皇帝而受痛苦，此種敬拜，於西小亞西亞已經用武力強迫地施行。約翰的忠實和信仰，及活潑的想像，就在這個時機出現。他描摹上帝一個光榮的勝利。羅馬皇帝和其祭司——羅馬全國並撒但之權勢——在基督率領天軍施行攻擊時，都要敗亡。約翰為要堅固人們的信靠，發表末朝皇帝的名字，用六六六的數目作為隱語，並且預言此皇帝要遭遇速臨的滅亡。這種有膽有識的話語，給予約翰同時的人們，一種新的信靠和安慰，是很容易設想得到的。

當第二十世紀前千禧年前派的幻想，要使原始基督教先見的言語適合己用，於是約翰的話，就變了一種新的意義。說他並未論及迫教的皇帝，也未論及同受苦的人們得着解救。反之，叫我們信原來在他的心中，有一個邪惡大戰士的神祕形狀，就是那敵基督者，他的出現是在兩千多年之後。有的時候盡力要發見這個敵基督者，就將這六六六的數目說是指某教皇，或穆罕默德，或其他萬惡不赦的個人而言。但是除非世界末日立刻隨着來到——可是從未來到——那末，以某人為敵基督者的思想，必定要被放棄了，因

爲那真正的敵基督者的工作，乃是結束了現在歷史的程序。要避免困難，就提議說這些引證的惡人物不過是象徵而已，而約翰所指定的真正的人，尙在等候發見之列哩。並且約翰關於末期迫近的鄭重主張，乃是對於我們今日的信息。而非對於他同時的受苦者。他的原始目的，並非用速臨救濟的應許去安慰他們，乃是爲第二十二世紀預備一個千禧年的計畫。在改造他的言語，使之適合這種用意的時候，則謬誤紛出，是在所難免的了。

(三)如果現代的前千禧年主義，誤解了聖經的教訓，並且千禧年的希望，如果仍然真在聖經之內，那麼，這一種聖經的教訓，在現今的時代中，如何被評論呢？第一，應當記憶的，就是聖經所提議的，並非一種簡單的千禧年節目，乃是一組連續的希望，出現於希伯來，猶太，並基督教歷史進化的各時期中。有一種希望是迎合被擄以前一個最初時期的需要。希伯來人從流徙中所得的經驗結果，使他們的希望，用一種新的形式而發表之，並且其內容也改變了，以適應變易的光景。這種進化的經程，繼續在馬加比的時代，並在羅馬的時代，那時啓示的著者，創出一種新的想像來，並且形容一個新式的

天國，就要臨到地上。

基督徒的見解，雖然不是闊大的，卻顯明同樣的差別。在耶穌一死之後。門徒立刻就描繪主的早日復臨，要開始一個新時代。但是他們即刻改造他們起初的希望，以便爲異邦的傳教師留宣傳的地步。後來過了些時光，就發見他們的希望已經有一部分實現。在基督於世時所組織的新運動裏。第四福音的著者，既然這樣着重耶穌世上工作的意義，那末，對於基督復臨的需要，就不甚迫切了。但是多數的基督徒，仍然盼望最近的將來，上帝拯救的工作，要有最高的顯示。逼迫的期間，在這種觀察中激起新的興趣來，並且產生了一種新的勝利的描寫，如同啓示錄中所顯示的。

這些不同的希望的一個正當評論，是決不能用和諧或互置於上的方法而得來的。在造成這麼一個組合的圖像，其像中的一個容貌是完全模糊的，另一個是變得很壞而不易辨認的，第三個是臂和腿與其構造的其餘部分是不平均的。一切聖經的千禧年希望要用計畫造作出來，其結果必是一種人造而無生氣的。但是據個人意見的發表，出現於歷史

的各時期，並特殊的環境內，古人的希望，確是真實而有生命的，能自其機能的意義而估價。在以賽亞，以西結，但以理，保羅，馬可，約翰福音的著者，或啓示錄預言者的時候，估計其希望之意義乃是可能的，並且是有利益的。這些見解爲真實的人們所接納，並且進而爲特別問題的解決方案，能從它們對於古人的價值，抑或對於近代的價值而品評之。照樣，現代千禧年主義者，既然有其特殊的狀態，自必有爲其個人之意義了。但是聖經的教訓，乃是一種假定的單位，並非對於任何人有任何意義。因爲無人真能在歷史同一的時間，將這些不同的意見，都收納起來的。

千禧年式的希望，在其各種不同的形式裏，對於古人常有偉大的價值。當生命的不幸，似乎被壓倒而無逃避之路時，這種希望就能維持他們的信仰於公義的勝利中。當其經驗中危急的時候，虔誠的信徒就想入非非，並且用言語和想像，簡明地陳述一個神聖居間的節目，以適應其切近的需要。卽如以賽亞預言，耶和華一個可怖之日，在該日希伯來的國家要敗亡，以激起同時的人們轉向公義的生活。以西結描摹一個光榮回至巴勒

斯丁的希望，以慰藉被擄者並策勵人們聖潔。但以理的幻想，當猶太人被安提阿哥劇烈逼迫時，能堅固他們的容忍。基督急速復臨的希望，乃是令早年的基督徒活動的強大的刺戟。啓示錄過分的幻想，當基督徒小團體在遭羅馬強權逼迫而無希望的情形裏，乃是一種適宜的解毒劑。這樣看來，千禧年希望能夠解釋闊大範圍的經驗，其想像的詳情，是照着特殊的個人在不同的情形裏，而時時有差別的。

照樣，今日個人所依附於古代任何形式希望的價值，完全憑靠其在現代中的機能的意義。因為時間的經過，令聖經幻想的大部分成爲現代所不能擁護的。在希伯來人中恢復其遊牧道德的理想，分散的猶太人從巴比倫或埃及及歸回巴勒斯丁，或塞琉息帝國的敗亡，都不能成爲今日信仰與希望的中心。基督在地上的同伴，不再盼望基督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復臨，並且羅馬帝國的傾覆，也不能成爲現代希望的重要原素。就事實論，今日沒有聖經希望的特別形式，能正按着它原來的詳情而再顯出來的，這正是對於古人有特別價值的特點。要知道，一個人想要這樣作，他可以從聖經裏應用挑選的語句和想像

創作一種新形式的希望，這種希望，也許對於其現代之創造者有價值，但不能與聖經中任何特別形式的希望相同。

雖然聖經式的千禧年希望不再被人擁護，但是古人所提出爲解決世界邪惡的信仰與誠意，仍然附有提示與鼓勵性。故而也不能因爲前代的人沒有定下紆迴勝利進行的正確計畫，而把公義得勝的盼望就此放棄了。古時偉人用適當的語句，表出他們的信息，乃是一種十分正當的行動。他們不過使用流行的言語，這種言語能將他們自己的經驗，具體地表示出來，並且將他們的信仰，誠實與崇敬的生動情形，轉告給他們同代的人。承認我們今日不再說他們的言語，並非否認它們對於我們時代的價值。的確，如果近代的譯者能努力勤學原始的課程，如古人一般，則聖經的千禧年主義者，對於今日問題的貢獻，將遠過於祇是鸚鵡式的應用古代千禧年幻想的了。

(四)聖經的希望既然不能照字面地再顯出來，則近代的人是否在新式的千年觀察裏爲近代的邪惡去尋求一種解決呢？或者他們是要採取一種世界改善建設的策略呢？換句

話說，我們仍然盼望上帝用突然災變的方法引入一個新秩序嗎？或者，我們要將千禧年實現的責任引爲己任，相信上帝要在我們中間並在我們的世界裏施行他自己的旨意呢？

現代的人有各種理由，對於千禧年希望的現時改造的有效而懷疑。第一，因爲所有已往的千禧年節目，完全失敗而沒有產生所應許的結果，以致引起人們的不信仰來。無論在異邦人，猶太人，或基督徒中間。一切世界末日的預言，都已失敗而未應驗。巴比倫期望的世界新年，沒有成爲事實，波斯希望的新時代，是長久的愆期，希臘羅馬幻想的黃金世代，仍未實現。希伯來的希望，也是遭了同樣的命運的襲擊。前輩的先知們徒然盼望在巴勒斯丁恢復理想的遊牧情況。後來的先知所描畫被擄歸回者的光榮，距實現時遙遙無期。啓示的幻想者，永沒有權利看見他的迫近的天國，在地上建設起來。悲慘的失望，等候着那些熱心的猶太愛國者，他們反抗羅馬，希望能得到耶和華幫助他們。時間與經驗令早年的希望，成爲不可擁護的，高尚的信仰激動受苦的以色列人描摹降福援救的新圖畫。人要讚歎他們在上帝內無界限的信靠，即使他們誤斷了他對於將來的旨

意，並且從時代的表象裏，很慢的學習知道他在歷史上的主意，乃是用一種不甚希奇的方法行出來，並非照他們所常想像的。

所有早年基督教的千禧年希望，都同樣地未能達到目的，保羅已經失了在生前能看見主的日子盼望，也失去了所盼望應許的世界末日的速臨，以拔救信徒脫離苦難。馬可時代的基督徒們，也一樣地熱心太過，以為基督必當他地上同伴有些尙生活時要在啓示的榮耀裏復臨，啓錄的著者也一樣地想得不錯。用基督速臨以毀滅壓制者賞賜忠心者的應許，來安慰受逼迫的基督徒。當這些年中，基督徒已經佔領了地中海的世界，完全勝過逼迫他們的異教徒，不過與啓示錄著者所預料的方法迥不相同罷了。即使他們焦急地催促這種結果，而不要等候神聖旨意逐漸的進化。像在後來歷史上所顯露的，然而對於早年受苦者的信仰，在他們主義的勝利中，總有若干偉大的事可以論及的。

晚年基督教歷史中的千年理論，祇能令人對於打算決定時期的事上，或者是要藉着突然的災變，而得着永遠的救濟上，失了信任。歷史總是否認末日的期望，並且一切新

的預言，每達到它們該應驗的時候，輒與事實相左了。無論是愛任紐或奧古斯丁，或是他們中任何成了先知的承繼人，其結果總是一樣。甚至今日有些基督徒，仍然繼續着追求千禧年的幻想，徒然地盼望世界的突然禍變的結局，而不用他們的全心去改善現在的秩序，這現在秩序的永久性，已爲歷代失敗的千禧年希望所證明了。

第二項令千禧年盼望，在現代世人的眼光中失了信用的，乃是這希望的內容。正如兒童們喜好神仙故事一般。並不分辨事實與幻想，照樣，古人也是隨意幻想，描繪往古理想的狀況，或將來新世代的光榮。無怪乎異邦人，猶太人和早年的基督徒在古時的世界中，都藉助於幻想爲首要的方法，給予他們將來的希望一種確定有吸引力的形式。在那些日子崇高的感情和虔敬的意想，乃是對於宗教知識的一種標準量器，無論是已往的或將來的。但是時間改易了。今日宗教的幻想，如果要在一般有思想的人們中，不至成爲無信用的，那末，牠必須要受健全科學的真實節制，從熱誠的信仰所生出的這些幻想，無論如何有興趣，却不能再被接納像真正的事實一般。

然而，在千禧年的希望裏，無約束的幻想，是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古代的先知們形容耶和華的一個幻想日的快臨，乃是國家的末後運命。在被擄以後的時候，創作了一組新的形像，爲想見被擄而歸者預嘗的快樂。這些圖畫的材料，是取自流行的神話，或者是出於意像的新非非想。這種歷程被啓示的著者的繼續運用。他們的幻想常被高熱的感情所激。以致想入非非，爲自己描摹天國，不久建設於地的壯麗圖畫。早年的基督教先見追隨他們猶太人祖先的腳蹤，其所不同的，即他們想努力去得着更光榮的新異象。這些要描寫將來的已往努力，並不受現代式任何限制的妨害，明然地，先見從來不問這種關於歷史的難事，是否對於他的決定給予一種保證。的確，他的幻想，超過實際經驗已知的事實，則向他個人的並他當代的幻想的影響更爲強烈。

這種無約束的幻想，描寫一切後來的千禧年理論。早年的神祕的創造，自由地再呈顯出來，並且被新的幻想所補充了。這些幻想的圖畫，卻坦白地展覽出來，好似能夠實現的事實一般，並且請求現代的人們，用原始世代過度的幻想，去描寫天國的形式。明

然地，已往希望的失敗，並未將懷疑喚醒，就是新幻想所構造的，將來有一日，也要照樣地變成淡薄的空氣。同時，一個人用真正的神話來描寫一個要來的日子，其時上帝，基督，並天使，要降臨於地，正如從前荷馬(Homer)的神祇從奧林帕斯(Olympus)山降下一般。並且福地(Elysian)樂園的快樂，並不勝於義人在千禧年希望的新耶路撒冷內的快樂。

第三點，反對千禧年幻想的，乃是起自前千禧年主義所承受的悲觀主義。人類事業的歷史，從亞當以至末日。乃是一個長期的逐漸變壞。生活的不幸，過於艱巨，非人力所能勝任，就是有這種照着人類所經驗過神聖的幫助，也不能見逐漸改良的效果。世界歷史的後一小時，比前一小時更加黑暗，無論人力或神力，都不能消滅這種漸集的陰暗。雖然上帝在已往的某時期，曾經幫助人類過來，但這種幫助是特發的，逐漸減少的。歷史的歷程很快地趨於水準以下，整個的世界不住的越來越壞。

甚至宗教也不能逃避前千禧年派的厭世主義。他嘲笑一切用宗教名義，要改正社會

弊病的努力，以爲不要拯救社會，乃要定它的罪。凡一切用智力研究宇宙，以爲能明曉上帝的努力，也要受咒詛。宗教的精髓，乃在乎承認幻想的千禧年節目，那些拒絕這種承認的基督徒們，也要被擯於外院，在那裏多少是在撒但的主權之下。事實上，教會本身是逐漸地效法世界，正如現今的世界要到一個末日。要開始一個任何社會改良的節目，或使整個的教會向上，必是要抵抗神聖的旨意，或去遲延基督的降臨。世界和教會都要逐漸地變壞，爲的是適應千禧年的理想。從這個觀點看來。宗教的職務，乃是一種方法擔保少數蒙選的人們，逃避世界的要遭受的毀滅。

這種在生活上的厭世觀，乃是在現代世界中一種強烈的時代錯誤。它是屬於科學以前的世代，那時原始的思想所得來以作表示幻想的，乃完全出自解釋宇宙的神話。神話總是不顧現在，而去榮耀已往或將來，古人通常也就是向着神話去求出他們歷史和生活的哲學。但是今日，處在科學精神的支配範圍裏，事體的情形，爲之一變。世界歷史的過程，是用謹慎考慮過的事實來解釋，顯示一種演進的發展，在這種新知識之下，千禧

年的厭世主義，不再有了。

嚴格的說，向一般歷史家談說社會是逐漸變壞的，乃是完全無意識的，因他們熟悉人類的發展，從歷史以前直至現在。這個歷史的過程，顯明是一個很長的奮鬥，人類在此奮鬥之中，不住的增高其文化與成功，時時藉着技巧與實業改善他們的狀況。從歷代的長期歷史觀來，人類的事業乃是確實向上的，世界非但不逐漸變壞，反倒逐漸變好。

歷史家信服宇宙的進步和恆久，更被自然科學家的發見所證明了。科學家也發見在世界發展的逐漸過程上，是伸展到無數的億萬年，並且他的科學公律能使他預言這個物質的宇宙，尙能延續萬萬年之久。科學的知識，決不容許關於世界末日的古神話，有存在的餘地。

自從在歷史和科學顯明改良，總是事業的結果以來，人就猜度要消除世上的罪惡，以爲用熱切的奮力來逐漸地改善它，勝於藉神力的突然災變的干涉法。現代科學的思想，對於世界將來的看法，乃是根本地樂觀的。這種看法，既非不問生活的不幸，亦非

小視其嚴重性，乃是希望去達到能將其排除消去。不抱着一種被動的服從態度，去等候一個日子，在那日一切的惡，都被一個宇宙突然災變所毀滅了，乃是用主動的標準，去完成現在的救濟。疾病被醫生的技巧所醫好或預防，社會的不幸被教育和立法所救治，而國際間的災禍，也被所立的新標準和方法將問題解決了。總之，生活的不幸，是被逐漸挽救的方法所治療，而勝於用猝然的毀滅所消除。

宗教在這種節目中的職務，也是救治的。其目的不僅要將少數個人的靈魂，從滅亡世界的殘址下解救出來。宗教更絕對有理解的工作，按科學的了解，乃是要激動繼續的世代，經過無數的世紀，趨向至高的道德和靈性的目標，這種目標，是人們在將來的時期可以達到的。這種眼光需要許多熱切的勉力，並且在巨大的工作未完成之前，或許有若干灰心的事，但是決不給千禧年前派式的厭世主義稍留餘地。

另一方面。想有一個世界更新的突然災變的希望，乃是令人輕視一切對於現在秩序的逐漸的改良動作，或存漠不關心的態度。前千禧年派的人要努力熱切地援救個人，但

卻無活潑的興趣去挪開引人迷失之因，也沒有任何信心立下防止之法。他如果認識它們的價值與效果，他必要放棄所持對於世界逐漸要變壞的確信了。設或不然，他就從事於暫時的本分，整理幾隻破船去渡過生活的大海，卻拒絕參與更重大的工作，去改善生活大海的航路，以期減少破損船隻之因到最低限度，如果不能完全消除的話。

在前千禧年派教訓下面的厭世哲學生活，在現今乃是特別可憐的。人類永遠悲慘的日子，就是任何宗教團體的人們——前千禧年派——輕蔑一切改善世界的努力，即如通俗教育，社會改良，立法救濟，或其他為改良生活中不適的光景，而獲得社會公義更高的理想的動作。當此世界急需的今日，其應盡之職，再不僅是地方的，乃是國家的和國際的，那末，這種消極的態度，就成為特別乖戾的了。

⑤ 20414

千禧年主義

一八〇